

潮

火

悼念方修特辑（上）

尊孔独中师生作品专辑

文艺评论（伍良之）

预告：下期巴生兴华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第 31 期

2010 年 6 月出版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0/2010(025521)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在
下榻酒店相聚。

方修先生亲属在方老灵柩前拍照。坐轮椅者为方老
夫人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



方修悼念会场景之一。



沸水

文学季刊

第 31 期

刊名题字：蔡发祥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0/2010(025521)

◆
社长
梁冠中

◆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顾问

吴岸

◆
主编

甄供

◆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
发行主任

春山

◆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
定价

RM6.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目 录



悼念方修特辑（上）

- | | | |
|----|--------------------------------|-----------|
| 4 | 三月四日这一天
——悼方修 | / 吴岸 |
| 5 | 道路
——献给方修先生 | / 王涛 |
| 6 | 3月4日的日记 | / 吕焕 |
| 7 | 人间多了一盏灯
——敬致“新马文学史家第一人”方修恩师 | / 马田（新加坡） |
| 9 | 记方老后八年著述与未了心愿 | / 长河 |
| 10 | 方修与我 | / 莫理光 |
| 11 | 燃尽的蜡烛 | / 雨石 |
| 12 | 永远的遗憾 | / 网雷 |
| 13 | 理念的实践者 | / 连奇 |
| 14 | 文学薪火誓要传承
——敬悼方修前辈 | / 向原 |
| 15 | 方修灵堂 | / 陈伦新 |
| 16 | 文艺荆途梦寥廓 | / 方然 |
| 16 | 生日大蛋糕 | / 辛羽 |
| 17 | 举奖若轻
——怀念方修先生 | / 丁云 |
| 18 | 一个人…… | / 秋山 |
| 19 | 写给方修先生 | / 怀鹰 |
| 20 | 雁过留声
——记方修
(封三、封底画页) | / 爱薇 |

尊孔独中师生作品专辑

老师作品

- 22 晨读点燃阅读热情 / 陆素芬老师
23 有诗走过生命 / 钟露露老师
24 旅店的窗 / 李文杰老师
25 五十步笑百步的刽子手 / 余惠文老师

学生作品

- 26 郑斌彦(高三文商1) 陈子扬(高三文商1) 李进友(高三文商1) 萧雯虹(高二理) 叶诗雯(高三理) 萧丽群(初二1) 张国华(高二美设) 刘胄廷(高二文商3) 张硕程(高一理)(封二画页)

文艺评论

- 52 《何清园夜话》点滴 / 伍良之
54 读《无望的都市》看丁云的人物构建 / 伍良之

小说世界

- 56 骤然一阵太阳雨(续完) / 田宁
69 两辆三轮车 / 杨祥生(中国)
70 金兽·家兽(续完) / 丁云
77 鸭栏里的鹅 / 张记书(中国)
78 走入文学的大花园 / 秋山
——为檳城理大华文学会“第三届文学周讲座”而写

散文天地

- 37 看德天·读大新 / 梁向亮
39 半生面包缘 / 胡笳
——生活杂记之一
40 作协会所揭密 / 路曼
43 罂花 / 曾荣盛

信息百叶窗

- 81 狮城诗人史英又传喜讯
蒙古国颁予《诗歌贡献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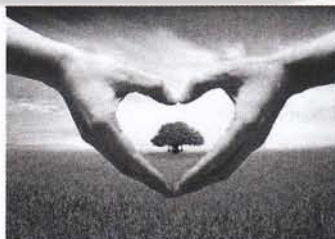
82 2008年波德申中华中学
现场华文作文比赛(下)

包若莹(初三德)、许惠雯(初二德)、
彭慧琪(初三德) 吴黎明(初二智)、
彭小桃(初三德)、谢佩娣(初三德)

诗歌园地

- 44 在泪眼活着 / 托钵
44 田舟近作三首
45 遥寄 / 驼铃
45 华教先锋胡万铎 / 莫顺生
46 让我送你一首诗 / 秋山
——给檳城理大华文学会的同学
47 王涛诗二首
48 老友,你好! / 韩应基
49 联花集 / 春山

- 88 鸣谢——赞助本刊出版基金
88 编辑后记



杂文作坊

- 50 高视阔步 / 扬过
51 哀海地撑海地 / 詹星

本刊零售代销处:

马来西亚吉隆坡: 中图(隆)上海书局(苏丹街)
商务印书馆(马)(苏丹街)
学林书局(敦陈修信路)
友谊企业有限公司(马中商城 UE3)
青年书局(新加坡书城)

新加坡:



三月四日这一天

——悼方修



吴岸在悼念方修先生晚上致词。(秋山摄)

就在这一天
为赶赴一场诗的约会
我飞越茫茫的南中国海
半岛的孩子们
正殷切等待你的到来
青年诗人王涛
在电话中
频频催促

就在这一天
携带着方修传记的打字稿
我飞抵炎热似火的吉隆坡
方老的爱将甄供
为早日完成撰写的心愿
正废寝忘食
披星戴月

就在这一天
在奔赴约会的途中
骤然一阵风雨
夹着隐隐的雷鸣——
我们敬爱的方修先生

离开我们了
远方传来的是川波沉痛的声音
在沉默的哀痛中
我们停止了脚步
王涛说
远方的孩子们
此刻正等着我们呢
让我们继续赶路吧

我们风雨兼程
跋涉在马华文学崎岖路上
年轻诗人呵
在等待着我们的孩子们
就由你诗人去开导吧
我说
如果方老有知
他一定很高兴……

就在这一天

(稿于2010年3月7日)



王涛在悼念会上朗诵他的诗篇《道路——献给方修先生》。(秋山摄)

道路 ——献给方修先生

北上的道路 阳光灿烂
在遥远的乡镇
在校园讲堂
学生们
以诗的铿锵
等待我们
渴望
聆听
诗的巧技

南下的道路 黑夜潋潋
我仰望苍穹
啊 在长堤那方的
巨星
已陨落

不 不
我心里最明亮的星星
永不陨落
它闪烁
闪烁在每个人的心中

我要飞越长堤
以铿锵的诗
献给您
告诉您
在马华文学的阵地
我们
升起了
您光辉的旗帜

(2010年3月7日)

后记

2010年3月4日,我和诗人吴岸从吉隆坡北上往霹靂州曼绒县出席在南华独中举办吴岸主讲《诗歌创作技巧》讲座会,途中惊悉方修先生病逝。我们在讲座会后乘夜班快车南下新加坡参加方老的葬礼。此诗在出殡前夕晚上的追悼会上朗诵,并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文艺城》。



❖ 吕焕

3月4日的日记

下午4点左右得知方修先生走了，觉得是一个解脱。方修先生久病，缠绵轮椅，缠绵病床，依然孜孜不倦读书写作。方修先生的人生走完了。

先生走过风光的一生。

80年代开始与方修先生面谈，那时他在Bukit Timah住，我到新加坡，必会登门拜访。那时他已染上糖尿病，我母亲也有糖尿病，与他谈到这个病会有一些共同话题。他健谈，他的烟瘾也大，抽烟不停；谈话内容离不开文学，尤其是新马的华文文学，他对很多写作者都了如指掌，他对他们的著作他们的专长，都能如数家珍。与方修先生谈话，得益良多。有时书信请教，他也有信必复，有问必答。

读过先生的著述，知道他是个严谨的治学者；他的杂文，他的文史作品，读过不

少，对他有深一层的认识。他是个疾恶如仇者，对那些言行不一、奸狡诈骗、没有尊严、没有人格者，他都是不留情面。他的为人先得我心。他一生都在实践用自己的血汗赚钱生活，对那些拿人钱财为人消灾之徒，鄙夷不齿。

后来先生搬去公寓，每次拜访他，离开时，他都要送到电梯口。但我看到他久病坐轮椅，加上右手跌伤，心里那股沉重再也抹不去。先生是个乐观的人，谈笑风生，客主同欢，与他有过面谈的人都不会忘记。

先生孜孜不倦从事新马文学史的钩沉，病痛难不倒他，他实践了不要浪费生命的诺言。我这个身强体壮的，想到他说的不要浪费生命，便会心生愧疚。

现在他走了，他很风光的走了，他很富裕的走了。



新马作家在方老灵柩前留影。

左起：丁云、伍良之（本刊社长）、秋山、王涛、爱薇、吴岸、田宁、甄供及蒙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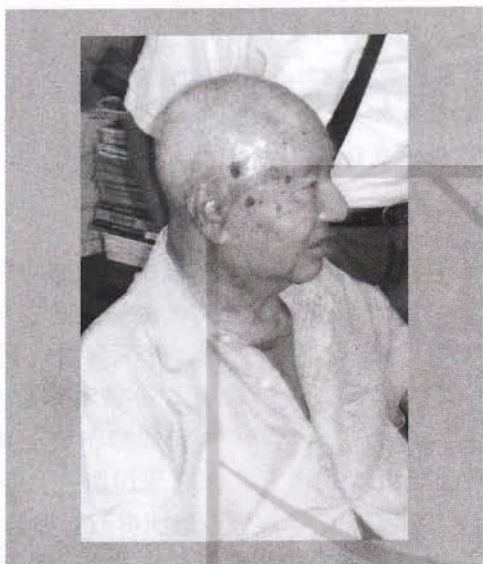


❖ 马田 (新加坡)

朗 诵 诗

人间多了一盏灯

——敬致“新马文学史家第一人”方修恩师



因为有约
每当这小岛
千家万户
扭亮了灯
您更点燃一盏火!
搜集 快被埋没在人间的
星星之火……

会的
会有后来赶路者
会有继承远征者
在漫漫的黑夜
需要 这一盏火!

因为有约
每当千家万户
熄暗了灯
小岛闭上眼睛 沉睡了

夜已深沉
您总是不愿意
歇一歇 松一松筋骨
暂时停下笔来

泡热一壶
潮州功夫茶
邀请 窗外皎皎的月色
四野唧唧的蝉鸣

都请它们进来
伴您
细细地品味
史稿里所提到的
著作者

辛勤默默耕耘
浴血奋战成长
细细地回味
史册里的
每一个字的光辉
在风雷激荡的
反侵略的大时代
像一面叱咤风云的旗!

您总是不愿意
让满怀的壮志
被夜里阴暗的西风
吹来熄灭 您与大众火热的激情
还有 还有遍布湄公河战地
蔓延的烽火 我们的马六甲海峡
掀起滔天的巨浪
都在冲击着 冲击着南洋群岛
那震撼着民族觉醒的风雷
也不允许 也不允许



让您 安安静静

“先躺下来

睡一个世纪” ☆

然后醒来再执笔

因为有约

在冷冷清清的

在孤孤单单的 旧居老客厅里

才亮着一盏

永扑不灭的 灯!

就在您编辑的每一系列

就在每架书橱长格内的

每一位勤奋的 “马华作家”

以及为文学奠下基石的 “南来作家”

都睁开一双双的慧眼

都在关注

都在见证

您抱病伴着长夜

长夜里有一炉煮药的炭火

炭火长久陪着您执笔

就在这小岛的

每一个深夜里

在我们居住的花园城市

都能够让我们呼吸到清新

呼吸到 一剂

又一剂

令人微熏欲醉的

五千年芳香!

因为有约

为这时代

为下一代人

您增添无数个

病痛 煎熬的岁月

您! 不只八十岁了

在一手抓药

一手抓笔的

人生漫长的道路

您每跨前走一小步

任谁都能沉重地感受到

您的决心

您的辛勤

您的劳累

有时也会很困 很困

双眼皮变得千斤重

但再大的重量

是奴隶人的 锁链!

是囚禁人的 枷锁!

都被我们扯断

因为有约

从被绊倒的地方

都重新站立起来

因为有约

从分散的群体

重再聚会 一齐欢庆

欢庆雄鸡会准时啼亮太阳

黎明即将赶来向全人类应约!

☆引自土耳其爱国诗人希特梅克的诗句

此诗作构思于出席当年 80 岁的“与方修有约”的贺岁现场;重修于 2010 年 3 月 5 日悼念恩师之深夜。



长河 (左起第 2 人)
与马来西亚华文诗人
吴岸、王涛、秋山合
影。(秋山摄)

记方老后八年著述 与未了心愿

我们敬爱的文艺界前辈方修逝世了。

方修先生一生为文艺工作奔走张罗，殚思竭虑，笔耕不辍，著述等身。2010年2月12日不幸摔伤，腿骨破裂致不能站立，右腕折断致不能书写。八年来，他一边与病残抗争，一边仍不忘为文艺事业献策献力；2008年底，还将他荣获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的奖金4万元，悉数捐出充作奖励文学创作基金；2009年又为编辑《方修选集》而忙碌。刚步入2010年，方老病情进一步恶化，终于3月4日辞世。方老可谓为文艺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方老有生的后八年，他一直关心文坛状况，关注朋友动态，并为此克服断腕之苦，练习以左手写字，或口述腹稿录音，让我整理成篇。他先后写了《读〈热带学报〉清样》、《读〈热带学报〉贺李过》、《寄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春节聚会出席者》、《赠林晨先生暨同一时段剧场同人》、《我会成立十周年感言》等诗作。经他口述叙事、抒情、立言，由我根据录音整理成文，有《忆刘抗先生》、《关于幽默、闲适文风问题》、《〈重楼诗补〉跋》、《〈红楼简说〉再版后记》、《谈〈连士升传〉二三事》等。2008年，他为《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下册》的一些章节进行口述录音，2009年为出版南

洋华文文学奖得主作品《方修选集上下册》，翻书选文，分类集辑。从上所述，可领略到方老从事文学工作的坚韧精神与赤诚热心。我是在方老的感召下，跟随其后，尽自己的一点绵力，作一点有关文学的工作。他对我有厚望，我却才疏学浅，以不能给他多点帮助而愧怍。

方修还有未了的愿望，有的在进行中，有的中途搁置，有的尚无头绪。我自己也为其他文债杂务而疲于奔命。我想，给我时间，我将会为实现方老的遗愿作出努力。我可以做的事包括：编完《战后新马文学大系》的散文卷及理论批评与史料卷两个集子，尝试补写《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中欠缺有关1953到1976年报章副刊和杂志的论述。

方老对我说过，《方修印象记》的出版，令他感受文友、朋友对他的深厚情谊，他要写七十多首诗，回应书中各位作者。我有时看到他（用左手）在笔记簿上记下一些文字，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开始写作了，如果还未动笔，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真是遗憾！

方老还有一些愿望，就是为一些故友编辑遗文出版。这是受到鲁迅先生的感染或与鲁迅先生有相同的感应吧。鲁迅先生说：



方修与我

方修先生是我的同乡，他大我4岁，更巧的是，我们都是因为避开日本侵略军的摩掌就到潮汕，先后逃到南洋来的。他是在1938年由他母亲带到马来亚，我是早一年，在1937年由祖母带到新加坡来！

我的一位远亲——连天助，生前的办公室就在他丝丝街，位于星洲日报报社的后面，当我已投入报业生涯后，一度访问他时，他有点激动地告诉我：昔年他在吉隆坡生活时，曾因乘巴士见到方修总利用往返时间勤勉阅读，将来必能在文学上有一番成就，故介绍他进一家华文报工作。

人生难得有一些机遇，使能踏上更适合自己个性与才能发展的道路。方修与连老的巧遇也真是一件美事。连老已离开人世，但他的子孙极有孝心，每年必在报端刊登追思，每次阅读此则追思时，我不禁默默地告诉连老，您不愧为新马文化界史上一位间接的功臣呢！

方修提早离开报界前，我因慕才曾一度邀请他到《南洋商报》工作。但他经过考虑后，决定还是留在《星洲日报》。由此可见，方修真是性情中人！林臻在方修口述传记《文学·报刊·生活》中曾提及此事，因为星洲老总黄思这些年来对他关怀备至，使他念念不忘，不愿舍弃故人他去！

这虽是人生中一个小插曲，但由此可知，他为人的厚道。而我一生服务报界近40年，最后的岁月还掌握《南洋商报》与《联合早报》的编务，但企图向《星洲日报》挖角，算是唯一的一次，可见我本人对方修的器重！

早几年，方修摔交后不良于行时，我一度每周与川波探访他，刘钦亮律师也偕行。他还负责带方老到医院医治。

近年，我自己老了，双脚不听话，故此就没有陪川波每周再探望方修。

我记得昔年曾读过德国大文豪歌德秘书在前者逝世后，撰写的《与歌德对话录》，世人以《最动灵性》的书籍美名冠之。因此我当时就告诉川波此事，并要他在方修仙逝后将这些年来陪伴他老人家，并兼作秘书的宝贵经验与心得，方修最后的肺腑之言也出书，相信它一定能与歌德秘书的名著同样驰誉文坛！川波勉之！

川波这些年来，已成为我的义务车夫，也可说是“顺道”车夫，最好的一点有好事情他从不忘记老莫，就譬如此次向朋友劝募“方修文学奖”基金时，也不忘记我，因此我才有机会乐捐3000元，共襄义举！

（这是作者在方修追悼会上的发言）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如方老为以今（沈侠魂）编印了《迎春小唱》后，说这只是以今遗作的一小部分，他尚有大部分作品散落在各地旧刊物上，将来有所发现，当为作者另编一个集子。这个愿望方老自己是无法落实了。其实，这类亡友（应该说是早期新马杰出的作家）遗作散失了的，尚有李润湖等。方老每每因此感到遗憾。这只有期待有志于文史工作的后来者，看看能否从事这方面的搜集、考证、编辑工作了。

方老走了，他是带着崇高的文学荣誉走的。方老为文艺事业献出了毕生心力，给世间留下丰硕珍贵的文学遗产、精神财富。他是无愧于生命历程，有益于国家人民的。我们怀着崇敬、不舍的心情，祝方老一路走好。



燃尽的蜡烛

方修走了，像一根硕大的蜡烛，在长夜里一直亮着，直到烛身燃尽——那是家人和文友为他庆祝 88 岁诞辰之后第 26 天。

2 月 7 日，方修躺在家中睡床上，接受亲友的生日祝福，生命的烛光依然亮着，思路清晰，反应如常。文友中不乏为方修打气者，他以这个人“很会说话”回应之，引得大家都笑了。我们逐一紧握他的手，簇拥在床铺四周，对着方修和蛋糕高唱生日歌。原本胃口欠佳，多日不思饮食的他，津津有味地吃完递给他的小片生日蛋糕。真是蜡烛犹在，烛光不熄；似乎那烛光也感受到周遭亲友的关爱，别具神采！

3 月 3 日，文友在陈笃生医院见到他时，他双目微闭，已失知觉，仅靠氧气维持那微弱的生命烛光。次日上午，蜡烛燃尽，有形的烛光熄灭了，无形的烛光却以特有光彩，照亮他自己，照亮四周，更照亮他开拓的中华文学史之路。

方修是平凡的，却又是杰出的。他从不摆架子，治学认真，重友情，讲义气，明是非，辨爱憎。他之所以又是杰出的，因为他把有限的人生，倾注在一点上，那就是在文学的荒野里，披荆斩棘，不懈开拓。今天，人们对马华文学史能有所认识，方修的功劳当属第一。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方修所做的一

切，是在这个重物质的商业社会里，唤起人们对精神和灵魂的审视。很难想象，一个不重视精神和灵魂的社会，最终会沦为什么模样。

方修应该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推崇。华族文化是我们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艺是我们社会的一面镜子。方修心无旁骛，挖掘、构建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成果和灵魂力量，成为社会的重要财富，历久弥珍。

我们的社会，经过长期的折腾之后，终于认识到方修对社会、文化、文学所作的贡献。这一方面与方修在研究和写作中坚持本土性、人文性和独立性休戚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方修锲而不舍的精神分不开。缺乏本土性，其社会意义必不足，没有人文性，其精神层次必低下；偏离独立性，其学术价值必降低。锲而不舍的精神，主要表现在方修对其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了然于心，不达目标，绝不言休，哪怕身躯半残，书写不便，疾病折磨，都不能切断他与文学的纽带。这种对文学的执著，感染了众多学子、文艺工作者和文化追随者。令人欣慰的是，方修终其一生，从未被人遗忘过。

如今，方修留存的无形烛光，已在人们心中点燃。只要心中有光，前进的步伐必定会更坚定、踏实。



永远的遗憾

犹记得在 2002 年 2 月 9 日方修先生 80 岁生日的祝寿宴会上，当听到吴老在讲话中发出“80 岁不算太老”的豪言后，我便与他相约在 2012 年 2 月 9 日庆祝他的 90 大寿。

转瞬过了八年，原以为有把握实现这个相约，谁知吴老于 3 月 4 日溘然病逝，90 大寿的十年之约化为泡影，成了永远的遗憾。

80 岁生日时吴老能够自己步行进入会场，健康还不太差。过不久他爬上梯子到书架取书，失足重重摔了一交，右手折断，从此健康越来越差，深居简出，八年来他坐着轮椅公开露面只有下列寥寥几次：

2005 年 1 月 15 日“方修文学生涯 60 年”庆祝会；

2007 年 10 月 21 日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10 周年会庆晚宴；

2008 年 3 月 8 日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向方修致敬”文学盛会。

2008 年 11 月 22 日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颁给他的“南洋华文文学奖”颁奖礼，这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每次去探访吴老，总觉得他依然记忆力强，思路清晰。我走近他面前，高声问道：“吴老，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不假思索地答道：

“网雷啊！”

近几个月来吴老健康日益恶化，频繁进出医院。3 月 3 日下午接到他病危的消息，我们立即赶到陈笃生医院，只见病床上的吴老没有睁开眼睛，不能讲话，靠吸氧气频频喘大气，见此情景令人心里难过，这是见到的吴老的最后一面。

方修先生走了，耳畔仍响起他说过的话：

“一个文学工作者，只要做人正直，对事业真诚，有正义感，有向上心，言行正常，则无论搞什么——创作也好，研究也行，总是不会太离谱。”

方修先生走了，遗爱人间，他把“南洋华文文学”4 万元奖金慷慨捐出来充作首笔基金，由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设立的“方修文学奖”将在今年内启动。

方修先生走了，但人们没有忘记他，由马来西亚知名作家甄供写的《方修传》，也将在今年内面世。

方修先生——一颗璀璨的文星陨落了，但光芒永留文坛，后来人将沿着他走过的崎岖的文艺道路继续前进！

最后，让我引用长河兄撰写的挽联作为本文的结束：

文园草路蓝缕，钩沉纂史编书，丹心慧眼明真伪；

楼室烟炉长夜，挥笔赋诗议论，伟绩丰功著翰林。



◆连奇



理念的实践者

方修先生对于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研究，贯串的是理性和感性，还有，是始终不渝的精神。当年他搜集整理资料的艰难和辛劳，从他的文章或许能略知一二，但除非是身历者，个中滋味又有谁能体会？可以这么说，方修先生终其一生的研究工作，显示的是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而支持这种意志的，是一种理念的实践。

说方修先生是理念的实践者，因为通过新马华文文学史研究，他展示了对社会和人生的关注与评价，并实现了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价值。他对理念的实践是执著的，像是航海者，尽管海上大雾迷漫，前方导航的灯光漫漶，他也决不轻易改变航向。

方修先生经历过战争和风云变幻的时代，因此，考察他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实际上也不应该忽略了时代背景。作为一个理念实践者，他走的并不是坦途。大家都知道，走在崎岖路上的人，能不遇到倒地的枯木朽株拦道？能不碰到等你一时不察踩疼了脚的碎石块？然而，方修先生走过来了。

我所认识的方修先生，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但却是一位老老实实在地实践理念的知识分子。他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走过了他的人生，也秉持现实主义的理念走过了文史研究的道路。他留给后代的，是开在精神圣土上的奇葩。在他那里，权贵者找不到可以装饰在大衣上的襟花。





文学薪火誓要传承!

——敬悼方修前辈

方老 方老 您安息哟一路走好!
您已实现去年底文友的一大祝愿
——度过今年2月9日的88岁难忘寿辰
纵有未了遗愿后继者将会尽力完成

肃穆的灵堂摒除了焚香烛的凡俗
换成故旧衷心撰写的悼文和挽联
灵前摆齐您留下的毕生丰硕著述
四方前来的文友亲朋——鞠躬悼念

文教界缅怀您的重友情和治学认真
报界老友不忘您的讲义气和助人善心
文艺界景仰您的披荆斩棘钩沉纂史的慧眼
还有亲自执笔议论赋诗的带头引领

生前您以“辨伪存真是准绳”严正观点
日夜“从大量纸堆里披沙拣金”**
投入整个生命开拓新马华文文学史荒地
牺牲健康铸就六十年集和战前战后大系……

乌云蔽日别有居心者悖论连连
说马华文学是“中国的后殖民文学”
您以坚实的文学作品和明确史实为证
阐明它虽受中国新文学哺育却自力更生

趋炎附势见利忘义者善于涂脂抹粉
您立场坚定寂寞孤灯默默摆渡
誓为前人后世做交代完成时代使命
让心血结晶升华为一部部经典巨著

相轻的文人藐视别人的笔耕成果
顾忌后起之秀青出于蓝超越自己

您时时激励文友提携许多后进
协助编纂写序出书或推介发表园地

怨恨华文的那一群只求读本浅之又浅
有些更为避开母语移居纯英语地区
您说忽视本族文化会失去民族灵魂
新马华文文学史是南来华族血泪奋斗史

文史先驱新马第一人 高风亮节著作等身
您却淡泊名利锲而不舍至耄耋之年
虽然各种奖项从不曾眷顾您一直坦然
最后八年百病缠身您仍以口述坚持著作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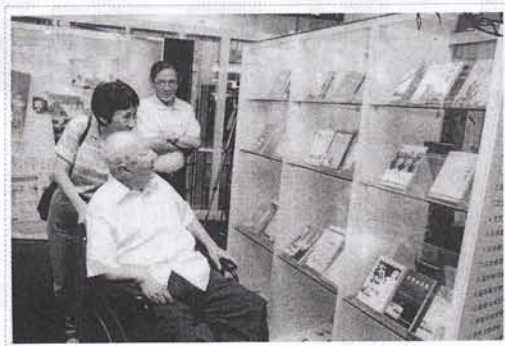
“慕良直，对千秋百代，识者公评”*
前年11月22日这个非凡的日子
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终有幸颁予——
一生殚精竭虑成绩斐然暮年困坐轮椅的您

您还谦和地说：“很惭愧自己做得不够”
在热烈的掌声过后您郑重申明
悉数把4万奖金捐出设立“方修文学奖”
再次凸显您的无私胸襟和推动文学的苦心

方老 方老 您宽慰哟一路走好!
您的做人气度和治学精神是学习典范
您的严正观点和著述理念是夜航导向
您的文学薪火后人誓要维护承传

(注: * 见方修《沁园春·感怀》,

** 见方修《文艺通讯》)



方修灵堂

铜锣 唢呐 诵经 木鱼敲打
——这一切都不需要

四方悼文挂满灵堂
他祥和脸上带着微笑

灵柩前摆满他一生的著作
帐篷下聚集他的新知旧好

缕缕无形的香火
在我们心中缭绕

我们仰望他的高大
我们低头向他凭吊

我们列队让他检阅
背囊里的诗是弹药

杂文不是等闲的匕首
小说和评论是枪是炮

我们祝福他一路走好
也许声音太微弱太小

他抬起左手附耳聆听：
频频点头回应他知道

所有汗水和奉献都化作肥料*
文化沙漠一定能长出野草

鲁迅 仿佛远远向他招手
他似乎越走越近了

* “方修文学基金”



文艺荆途梦寥廓

日昨
几许文朋
才刚为您的八八庆寿
齐唱生日曲
尔今
各方好友
却围在了您的素洁灵堂
哀送您早登极乐
猛回眸
那神奇书桌
尚留有您待竟的遗墨
新华史坛
依存着您未逝之魂魄

……长夜豆灯下
于无声处
孤影独奏英灵歌
虽百病缠身
对文场
给终关切不辍
嘱言犹在耳
纂新文学大系十余卷
钩沉兼开拓
文艺荆途梦寥廓
池鱼、看龙……数册
似铃铎
遍响在文化沙漠

掘一畦新绿
万亩旱田尽解渴
汉家从此不再落泊
安息吧！莫忧惑
您的事业
让后来者承继
会更加辽阔
走好啊！别颠簸
千秋功过
自有持平论说
狐狼岂能永远舞婆娑

生日大蛋糕

❖ 辛羽

在您八十八岁寿辰上
文友们围聚在您病榻两旁
一个大蛋糕捧到您面前
生日歌在药味的空气中回荡
馨把斗室充塞 撑满
您眼里隐隐泛着泪光 若有所思
祝福声声 中您默然
……
当文友递过几本新出的文集
您细心接过 翻开
扑面的墨香让您瞬间神色舒展
盈盈笑意 把脸上的几分慵倦驱散
那是另一个生日大蛋糕
那是喜悦 希冀 慰安
为这寿辰带来另一番圆满



举奖若轻

——怀念方修先生



前辈方修先生走了！

场面！

我

想，在方老心中，对待任何奖，也是“举重若轻”吧？

他即席宣布，把4万元奖金全捐出来，设立了“方修文学奖”。

以方修先生对奖的态度，就可以实证他的淡泊名利，他辛勤地扒梳文学史，他提携后进，他写诗，他编文学大系！有什么样的奖，能够恰当地表彰他？与他比肩？就像保罗说的：该追求的，是那永不朽坏的冠冕。

一般的文学奖，有肯定作家的成就，奖励作家的辛劳的意义。

的确，很多人在追逐着各式各样的文学奖！

也有很多人视奖为粪土……

方老走了。诗人王涛风尘仆仆从遥远的霹雳州实兆远赶来，以激情的诗歌悼念方修，他认为是：“巨星，已陨落”。但我觉得方修先生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文坛巨星”！他其实更像文坛甘霖——“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但愿追随方老脚踪的文学同道，都受到他的滋润。但愿他的话语，继续鞭策我们。他曾经说：“一个文学工作者，只要做人正直，对事业真诚，有正义感，有向上心，言行正常，则无论搞什么——创作也好，研究也行，总是不会太离谱。”

正直、真诚、有正义感，有向上的心，并非太“离谱”的要求。如果我们这一点也做不到，才是真的愧对方老，也愧对这个时代了！

稿于新加坡

9/3/2010

他于2010年3月4日病逝在新加坡陈笃生医院。以88岁的高龄辞世，算是长寿了。他的灵堂设在马里士他路住家楼下，丧礼别具一格，没有道士和尚，没有木鱼敲打，也没有宗教的追思礼。但四方悼文挂满灵堂四周，灵柩前则摆着他的遗照与鲜花，当然还有他的作品。包括他生前的著作，他编纂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新马文学大系》等。然而，他在2008年荣获的“南洋华文文学奖”奖座，却没有摆出来。

方修先生是新加坡文艺先驱人物，也是编写新马华文文学史第一人。他也是诗人、杂文家、《红楼梦》研究者，然而，他生前所得的奖，竟然寥寥可数。这是到底什么原因呢？不得而知。据闻，方修曾经被提名新加坡“国家文化奖”，但遭到一名评审委员否决，十多年后，再有人提议他申请文化奖，他却婉拒了，不肯再接受提名。著名文艺工作者韩山元曾经论及此事，他说：“这不是方修先生的损失，而是文化奖的损失。”

2008年11月，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所颁发的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终于落在方修身上！当然这是实至名归。但是在当天的颁奖礼上，却出现一幕令人深思、吊诡，以及辛酸的画面。原因在于方修先生在2002年因爬上书架取书而重重摔了一跤，这一跤导致腿骨破裂，加上右手腕折断而致不能再握笔写作。既然不能握笔，手腕扭曲，没有力气，更何况那座由陈连山设计的奖杯，重达几公斤，他怎么有能力举起来？所以才会出现了一个吊诡的画面，颁奖人高级政务次长傅海燕必须帮他托住沉重无比的奖杯，方修先生才能以扭曲的右手，“举重若轻”地完成他让记者拍照的“领奖”



一个人……



秋山（右）与新加坡作家蒙扬在方老灵堂拍照留念。

高高的
瑰宝

他曾寂寞的
走在马里士他的路上
马里士他的路上
从来也不感觉寂寞…

灯光灿烂
他躺在万花拥护的
冰冷玻璃橱窗下
供人瞻仰

眼泪是千层的巨浪
不停拍打决堤的
泛滥的
心潮

2010年3月4日
他走了
带着一身的辉煌
走了

走在马里士他的路上
我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伟大的人

他让历史讲话
让文学开花
让死去的日子
复活

遥望
楼阁的二楼
我又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丰功伟绩
任劳任怨的人

他蘸满墨水
让墨水流成一条记忆的河流
他收集琐碎
琐琐碎碎叠成厚厚

一个人
创造了历史
一个人
写下了马华文学大系

他是平凡的
最不平凡的人
方修……

(马里士他 Balestier 的译音，位于新加坡方修居住的地方)



写给方修先生

我没去追悼您
心里却压着铅样的云
每一块云
都染了重病
一如忧伤的泪
藏在望不穿的帷幕中

我没去送别您
炎炎的阳光下
我收割着您
尚未收割完的寂寞
但先生您别介意
您的寂寞 恰恰是
我日夜沉思的翅膀……

这是很不一样的先生
您为自己的一生划上
完美的句号
尽管有人不高兴
您用文字的血汗
挥洒在贫瘠的文学天空

描一道弯弯的虹彩
从长堤此端跨过长堤彼端

如果彩虹之上
真有那座神秘的宫阙
先生您听 听到了吗？
那一首歌唱的是您的峥嵘您的傲骨
雪般纯净雪般飞舞雪般清亮

先生已经整装远行
远行的路上您并不寂寞
一路鲜花相伴
一路诗魂相随
我——我们已备好一壶烧酒
在您经过的古栈道
与您吟唱最后的天涯
走好先生 别太劳累
别让病魔再次缠上
您瘦弱的身子……



雁过留声

——记方修

英国文学大师，莎士比亚说过：

“生命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传到遥远的后世。”

我很想将这句话送给一个最适合的人，他，就是方修先生，方老。

刚于2008年荣获第一届“南洋文学奖”的新马著名文学史家、作家、诗人，方修先生，不幸于3月4日病逝，享年88岁。

对一些人来说，立功、立业，是大多数人致力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立功是机缘，有时还得靠点运气，但立业却需要付出，这包括理想、勤奋和毅力。在我的心目中，新马著名文学史家，作家、诗人，方修先生却是一个将文学，特别是整理一套既完整，客观、而又有系统，且具有史实的新马华文文学史，这几乎已成为他毕生坚定不移的志业。记得八十年代初期，我第一次到新加坡跟他做了一次访谈。访问尾声，我问方老今后有何特别愿望时，对方很快地回答说：

“只要健康许可（当时他已经验出自己患有糖尿病），我准备将《战后新马文学大系》整理出来，同时将马华文学史写到1970年代。”

经过断断续续，几许周折，几乎呕尽方老心血的《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共六大册），终于在2002年，在“创新基金”主席，也是艺术家的林祥雄先生的大力支持和策划下，率先出版了小说（1）、（2），后来又相



“永别了，方修前辈”，爱薇瞻仰方老最后的遗容。

继出版了诗歌、戏剧，至于还剩下的两册，相信随着先生的去世，有心人将会继承他的遗志，尽快整理出来，让这套大系趋于完整。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明知道这是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方老却偏要执意去完成呢？当时他给我的回答是基于“历史及个

人感情”，他进一步解释说：

“1945-1976年对新马社会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这30年期间，新马社会历经抗日、反殖民运动、国家独立等重大变迁，先后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家。他们通过作品反映了那个时期的人文景观、思想精神、因此那时的文章创作不止是文学作品，也是历史文献，都是值得我们珍藏下来，留给子孙后代的作品。”

这就是一个具有眼光、历史感的文学史家执着精神。

提起“方修”，年轻一辈也许会感到有些陌生，但是如果你去逛书店时，稍微留意的话，在马华文学书架上，或许还可以找到当年筚路蓝缕，花了不少心血，完成的十大册《马华文学大系》，我相信即使你和他素昧生平，也会为之肃然起敬。

三月五号早上，一早就接到一个意外的消息，甄供先生来电告知：方老病逝了。我们立刻决定一起赶到新加坡送这位可敬的老作家最后一程。

作为《方修传》作者的甄供说，这部书



完稿在即，但方老却等不及了。我说可惜呀可惜，传主已经无缘见到。其实，在我个人的感觉中，先生的离世，是意料之外，但也在意料之中。因为这三两年来，明显看出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医院不时进进出出，原本就患上糖尿病的他，自从跌了一跤之后，一只手折断了，对于一个勤于笔耕的他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我与这位文坛耆老接触最频繁的，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开始。

当时还在董总出版部任职的我，接到上头的指示，说是为了让年轻一代对马华文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议定在每年的统考华文科中，加进一些有关的考题。但市面上对这类参考书却出奇的缺乏，对考生肯定将会面对一定的困扰，甚至放弃作答。于是，经过有关部门的商讨和抉择后，终于选定方老几本有关的编著，列为必看的参考书，并且将征求和跟进的任务交给了我。

接到任命之后，我跟方老也就开始了频繁的接触。

方老知道我们的目的后，非常赞同，而且愿意配合。当时他的健康还不错，精神状态也很好。他建议我们采用他编著的《马华文学史初稿》、《马华文学简史》，以及战前与战后的八本文集（散文、小说、诗歌和戏剧），先决条件是重印之前，必须让他先修订一下，也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让我见证了一位治学认真、严谨、考据务求确凿的风范学者。

在长达数年的编务需要的接触中，我们除了电话、书信往来之外，必要的时候，我也会特地到新加坡，当面向对方请教，无论是编排、设计或字体的选择等，从这位前辈



2008年11月22日出席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颁给方修先生的第一届“南洋文学奖”后，与方老合影。

的身上，我深深体会到一本书的出版过程，的确是非常不简单。

如果有所谓“一丝不苟”的成语，方老真的做到了。

记得有一次，他在修订战前诗歌集时，收录了被誉为新加坡“国宝”级书法家，潘受先生的一首诗时，他对某一个字有些犹豫，不敢确认到底是诗人的原意呢，还是手民之误？于是，方老吩咐我直接去跟对方求证一下。

于是，冲做这项任务，我不揣冒昧的直接前往武吉

知马路（Bukit Timah）去会见了这位慕名多时的书法家（交谈之下才知道对方也是闽籍南安人，此后他就以“小同乡”称呼我，听了格外亲切）。

经过潘老确认后，方老才放心重印。

另外一件事是在战前戏剧部分里，曾经收录了上海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父亲，王啸平先生的一些戏剧作品（王曾经在马来亚待过一个时期）。有一年，我在上海作家朋友，王振科教授带领下，到王府会见了这位老作家（他的夫人是女作家茹志娟），并顺便告诉他的作品被方老收编在战后戏剧文学集里，对方非常讶异，但也很高兴。临走时，还送了我两册他的著作：《客自南洋来》以及《南洋悲歌》小说集。

如今，方老走了，还会有第二个“方老”出现吗？很难说。我指的是会不会再有一位像这位前辈作家，不计功利，埋头苦干，爱护后辈，治学认真的典范？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文学事业后辈，我们一定不忘记他慈祥的笑容、温暖的问候、关心新马文事的长者，一个受人敬仰的文学史家、作家、评论家。（稿于2010清明节。）



晨读点燃阅读热情

早晨正如人生的童年，是养吾浩然正气，立志立信之时。科学研究表明，人的大脑经过了一个夜晚充足的睡眠和休息后，早晨处于十分清醒的状态，思维敏捷，思路清晰，是人们学习工作的最佳时机。对学生来说，利用好早晨的大好时光晨读，是提高学习成绩的有效途径。

自2010年新学年开始，我校训导处、资源处携手推行校园晨读计划，规定每周二、三、四早上全校师生晨读二十分钟。从早上七点二十五分开始，学生必须坐回自己的座位，拿起课外读物开始阅读，教室里一片安静。

学校推展晨读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充分利用清晨的时间多读一些课外书，多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开阔学生的眼界，启发学生的智慧，增强学生的阅历和见识，优化校园学习风气。

对于全校师生每天早上共同拨出二十分钟一起阅读，有些人会质疑：“这样的时间能改变什么吗？”、“阅读不是用强制方式可以做到的”、“要那些爱闹的学生也一起晨读，怎么可

能？”“那么班主任早上哪有时间处理班务？”……

为有效落实晨读计划，训导处主任率先在开学前的班主任会议对班主任提出要求，把营造校园安静文化、端正学生学习态度、推广校园阅读风气视为班主任德育推展任务处理，资源处在宣传及课外读物借阅方面给予配合，同时协调每周星期四轮流由华文、国文、英文、辅导教师提供统一阅读材料予师生。在实施过程中，校方要求班主任做好指导者、参与者的工作，各处行政主任则扮演监督角色。

在阅读风气低落的马来西亚，时下年轻人的晨读积极性十分薄弱，他们习惯于在黑夜里来思考人生和社会，养成了游荡和放逐的性格。而中小学学生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两种严重问题：家长花费大量的金钱送孩子去补习，导致孩子在学校学习不专心，而且成绩不见明显提高；其次是孩子大量时间用来看电视、玩电脑游戏、看漫画、听流行歌，大脑的学习能力正在丧失。

许多父母担心孩子不爱读书，学校老师发现学生厌恶学习，出现这些情况，大



学生在运动场上玩篮球。

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帮助孩子从小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韩国教育开发院的南美英博士经多年研究发现，在学校中实施晨读10分钟的活动，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和阅读兴趣。学生的成绩迅速提高、写作力、认识社会的能力，逻辑思考力，语言表达能力都得到增强。

我想，晨读其实不只是读不读书的问题，而是经营生命、实践理想，不断提升的大事。一个人，有了对一天的规划和把握，一周、一月、一年的计划就不会落空。“书香”是一种神奇的催化剂，学校推动每天晨读二十分钟，爱看书的孩子就会呈现飞跃式的成长。晨读运动在这样的信念下，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长期坚持推行，从学校的师生到家庭的亲子间，必能打造广泛的影响力！



有诗走过生命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教室白板上的这几个纤美的
字迹在我眼里晃荡。

漫游的生命逐渐扩散、
漂移，到整个天地。

“美——就是生命。”徐
岱老师让我讶异了！

美，是一种生命现象。
天地皆有生命，天地皆美。

X X X

一百三十厘米长，血淋
淋的肠子从此扬长而去。

手术后醒来，腹部左侧
多了一个袋子，那是外截排
泄用的。小肠奇葩初绽在袋
子里。感觉不到纤弱的肺部
在搏动空气，精神却主导着
生命的奇迹。死神之翼，停
止鼓动。

上《梦游天姥吟游别》
这堂课，陈老师脸上堆叠着
难掩的沉重与哀伤，我恍惚
的眼神不能体会李白内心的
苦楚。今天，躺在病床上每
天清洗排泄物，度过了“忽
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
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
之烟霞”的恍惚。惊悸的病
床日子难以拂拭，却已经模
糊了老师的容貌。

X X X



“美不自美，因人而
障。”美怎么越来越不着边
际越来越复杂。我怔怔地望
着徐老师，心里却急切地想
从他脸上找到《春江花月
夜》之美。善待生命就是
美——答案在我心头扎实的
戳了一下。我感到腹部在翻
腾。

X X X

离开医院的两个月后，
我带着众人惊异快速复原的
体力回到忙碌的工作单位。
比过去的卖力更加倾泻，对
学生的要求更加严厉。趁死
亡再度复活之前，已经忘了
煞车器。

有啥可以使人有如此大
的毅力，除了上帝，那是诗

歌。印象中，有这么一个懂
得赏爱生命的人，他说“天
地有大美而不言”。

X X X

思断肠，思了一辈子也
唤不回来。

X X X

来到国家森林公园，滂
沱大雨筛洒而下，没有浇熄
我们的兴致，我们驾着车慢
速度掠过热带“雨林”。这
是病愈后次年。森林葳蕤林
立，构成一墩直立的线形
图，好像立下盟约一起这样
成长。斜风细雨之际，我们
下车撑伞感受风雨带来这粘
湿湿的感觉。天地任自然，
天地间的大美，不仅在生命
现象，也在自然现象。可以
和天地意会的古诗人会是谁
呢？我想起了“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
和“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
禽”的谢灵运。天地与我并
生，万物与我为一，野鸭淤
游风瑟瑟，雨过绿绿草青
香，放眼望去，几抹远山，
腾腾云雾，连接成一片闲逸
的广阔。

我挽着先生的手缓慢地
走上逶迤山路，间中有不少



来这里爬山的常客。先生刻意放慢步调配合我这个不能蹒跚的“林黛玉”，兴致所至还吟诗唱歌。他朗了一首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前面两句是我因为感悟生命的瞬间即逝，在准备给他的遗书上所写的。他并不知道。今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艰难是要让我们徐步而行。忘了哪个作者说过：“如果生命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我们可能就错过了生命中许多丰富的事物”，也许停顿浏览，也许走过迂径，吟啸徐行，是最美。

X X X

生命是一个整体，我并没有重生，只不过更肯定生命。生和死不过是一种变化，不停变化的事物却能在天地间继续存在、继续循环不息，这是多么奇妙的——生命。

X X X

生命有诗，俯仰流年轻十载。



旅店的窗

◆李文杰老师

常常会怀疑睡醒后的地标
还是会弄乱方向

这里的星空一样
很想抬头感受风的徜徉
轻轻吸口空调吹出来的冷气
漫漫的呼出绵延的回忆
间断的情节 随着情绪逐渐波澜

啊
异地总是让我不能自己
不能面对着强风张开眼睛
理所当然
要哭要笑也只是他人的目地

隔着扇窗
弥漫的风雨
压重了思念
更看滕了炎凉

是雨还是泪滴
算了
惆怅不会无故凭依
只怪难熬自己

暂时把窗封闭
能挡住了风雨
却也把憧憬的星空
推拒



五十步笑百步的刽子手



2009 年学校长假，有关环保课题的电影席卷全球，带动了人们对地球危机的关注。为了赶上这时尚话题，我所带领的时事学会也不落人后，办了一场由名导 JAMES CAMERON 执导的电影《AVATAR》观后心得分享会。原本预设好这部电影可分享及可讨论的中心不外乎环保、人性贪婪等。岂知总结时，竟然说出了出乎自己意料的结论。

什么是环保？同学们回答不乱丢垃圾、不使用保利龙及塑料餐具、不焚烧垃圾、带环保袋上街、响应再循环运动、使用环保产品、工厂加强环保措施……大家对环保似乎都有基本的概念。忽然有一个问题闪过脑际，随即抓下抛给同学：若上述同学提的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就不做，就意味着我们做到环保，地球就有救了？同学开始思考，我也在思考。

一个高年级的同学给了我一个答案：很难，因为社会渴望进步，人们渴望进步，工厂怎么停得下来？污染怎么免得了？

到底什么是“进步”？“进步”到底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先打住对“进步”一词发表看法，我们一起来回顾记忆之中，我们可曾把票投给那位

打着“带动社会进步”口号的人民代议士？我们可曾觉得缴了那么多的税收国家却没办法象新加坡那么发达，香港那么现代化而满腹牢骚？我们可曾对着市场架子上那台自动过滤、烹煮且备有冷温热水功能的先进饮水机而心动，回家后望着家里的电水煲发出长长的慨叹？

谈到“进步”，免不了会想到相关的代名词——科学化、资讯化、电脑化、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因此国家要进步，社会要进步，企业要进步，家庭要进步，似乎能获得进步就像拥有了竞争的保证，有了永续经营的牌照，有了跟上潮流的荣耀。

当我还属于那蓝裙飘飘的年代时，一间门可罗雀的 Carls' Junior 曾出现在吉隆坡市中心的 Kota Raya 对面。除了那可无限续杯的服务外，对这汉堡店的记忆可真是斑驳。如今痛定思痛之后的这间汉堡店卷土重来，策划了市场新攻势。除了仍坚持无限续杯的老招牌，另加超大份量的卖点——超大的面包、超大的烤

肉片、超大的起士、新鲜的蔬菜。这挽救市场，求进步的攻略，令许多消费者趋之若鹜。隔座的胖子吃完最后一根大包装的薯条之后，舔了舔油腻的手指头，打了个嗝说：“这才叫做饱！”对面的俏妞瞪大了杏眼，吁了一口气，扔下啃了一半的汉堡，摇头直呼：“过瘾，真是物超所值！”带着喝不完又不舍得丢弃的汽水，走出店门，看到肯德基伯伯在门口架起优惠餐点布条，麦当劳叔叔则忙里偷闲正准备上电视台拍广告，比萨店小二对着来往的人们叫嚷道：“饿了叩我，我随传随到！”

站在路边，突然古人的话：“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像被惹怒的鸦群，在我脑际纷飞，要我思考“消费”的意义和价值。“Aunty，别站在这里阻着地球转……”刚萌生的罪恶感还未来得及孵化成形，就被打散了。

母亲说我应该换新的短裤了，我说家里穿，又没有破，要紧吗？母亲说：穿了四年了。想想也对，况且年关已近，换件新裤过年也是理所当然的。现代人从不须担心该去哪里消费，只要翻开报纸杂志，扭开收音机、电视机就可以网罗到许多消费资讯。货廉物美、买一送一、大减价、优待券、折扣券、会员卡、积分



卡、有奖竞赛……更多的广告词在酿制当中，总有一个会打动你的心。买了短裤之后，很快地让我发现了因为清仓而在抛售的名牌手提包，刚好可配我新添的过年衣。这种情况还算好，因为往往，在还没有买到到短裤之前，我已被其他的衣服、手饰、家电、家居布置等吸引着了。

有时对自己能有如此符合进步的社会化现象，感到悲愤莫名。人总喜欢为自己的过失找藉口。我觉得人性的扭曲，地球的污染的责任可以推卸给媒体。贵为是人民的喉舌，资讯的守门人，但是媒体演变至今日，已成为各种不良思想、不良习惯的催生剂和催化剂。广告学中提及广告的重复播送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新闻学说人民有知的权力，在一个客观环境下，应该相信人民有自行判断的智慧。一个把资讯硬塞，一个打着“人民有知的权力”的美名不管，最后造就了一个行动如巨人，心志如小孩的社会。

带着比平常少的“战利品”和而因此稍得安抚的良心走出购物商场，发动了车子引擎自我安慰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钱还是省着花好，又可以环保……”此刻收音机随着汽车的启动而响起：“还不赶快抢购，机会难逢，否则……”“优质配套，让你讲更多，省更多……”“为了让你的家园尽善尽美，

你应该选用……”突然，我明白为何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精神分裂的病例了。

我们住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资本主义却住在我们的骨子里。因此我们对于一切进步的代名词的接纳完全不加思索，就像赶尸队里被贴上符咒的僵尸般安驯、坚持。我们的存在市场才会蓬勃，我们的存在社会才会繁荣，我们的存在国家才会进步，我们的存在全球经济才会有生机。因此，以资本主义之名，我们无所顾虑地去吃、去喝、去购买、去使用、去浪费。在这个消费有理性的年代，别跟人提起什么节约之道，什么古人的智慧，你将会被冠上阻碍社会进步之罪名。虽然，你的良知告诉你应该谴责，应该唾弃，但待高涨的情绪冷却下来后，你饥肠辘辘地情不自禁想起 Midvalley 电影院旁的 Carl's Junior 那香喷喷的牛肉汉堡，吃了之后还可以顺便买一双球鞋衬新买的 Levi's 牛仔裤。最后，你还是乖乖归顺到这个疯狂的消费洪流中，像参与一支健力士记录中无人能超越的浩大送殡队伍，特别之处是——这也是一支有去无回的陪葬队。

送谁的殡？陪谁的葬？当然是那资源被夺取殆尽，以满足她子民的资本论、进化论、消费市场理论，享乐主义，最后落得满目疮痍的大地之母——地球。谁害死了地球？你、我还能闪躲吗？

在环保议题上，我们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刽子手。我们在积极地环保，我们也情不自禁地破坏。正如侯文咏的《危险心灵》里主角谢政杰一直反复思考的一句话：

“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亲手种下死亡的种子，让腐败在自己的内在萌芽，茁壮。是我们自己浇水灌溉，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在腐败中失去自己，在腐败中失去一切……”

《AVATAR》里有一幕，地球人用强劲的军火攻打蓝血人，把蓝血人居住的大树轰倒。蓝血人看见家园被摧毁时的激动哀嚎声使得多愁善感的我当时还难过得流下的眼泪。现在想来，当时的眼泪不尽然是为蓝血人而流，更是为人类亲手摧毁自己的家园的愚蠢和不可理喻而流。

人们说出生于 18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伟大在于他能预言百年后的未来世界。他认为“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因此他提出人类应该“用对美的关爱去关爱生命，用对生命的关照去关照科学”。是否意味着这位哲学家老早已经看出了未来世界对科技的过度标榜，以致迷乱人心，做出许多失序乱智的事，而透过他的预言去唤醒人性？

诚如尼采所言，让一切的科学进步回归到对基本的生命，对单纯的美的关爱和关照吧！



从沈老逝世看华教



“沈慕羽过世了!”

“神木与瞳去世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同学大声叫道。

这个绝对不是一则笑话,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对话。

沈慕羽,一个马来西亚华教斗士,他鞠躬尽瘁地为华教付出、奋斗,于2009年度过最后一个新年后便与世长辞,他是我们的“族英”。

说到族英,可能又有很多人产生疑问:“什么是‘族英’啊?”族英的意思即民族英雄,这个和林连玉的“族魂”是互相呼应的,“哦,林连玉我懂,我们有学过。”同学茅塞顿开。

这些是独中生的对话,不幸中的大幸,大家还知道

林连玉是谁,理由并非林连玉比沈慕羽出名,而是林连玉的历史报告大家做过,林连玉展览校方安排我们去,因此大家都认识林连玉。相反,沈慕羽前辈虽然偶尔在电视机、报章出现,但对时事丝毫不过的年轻人,哪可能会注意在报章上为华文教育仗义直言的沈老(沈慕羽)版面呢?

现代的爱情观里常出现一句名言:人总是失去了,才会懂得珍惜。这句话套在沈老先生的逝世,再适合不过。沈老逝世后,各大华文报章大事报导,连刊一星期头版。他的逝世让华社人士感到痛心,他的逝世也让大家都知道,华教人士除了林连玉,还有这么一个为华教不屈不挠的老人。

“服务一生,战斗一世”的沈老临终前也带着一丝遗憾。早前闹得轰轰烈烈的“新纪元风波”,沈老出面劝说董总主席叶新田与新院长柯嘉逊“以和为贵”握手言和以平息新院风波,并希望董总主席叶新田网开一面,让柯嘉逊继续担任该院院长,却被一些激进人士批评为“人老了分不清是非”,才会出面帮柯嘉逊说话。叶新田主席也拒绝了沈老的好意,继续与柯嘉逊反抗到底。

对于新纪元风波,沈老先生是深感无奈,一方面华社不断向政府努力争取新纪元升格为大学,争取增建华文小学以及华文独中,却一方面自己搞内乱,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无辜的是,学生



也被卷入这场风波中，尊孔校友萧健浩成为了学生捍卫新纪元行动委员会（简称学捍会）的代表，召集近800名学生向董总和平请愿，要求续聘柯嘉逊。学捍会甚至在林连玉公祭上公然发表挺柯言论，模糊了公祭焦点，让在场公祭的学生错愕不已。我想新院风波让九泉之下的沈老先生和林连玉老师都无法安息吧！

“华教尚未平等，同志仍需努力”这是沈老先生为我们留下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必须秉承先贤的奋斗精神，继续为华教争取更大的利益。前人种树，后人遮荫，很庆幸我们有这么好的前辈为我们争取学习华语的机会，而不让我们成为没有文化的“香蕉人”。身为独中生的我，对华教的认识不多，但华教面临大事件如白小重开和数理英化时，我也会去翻阅报章了解实况，但可悲的是，身边的朋友似乎对华教不感兴趣，对时事不闻不问，只对校方设立的条例是否有危害到学生的福利而感到兴趣。当沈老逝世时，部分独中生不知道他是谁，这怎能不让努力发展独中教育的华社人士感到可悲呢？

我有点愧疚，不知道能够为华教做些什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学习华语的机会，把书念好，将来有经济能力时做捐献的动作，为华社尽绵薄之力。

“为了你而活，为了你而梦，为了爱我会撑到最后……”神木与瞳的歌曲在电台猛播。我突然领悟到，马来西亚的华教，有一个名叫沈慕羽的前辈，为华教而活，为华教而撑到最后。沈慕羽先生，我向你敬万二分谢意，谢谢你对华教的奋斗与努力，感恩。

◆陈子扬（高三文商）

墙

墙，用土、石、砖等筑成的承架房顶的房体或隔断内外的构筑物。墙，能保护内里的人，让他的隐私不被泄漏出外；也是一道保护网，免在无防备下受到攻击。

墙，有禁止进入的暗意。就如你去他人家，总得到主人的允许，方可入内。在网络世界里，也有一道“防火墙”。防火墙能保护主人在网络中的资料安全。许多企业都建了数个防火墙，以防竞争对手侵入，偷取本身的商业机密。

比起可闻、可见、可碰的墙，人心的墙考究多了。除了小孩子——非常纯真的孩子，他们心中无设防、无禁忌外，多数人都建了一道或以上的“心墙”。

人的心墙各有其特色。但它们存在的动机都是一样的——保护自己。人心，总是脆弱的。因此，我们才需要心墙，让自己坚强，不轻易被敌人击败。

不过，一些心墙是不该存在、建错地方的。最常见的，就是亲子之间的墙。这墙，非一日即成的，而是日月累积，一点一滴，由一颗小石头变成一道坚硬的石壁。也有人把多道墙，并以特殊的排列法，制成一个由“心墙”合成的迷宫，把自己关在内里、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孤岛上。

现实的墙，可野蛮地使用神手，强硬把墙拆掉，轻易迅速。倒是心墙，拆起来就费时费力了。“拆墙工匠”首要条件就是耐心。因为心墙是非常顽固的，要拆心墙，就得预备与它打一场时间战，看谁能斗到最后。拆墙自然需要工具，拆心墙所需要的工具非常特殊罕见——爱。爱，是墙的钥匙；耐心，是造门的器具。只要拥有这两样东西，任何心墙，都会为你打开。



等价交换的人生

“用相等数量和质量的事物，去炼制另一种事物”这就是炼金术，“想要得到些什么，就要付出些什么”这就是等价交换的定义。但是，也有人质疑：付出，就能得到吗？

等价交换的含义非常广大，例如在商业界里，若要进行交易，消费者必须付出一定数额的货币来换取相同价值的产品，如果没有足够的款额，就无法获得产品，这就是所谓的“一分钱，一分货”。这道理也可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例如想要在学习中取得优秀的成绩，那么你必须牺牲时间和付出努力去学习。即使是婴儿想要得到某些东西，也要号啕大哭以得之。生活，是最精明的老板，但也是最公正的商人，他从你那里拿走些什么，就一定会给你些什么，但这种得到需要你自行去发现、去分析……

令人矛盾的是，至今史上仍有许多名人付出了代价，却不能获得应有的回报，举一个例子，禁烟英雄——林则徐，他积极查封烟馆，严禁鸦片走私，并在虎门滩进行销烟，但最后却被政府免了职，被发配到新疆伊犁，在途中病死；众所



老鹰山领袖培训营

皆知的精忠报国的岳飞，他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抗金了几十年，却被奸臣秦桧等人的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身首异处……那么，等价交换的意义还是否存在？

其实这也是世界的另一个哲理：生活有时，就是这样残酷，虽然你想得到就必须付出，但并不是只要你付出，就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现实有时，就是这样无情，你必须有所取舍，不管这种选择有多么痛苦、多么不情愿、多么令人伤心……这就是世界向我们诉说着这种真实：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你，愿不愿意！

有些人类他们付出了相同的代价，却得到不同的结果，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全力以赴，亦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世界上绝对的公平是根本不存在的，就像人没有百

分百的完美。自幼小起我们也会历经许多磨难，即使结局不是我们所想要的，但我们也会因此在人生道路上成长，所以告别年幼也需要代价。因此，当我们面临失败的命运时，不需要感到气馁或自卑，因为我们享受了努力的过程，而这过程将永远烙印在人生道路上，其价值绝对不逊于成功。

人生是一条单行道，这世上没有后悔药，与其痛哭沉沦、懊恼不已，还不如把握现在，看清未来。失败、教训都是你人生的财富；挫折、坎坷都会让你受益。虽然这些你根本看不见、摸不着，但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善于总结和利用，你就可以生活得更好！若要漫步人生的酸甜苦辣，时间及青春就是你的筹码，需要不断的投入，取得，才能使人生充满意义。



关灯一小时

——谈爱护地球活动

你关灯了吗？

今年三月二十八日，全球共有超过一百个国家参与“关灯一小时”活动，比去年总数多了一倍，这是否表示全球人民的环保意识提升了？你加入了这项爱护地球活动的行列吗？

近年来，在环保分子积极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民意识到环境污染及全球暖化的严重性。环保不再是政府或环保机构孤军作战，许许多多的人民加入了这场战役，避免地球再遭到“军火之苦”。就在今年三月二十八日晚间八时正，这场战役全球响应，美丽又耀眼的蓝星逐渐暗了起来——他休息了。繁喧的街道少了些人群，部分商店也关上了灯，家庭主妇也认同关上每日最爱观赏的电视剧。大地算是

平静了一些，地球终于能够闭目养神，善用这难得一见的“短假”。

“关灯一小时”，重点不在这一小时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关键在于这项活动所要传达的信息——爱护地球，从关灯一小时作起。许多人不知道要如何爱护地球，并且认为造成全球暖化的罪魁祸首是国家、政府。美国和中国是全球制造废气最严重的国家，面对全球责备的压力下，近年来也宣布将减少排放废气，还地球一喘息的空间。这种种的改变，出自一个最大因素：全球暖化势在必行，世纪灾难即将来临！

坦白说，人类的醒觉太迟了，所谓的爱护地球只不过是地球的小小补偿，他损失得太多了。他不眠不休

地工作，却每日换来皮肉之苦。爱护地球活动也仅仅是在他受伤处贴上胶布，使他减轻一些痛苦。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理，哪怕是简单到不随意制造垃圾来对地球尽绵薄之力，都是现今刻不容缓的。

爱护地球，从小事做起。我们不能一直仰赖国家的“绿色计划”或环保工程。从节省电源、使用环保袋、减少水源浪费等都是普通人民能够轻易完成的。

地球并非属于人类，但是人类却是属于地球的。人类需要爱护这颗蓝星，因为他给我们的实在太多，而我们对他的亏欠也太多了。若你今年来不及响应“关灯一小时”，你每天仍然能够随时爱护地球。

现在的你，行动了吗？



谈志向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这里的志，是大志，是雄心壮志，是崇高的理想。而所谓的志向，指的是一个人为了实现理想的愿望和决心。志向，能够激发人们的意志和激情，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励人们以积极、主动、顽强的精神投身于生活、工作。只有远大志向才能使人对人生抱有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乐观态度，对工作抱有无限的热忱。因此，志向对奋发的人来说，是一种动力；对迷茫的人来说，是一个指路标；对失败的人来说，则是一种鞭策。

人当立志，无志则人难做，事难成。有多大的志向，就会有多大的成就。然而，没有人生的目标，就只会停留在原地；没有远大的志向，就只会变得慵懒，只能听天由命、叹息茫然。若不想让机会白白溜走，不让青春就此流失，那只有靠志向和梦想冲出迷茫的漩涡。

一个人若有理想、有追求、有上进心，就一定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就能产生前进的动力。有了奋斗的目标，就有热情、有积极性，更加有使命感及成就感。为了这些奋斗目标，就必须要有更大的志向才能完成。

举一个例子吧！一个想出人头地的人，为了理想，一定不会碌碌无为，反而会加倍努力、奋进，向成功迈进一步。相反的，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就只有井口般大的人，只想着有吃有穿有工作就好，很容易满足，犹如井底之蛙。这些人，拥有的就只有井口的那一片天，若能成大事也只是偶然，更别与他们谈志向了！

志向是
天才的幼苗，经过热

爱劳动的双手培育，在肥沃的泥土里将长成粗壮的大树。不热爱劳动，不进行自我教育，志向这棵幼苗也会连根枯死。确定个人志向，选好专业，是幸福的源泉。慢慢人生路上，让我们立下自己的志向，盖起自己成功人生的辉煌大厦吧！



学生发挥创意，呈现舞狮表演。



我最喜欢的 一本书



窗边的小豆豆

（日）黑柳彻子 / 著

在一个夜深、四周悄无声息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书，书名是《窗边的小豆豆》，它是由日本的黑柳彻子写的。这已是我再重读的一本书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经常会为小豆豆单纯可爱又勇敢无比的冒险举动——譬如她飞身跳入只盖有报纸的粪坑、譬如她……会心微笑，这是种温馨感动。

这样的趣事层出不穷，这个小孩的纯真让我发笑，但笑过之后却不得不认真思考。

这本书给予我思想上最大震撼的是小林校长对于生活在“巴学园”里，这些个性极强、或有生理缺陷的孩子所采用独特的教育方法。令我不由自主对这个“头发稀疏，牙齿脱落”的老人肃然起敬的同时，给了我启发，那就是：无论哪个孩子，当他出世时，都有优良的品质。

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深的是小豆豆与校长初次见面的场景，这个聪明活泼、喜欢说话的小孩竟能一口气对校长说了四个小时的故事，而校长由始至终都保持微笑的脸孔，表示对她极有兴趣。

在书的催化下，我开始回忆自己的童年，虽然也有的如书所说：每个人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阳光灿烂的童年的影子，有时看到有感兴趣的事情时，想告诉大人，他们却不像校长这样耐心地听下去。看了后产生一股莫名的感伤和妒忌，妒忌她有一位伟大的老师。

诚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倘若她童年时没遇到小林老师，她的人生轨迹就不会如现在发展。自然，这与她的父母那种有原则的宽容的爱是分不开的。同样是基于爱，我们身边的很多父母不如小豆豆的父母那样，爱的方式只能是教育与管理，而不是顺从。

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童年，也从教育的历程中一路走来。有时候，爱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并不一定如人所愿。作者似乎意识到读者会对小林先生的教育方法是否真的有效产生怀疑，因此，在结尾时，她提出那些曾在“巴学园”接受教育的孩子现有所成就，无疑是想借此打消读者的疑虑。与其说这本书是童年回忆，不如说这是一种教育的实例展示。我想，这是本天下父母应去读的书。



我的童年玩具

风决定了蒲公英的方向，这是恒古不变的事实。看着蒲公英徐徐滑落，那展翅的小绒毛突然让我萌发一个新颖的念头。虽然当时我只九岁。

我号召死党们共商我的想法。听了我这古里古怪的玩意儿，大伙儿眼睛一亮，纷纷赞成。最后成立“蒲公英大冒险”小队，队长理所当然地由我出任。

首先，我们先到刘爷爷家里去观察蒲公英的姿态。最终决定了我们的制作材料：四根小竹片、橡胶圈、小竹枝。

接着，大伙儿便到村子里搜索材料。不费吹灰之力，大家就捧了一大堆“战利品”在我家后园集合。我一声令下，大伙便开始制作。

经过多次的试验，我们终于成功研发“竹子蒲公英”！我把制成品放在手心一转，可妙了！竹蒲公英

居然随着风姐姐起舞，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乐得我们手舞足蹈！

我把我的小小竹蒲公英取名为竹蜻蜓，因为它飞翔的速度及时间可是最长最久的！所以我经常捧着我的竹蜻蜓到处跟别人比赛，所到之处必让敌人闻风丧胆！

记得有一次，小英提议大家一起到山上放“竹蒲公英”。让这小小的“降落伞”逆流而上把祝福送给正在生病的王奶奶。

站在山顶上，微风徐徐，吹得人为之精神一振。此时正是蒲公英散播种子的季节，山顶上到处都是起舞着的蒲公英的小孩。

大家齐数三声后，一起把手中的竹蒲公英一转，这些小小的玩意儿就随着真的蒲公英纷纷扬扬，果真美不胜收，是真是假，早已无人介怀，纷纷鼓起掌来，希望王奶奶早日康复。

接着，大伙便一起下

山。可是不管我怎么找就是找不着我的竹蜻蜓。友人说也许它掉到山谷下去了，再也找不回了。我鼻子一酸，眼泪就噼嗒噼嗒往下掉。回到家中，我试图做回一只一模一样的竹蜻蜓，终于我做到了。

我把它轻轻一转，它却飞不起来，似乎是在哀悼我原先那只竹蜻蜓。我在一旁抽泣，最终把它埋在土堆里，算是一种告别仪式。

不久，王奶奶康复出院。大伙儿笑得合不拢嘴，纷纷表示是我的小小竹蜻蜓把祝福语带到天上让神知道，王奶奶才能早日康复。

我释怀地笑了，原来我的竹蜻蜓不是舍我而去，它只是去尽它更为神圣的任务。相信它此刻一定在神的身旁翱翔，做只快乐的竹蜻蜓。

再见了，我的竹蜻蜓。



遇见美



又是一堂无聊的美术课，老师在前面喋喋不休的讲着，我无聊的翻飞着美术书。无意间，一幅画闯入了我的视线：一大束向日葵，金黄色的，无比灿烂的绽放着。给我一种强烈的视觉感，顿时，我心中的冷色调全被这暖色调给渲染了。

老师告诉我们，这幅画是著名画家梵高的作品《向日葵》。画里的内容是一束在阳光下开得正灿烂的向日葵，通过颜色大力的夸张和渲染，突出了梵高对生活以及艺术的一种热爱……

我专注地盯着绽放灿烂的向日葵，我开始重温我学过的中国的绘画，并不着重颜色，只是注重神似，大笔一挥，画赫然笔下，中国画蕴涵了较珍贵的精神；梵高的画则释放了太多的热情。向日葵灿烂，不羁地开放，在熙风中摇晃着身姿，这种美有点开放，有点火烈，有点不羁，还有一点放纵。

再仔细观察，凌乱舞动花瓣，一片一片交错，如太阳般硕大的笑脸，给予了花瓣狂舞的动力。不管线条是否粗略，金黄的颜色遮掩了一切。也许，这就是梵高的绘画吧，用一支大大的画笔，用一个大大的调色盘，用一种烈烈的颜色，遮掩了画者所有的不悦，用画笔尽情地挥洒，用色调尽情地泼色，谁也看不见画者内心的痛楚。

在老师讲解了梵高不幸的一生后，我又一次地欣赏他的《向日葵》。一朵朵向日葵犹如灿烂的晚霞，耀人眼目，可惜孤伶伶地插在花瓶里，配着黄色的背景，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似乎是盛宴后，灯光未灭的空荡荡的光景，令人为之心沉，我突然觉得梵高就像这束向日葵一样，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他都努力地仰起自己倔强，苦涩的笑脸。这一次我发现，这种美，夹带一点辛酸，苦闷，一点点倔强，还有一点点的孤傲。

诚然，我只看懂，读懂这一幅画，或是他的一个点，但是，我很庆幸，我还能在绘画中发现美，虽然只是一幅画，然而，它给予我大大地启发。

我在绘画艺术中发现了美！我认真地虔诚地翻阅着我的美术书。



在这世界纯粹的东西越来越少了，真真假假早已让人模糊不清了。

小的时候，我总以为笑是很纯洁的。浅浅淡淡的像一朵花，温暖快乐的绽放。无限的美好在脸上，在心底平铺开。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这是一种表达心情的方式。但现在，我却不那么认为了，因为害怕被别人讥讽我幼稚。我的确是十分幼稚的，因为我的笑就只是单纯的笑，笑得没有内涵，这一切都毫无保留的呈现在脸上。

笑有时候，可以是种商品，也只是销售。只要拥有金钱，哪里都可以买得到。就算你面目可憎，行经卑劣；是个厚颜无耻的奸佞小人，依然可以享受此种待遇。买卖很公平，绝对童叟无欺。只要出的钱越多，自然笑的就会越灿烂。阁下若肯一掷千金，自然是白花不放的。时代不同了，认为悦己者容，人亦为金钱则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钱的人买笑。没钱的人买笑，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

笑很多时候只是种工具，用于伪装自己；用于社交，用于保住自己的饭碗等等。老板花钱不只是买你的工作能力，自然的也包含了部分的买笑。就算你看不起他，觉得你的上司没素质；没涵养，没品味等等。但是你依然要时常对着他微笑，外加一句问候或请安。寄人篱下，总不免要卑躬屈膝。



尊孔坤成两校学生通过团康活动促进彼此情谊。

社交的时候，更要会笑。不必掏心掏肺的，浅浅的一笑，意思到了就可以了。一则表示你的好友，二则是为了气氛的融洽。

有些人笑得很有价值，有些人笑得很有内涵。可我最想要的是，最古老的一种：像初生孩子般的的笑，像类人猿般的的笑。没有价值，没有内涵，只是用于表达心情。那么迷人，那么纯洁的笑。但是，却有很多人忘了怎么真正的笑。



消失的那一片蓝天

你有眺望苍穹的习性吗？云雾层出不穷的变化，湛蓝的长空，鸟类的翱翔，机械穿透平流层的情景，可曾收复眼底？那是自然与人类和睦的一刻，可此刻不再，蓝天正渐渐地消逝中，带着怨恨地离开我们而去。

这一切终归咎于人类缔造的污染所带来的恶果。万物之灵，总以自我享乐为中心，漠视自然的感受，工厂的林立，遭抛弃的奇异粒子，失去了栖身之所而选择强占蓝天的住所，被压迫的苍穹为此咆哮，抽泣了多少回，然而，人类冷漠的回应，使其绝望了多少回。他曾试图为阴雾的世界洗涤，然而，晶天再现的瞬间，即为尘埃所覆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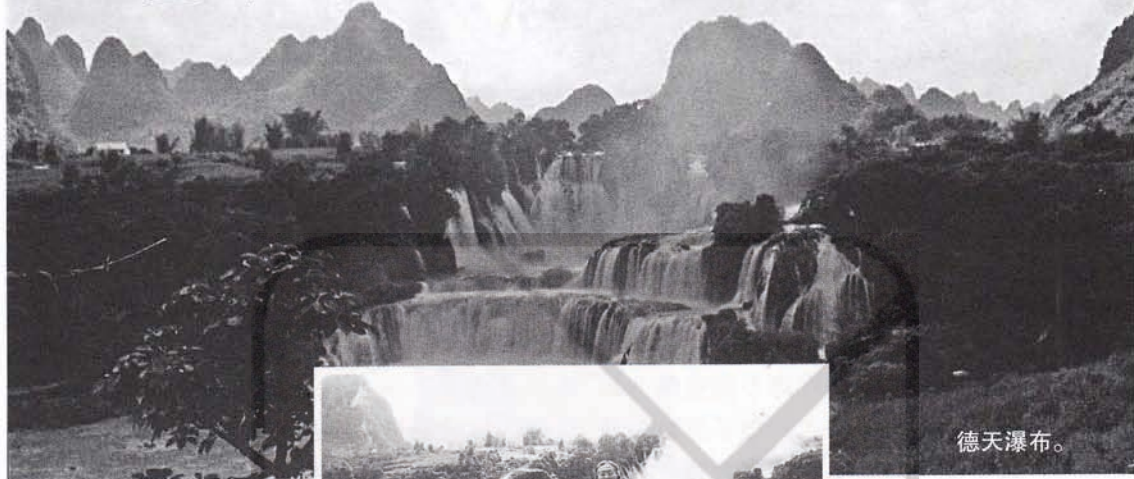
如今，他的容貌大不如往前，他已无法供给地球一个旁人的外表，湛蓝纯洁不再是他的专用词，他亦不再独霸银河系中最为耀眼的称号，他再也无法与颠蓝汪洋一较长短，他的自豪成了自卑，因为他披戴着人们为他缝织的乌丝面纱，成天显露着疑是夜晚

的天空。他不再带来生气，现时的他，已陷入放弃的状态，他已没剩余多少的力气为这世界在行洗涤。

醒悟吧！人类，你并没有任何资格给予他任何评语，因为他的绝望，是你赐予的；他的失望是你赋予的；他的面纱，是你赠予的；他的无奈，是你给予的；他的无力，使你逼迫而成的。救救消失中的苍穹，别再让他沉溺于失落中，伸出你的援手，让他有划破笼罩大地黑暗的力量，停止你对他的残酷，让他再次对你微笑，别放弃对他的期望，他亦绝不会让你失望。

别让湛蓝的他消逝，我们不需要阴雾的天空；别定眼的看着他离去，用你的能力把他带回我们的身边；别计较为划破这一切浓雾所付出的代价，当你为他披这一层朦胧时，他亦不曾计较过；别对他失望，因为这是对人类生命的绝望。守护这片蓝天，别让他消逝在我们的世界中。

看德天·读大新



德天瀑布。

天和地在挤压；天在无垠长空狂啸，地在莽苍绿野嘶鸣。雷神擂动战鼓，天兵神将执戟舞刀；土地神也不怠慢，拨土碎石，土行孙土里雷厉风行。天旋地转，我震慑，我惊呆；千千座座嵯峨宏伟矗立群山造就的德天瀑布连声迭起弹奏着强音，飞流三千尺，波涛涌万里。待我惊魂稍定，仔细观瞻。中国的德天瀑布、越南的板约瀑布，各在不同的断崖峭壁，静候飞天展翅翱翔，让天仙撒下一匹匹绫罗绸缎给自己遮体掩身。德天瀑布得天独厚，声势浩大；板约瀑布先天不足，却不妄自菲薄，也鼓足勇气，仗着天仙撒下的三几匹绫罗绸缎也呼哨奔腾。大的德天和小的板约，肩并肩，手牵手，一道携手奔前，气势磅礴，步伐整齐，神态威猛，似天河泄露，雷霆万钧，雾气升腾；流水呵呵，一步三跳，飞花碎玉，朝阳照耀，彩虹临波。雄奇奔腾，柔和莲步，结合得那么神奇，那样奥妙。



德天跨国大瀑布。

德新、板约的存在，大自然呵护的雄奇、柔和，这种惬意让敏感的游人随时就可触摸就可感悟。轰然奔腾稍瞬休憩在那一泓青碧幽幽深邃，悠悠流水，有船只游弋。船中客耳听飞瀑轰鸣，目睹蜿蜒溪流潺潺，有跌水叮咚作响。我在岸上徜徉，微风拂面；看百花绽放，藤罗缠绕。浓绿荫翳，野趣盈然。雄伟、险峻、秀美、舒缓，我都能领略，我都能感受。飞瀑成群，河湖清幽；我与自然达到完美的结合。

望着那踏着悠闲脚步的矮马，聆听呼喊游人拍照的姑娘，还有那吆喝矮马上路的壮汉，我魂不守舍地依附在他们身上，眼前景物在祖辈到今天都附体在生活里，瀑布的模样、瀑布的轰鸣不会使我神魂颠倒，它并不是什么美妙乐章，也勾引不起什么神秘浪漫的联想。他们脚踏实地，他们希冀游客光临，充实他们生活的内容，日子过得舒畅欢



画面左侧是板约瀑布，右侧是德天瀑布。



一根木条分开中、越两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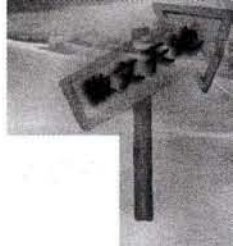
欣才是最大的心愿。他们就像不知疲倦的德天瀑布走过曲折绵延的路，渡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如今能夺路而出，流水奔腾，潺潺声中流向中国，流向越南，又再回流中国的归春河，它流淌过奇山绵延，河滩乱石是它的形迹。归春河河道蜿蜒，茂林修竹是它的服饰，危流险滩是它的生命，平静湖面是它短暂的休憩。

我从南宁乘坐着群山起伏的波浪，一路翻腾，一路微波细浪，庄稼稻田的悠悠绿水，玉蜀黍、甘蔗林、木薯芭翩跹起舞的风帆，那四四方方规规矩矩的农家房舍都变成水上疾行的扁舟。山像海水的波浪，起伏有序，雄奇、灵秀、崔巍、飘逸，由你想像，由你描绘。海浪的起伏，看似一片平静，心安理得，那知突然风起浪涌，叠起高潮，那里腾空而起，高大的浪直冲云天。山像百态生姿的生物，像人，像野兽，像神话里的人物，只要你有这样的素养，任由你上天下地，宇宙之大，粉墨之细，无远弗届。

一座一座的山，有的把臂共坐，在叙家常，在把酒言欢；有的离群独居，落落寡欢，还是自得其乐，或是孤芳自赏。山峡谷群，玉蜀黍硕果累累，木薯芭迎风飘逸，甘蔗林直立摇曳，剑麻倚剑而立，南瓜、冬瓜

茎蔓绵延，一片绿水悠悠，排列有序的桉树，高瞻云天，有的像卷起裤管的庄稼汉弯着腰在插秧，有的像撒下大网在淼淼海洋耐心等待收获的渔家。正陶醉在青青绵延，悠悠绿水，缓缓流动的微波细浪，忽地在原本平坦潺潺水流中，一座突然冒起的山直冲云天，从惊慌错愕中的榛莽竖成一个惊叹号；苍穹余兴未尽，它的大笔一挥一洒，这里一个句号，那里来一个破折号，再来一个分号；嵯峨的山，崑崙的山，屹立的山，巍峨的群山，一路笔立，一路奔向大新。高渺沉默的蓝天下的山，喧嚣翻腾的苍海里的山，异国风沙的边陲旁的山；波浪翻腾的德天瀑布在那里欢腾，滚滚潺潺的板约在那里琤琮，归春河在蜿蜒流转；当地人告诉我，在那长河大地下，有一道曲折防卫保民的地下长城。小镇的简陋，乡民的朴素，耕牛的辛勤，勤劳俭朴，和平宁静，也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地下长城的凿筑铺设，大新的迎人的外貌平和，却一日也不放松卫国保民的谨慎。我走进大新，我看了瀑布，我领会了那惊叹号、那分号、那破折号、那点号、那句号里的含蓄。

(2008年7月3日)



半生面包缘

——生活杂忆之一



自从到社会上工作谋生，面包变成了我早餐的主食。现在偶然出远门住酒店，早上走入餐厅，面前的食物虽然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但到头来我还是选择面包。我总觉得这东西比较塌实可靠，甚至有一点亲切感。

初时单身在外，每天早上都在固定的茶室，享用那一盅两件。我只管找个位子坐下，不必开口，小二自会把一杯咖啡和两片抹上奶油的面包端上桌来。

十年后，回到家乡成了家，早餐也就在家里自行解决，但仍然是吃面包。妻子儿女也都跟着，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怨言。两个儿子，后来也都长得人高马大。有个朋友问我，给他们吃了什么来？我也坦言相告，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不外奶油面包。他听了，转头对着自己的孩子，语带教诲地说：你听到了没有？

后来因为“反国家”（其实是反政府）被捕，关进了警察局的拘留室，每天早上也是一杯清澈见底的咖啡和一片撒上几粒砂糖

的白面包。这固然简单了一点，但到底是吃惯了的东西，也就不如其他难友那般地觉得难以忍受。

最终，大家都被送进了政治扣留营。那里的早餐更是天天奶茶和面包，绝无其他选择。我在那里的工作，便是每天随同小组摸黑到区外的厨房，为全营近千的难友烧水、冲茶、切面包、蒸面包以及到各区派送。

那些面包都是伙食承包商用一辆小卡车载到厨房前，交由我们点算接收。当时有个监管厨房的狱官，喜欢跟扣留者开玩笑。有一次他听到有人在私议，某人那两年检讨一次的扣留令又将届满，这次该释放了吧。他竟笑着对大家指了指那卡车说：“哪有这样轻松，吃多一卡车再说吧。”我的生命与面包，居然有过一段如此密切的关系，此刻回想起来，真是另有一股豪情在心头。

今天，我的儿孙依然乐于吃面包。我相信，在必要时，他们应该也同样能吃一点苦，让自己长得高大一些。

作协会所揭密

华文作家协会的名气大，但会所却小、会员人数不多，约两百多人（不包括霹雳、檳城、南马分会在内）。

但作家协会的名字，除东盟国家外，连中、港、台的华文写作界人士都知其名，至少知道有这个组织的存在；而且部分文化团体至今还经常保持联络。可说，许多中、港、台、泰、星的作家到马访问，多是透过作协的关系，相同的，马华作家访问团出国访问，也是通过作协促成。

不过作协也有被人贬低的时候，质疑与批评之声都有，原因错综复杂，细节不详。

会员的职业呢？当然多数都不是专业写作人，因为在这片贫瘠的土壤上，养不活写作人。

但著作甚丰者，大不乏人。他们除了从商外，大部分都从事和文化事业有关的职业，诸如教师、文员、校长、编辑、记者、讲师等都有，真是济济多士，多是饱学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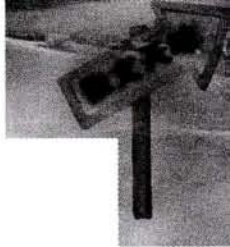
会所座落在十五碑(Brickfields)组屋的第三层，这排屋的底层都是住家似的店屋；这路名是纪念一位印度教育家，在印度社会很出名，连附近的印度学校都冠上他的名字，还有一座建立于1904年的纪念堂也是。

但华人却陌生，如果译成“维维肯那大路”的话，真不知所云，华人都称它为“十五碑”，真找到了，你也纳闷，怎么像是后巷，也没招牌。原来早年招牌给风吹掉了，从此以后就没再挂上。据说，招牌掉下时打坏楼下的水喉，曾被住在楼下的印度人前来交涉过，最后，不了了之，也因而不再挂上招牌。

这条路有几家印度人开的印务局和纸店，路窄车多，如果不是星期天，要找停车位很困难。因此，作协有重大的会议召开时，如会员大会，那在云xx任会长时代的10年里，多是借兴安会馆礼堂举行，更大的活动如“亚细安文艺营”、“文学之夜”（如源头活水文学之夜）则租借大礼堂（如天后宫礼堂、雪华堂礼堂）或酒店举行。

作协会所不易找，如果说是外坡理事找不到，情有可原；但本坡新任理事也找不到。过去一位女作家唐x新任理事时，问她为何没出席会议，她说：“啊呀！我兜来兜去，找不到会所，因此，索性驾车回家去啦！”

其实，这地区入夜后，路灯多不亮，几经投诉也没来修理，没月亮的夜晚，都是黑漆漆一片。早年在伍xx担任秘书长时代，车内都备有电筒，带着理事们沿着狭窄的楼梯一层一层登上会所开灯后，才能开会。



但会所附近的“红灯区”却灯火通明。当有人要找会所地点时，你只要通过电话告诉对方这“红灯区”的地名，诸如旅社或按摩院的招牌，对方就开窍似的突然明白说：“哦，哦！知道了！”当然到了“红灯区”后，只算到达门口，还得有人把对方带到会所来，毕竟，这一小段距离，依然难找。

小小的会所内，四壁都是书籍，客厅除了摆上一张长形的会议桌外，所有的地方都是堆着一包包未拆开的书，连通道也是，外人到访见到惊讶，简直是“书灾”嘛，自己也不敢美其名曰“书斋”。空气不流通，尤其是墙架上旧书放出的气味，霉气很重，缺少人气，风水不好。除了一位男性职员必须按时上班之外，找资料的人不来，理事不到，若会长要知道讯息，只通过电话询问，或传真机传达。

稍稍地，可能超过20年吧！白蚁来筑窝了，墙壁的书架上头，又一条条白蚁筑的道路。书与书之间也有脉络可寻；又如老人手脚上的青筋浮露。书本除怕蠹虫外，白蚁更恐怖，白蚁到来，意味着墙架上的书本，全都报销了，因此，10多年来，都没人敢去动它，人与蚁暂时相安无事。

一直到公元两千零一年，理事会里有人忍无可忍，才提议清除白蚁、粉刷会所动议，遂于正月八日正式动工，经过消灭白蚁公司的员工打毒药之后，第二天由执行秘书萧x、秘书长碧x、和聘请一位印尼临时工开始工作。

经过灭蚁后的会所，就像风灾肆虐过后一片狼藉；人的脚步一走动，灰尘就飞扬。本来就空气不流通的会所内，灰蒙蒙、烟迷漫，地上都是白蚁窝被捣毁的干黄的泥土与粉末，混合着地上暗红色的灭蚁粉，毒性还在，即使带着口罩，还是怕怕的。

书架上一排排的书，大概10多年来都没人动过吧！用手拿下时，全都被蛀坏了。

有者只剩空壳，书内是蚁窝泥土，丢得满地都是。这套早期出版的“作协文库”，大部分报销；包括存放在这堵墙架的部分早期《写作人》季刊，经过清理后发现，原来木质的书架也伤痕累累。

至于“土多”内，一堆堆如小山的旧报纸，当时可能是要剪报用的吧！但并没剪过，却完整堆放着，已被白蚁光顾。

另有四张尘封的帆布床，即使帆布不烂也没人敢睡了。根据80年代的秘书长孟x曾说，当年的青年作家丁x曾有在会所寄宿过。

还有活动用的旧布条，不舍得丢弃，虽然叠放整齐，也只能不得不丢弃；另有许多铁椅，有些经已生锈的坏的，其底下却有许多尚包着塑纸没拆用过过的铁椅，坏得只能丢弃。

通道旁一箱箱的纸箱，打开一看，有的是当年主办过好几届的青少年写作班所用过的文件夹和开会活动记录等等，只能保存照片，其它丢掉。

客厅书架顶上的旧皮箱内所收藏的字画，是当年书法家与画家赠送给作协义卖筹款用时所卖剩下的作品，白蚁都吃了。还有当年作协曾办过书展资料展所用过的七彩画卡，颜色已褪，只能保留照片。另者，许多作者寄来复印的散文和小说的文稿或稿件，可能是作为丛书选集用过剩下的吧！只能打



包存放。

装成一袋袋的垃圾，都是作协的集体记忆与毁坏的历史资料记录吧！也勾起早年创会时的回忆，都装进黑色塑袋的垃圾袋内，百多两百袋，好痛心。

既然毁了，还得有人收拾残局；一包包垃圾扛到楼下去放好，等待雇用的小罗里载到垃圾场去丢掉。这一上一下可得消耗体力，工作人员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真希望有见义勇为的理事或会员来协助。秘书长可是把电话打了又打，就是没人来。

间中也有三两人到来望一望那狼藉的现场，算是关心，然后才离开，当然好过完全没人来。

唯一帮到清理工作倒是一位理事陈xx，秘书长征得他同意，间中也派他店里的一位外劳伙计来协助。

就这样，一天八小时，经过一月的折腾，大致上妥善；接着由秘书长载执行秘书去买料。印尼工友把角铁锯成长短尺寸，把铁架靠墙装上，再买白色油漆一桶桶扛上楼去，让印尼工友粉刷一新；过后再将整理过的书籍，和一包一包的季刊拆开，摆放回新架上。

整理过的旧照片和书画锁回铁柜内，纪念盾牌、银盘放入纸箱，会所顿时整齐清洁，让人看了舒服，在会长同意下，马上登报，说明电话地址，把旧书刊免费送出去，惠益许多个人、学校、团体、图书馆。在电话响个不停下，依然是不知会所在何处，在大包小包被人拿去时，有小心的理事提出疑问，这些人会不会拿去卖呢？当然管不了了。

每一届的会长与理事的心愿都是购买新会所，让写作人有个家，至今只有创会之初的一批人做到，买到现今的会所；旧的产业信托人是孟x、慧x、曾x。几十年来，随着会务的发展，与会所的所在地，已不合用，只能当士多存货吧！

另者，因为在楼上的关系，上下麻烦（没电梯），还有地处印裔住宅区，地点难找。再者，印好的书籍刊物，上下货者辛苦。每届接任的新会长与新届理事的愿望都是购买新的会所，但都不成功，买新会所当然有困难。

作协会所至今已数十年。据说，目前已废弃不用，再度除了尘网飞絮之外，白蚁、老鼠等不速之客，也将再度占据做窝哩。这不免令人叹息：救救作协会所吧！





罂 花



乌士曼·阿旺

犹记得在念小学时，当年还是在英国人统治下，每年的某一天，校方说是“罂花节”，遣派穿着校服的学生们沿街挨户义卖“罂花”，将一朵朵血红色五花瓣的纸罂花插在热心人士的胸襟前，但却无法向路人或捐款者说清楚此举此花的意义和由来。

过后知道“罂花”即为罂粟花，义卖“罂花”之举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的英军。随着马来亚独立，这项活动似乎也跟英军撤出我国而终止。

英军撤出我国已约半个世纪了，但我对当时英军一些举措留下的印象至今仍挥之不去。荷枪实弹的军人逐户搜查时的凶样，遭击毙摆放在警察局草场前的尸首的惨状……

长大后读了奥士曼·阿旺写的一首诗《罂花》（Bunga Popi），我才更深一层认识“罂花”。奥士曼·阿旺在1955年创作此诗，当时我国仍处在英殖民统治时期，也许是他见到学生义卖的“罂花”有感而发，但诗人是向全体阵亡的战士致哀而限于战亡的英军，他形容“罂花是战士阵亡横尸的花朵”，诗人更不忘痛斥当时的英殖民统治者，“发动战争掠夺殖民地的财富”。

《罂花》是奥士曼·阿旺的代表诗作之一，这首诗可看出这位被称为人道主义诗人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鲜明立场！

奥士曼·阿旺于1947年为了生活投入警界，在马六甲当普通警察。次年英政府在我国颁布紧急法令后，他被调到警察野战部队，随队伍入山剿共，亲身体验战争的险恶，也使他痛恨和反对战争。

当时他身处英殖民统治者的军方，心却在争取国家独立运动这一方。他也同情和敬

重为国家独立而战的“对手”和无辜的民众。最终不忍目睹双方交战流血牺牲，并且不愿再给英殖民统治者利用，他于1951年离开警界，过后到新加坡进入报界。从此展现他写作的才华，创作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佳作，尤其是诗歌。

我对稚年时义卖“罂花”的情景依稀记着，然而奥士曼·阿旺的《罂花》却让我有更深的体会，难以忘怀。

罂 花

消失在大地的血液和脓汁，
被武器夺去生命的尸骸，
战争狂魔扼杀了人间情谊，
化为烂漫的红花，待人敬仰。

劫后余生者苟延残喘，充满痛苦，
枯瘦、驼背、残废、跛脚和瞎眼，
记忆中战争充满恐怖，
眼前又凄惨而孤单无助。

有的失去了孩子、丈夫和爱人，
失去了凭依，失去了生计，忍饥挨饿
无数的寡妇，无限惆怅凄凉，
更有数不尽的孤儿沿户求乞。

战争狂魔扼杀了人间情谊！
发动战争掠夺殖民地财富！
发动战争杀害摇篮里的婴儿！
发动战争摧毁人类的文明！

罂花是战士阵亡横尸的花朵，
血溅红花，充满恐怖，
我们憎恨残酷绝灭的战争，
我们憧憬着永世的和平。

在泪眼活着



你在这个世界消失
没有人问
似乎你不曾存在

在儿童游乐场
你拉着小于你的
弟弟妹妹
欢呼的叫唤声
存活在外公眼中

记忆里

外公眼眶中的泪
有你的样貌
有你的喜悦
却一天也没有消失

(2008.1.4 夜)

田舟 近作三首

二、获

在天亮之后 他终于完成了一个腹稿
网下了一片蓝天
网住了一朵白云 那是他的诗篇
还有几只在挣扎中 的昆虫
微微的清风摆动着那晶莹莹的露珠
(2010 年 1 月 3 日)

三、向晚的风景

一、病

我生命中的能量
已经受不起
生命中任何一盏小灯的耗费
难怪 四处总是忽明忽灭的
我 必须撑住
不让他熄灭

(2009 年 11 月 21 日)

江水滔滔涌向西流
没有烂漫的晚霞
天边是谁的一副泼墨
天涯路上
一个孤单的老人
拄着拐杖
远处传来声声沉雷
预告一场暴风雨的来临

(2010 年 1 月 10 日)

❖ 驼铃

遥寄

你应该有
自己的一座青山
让世人景仰
原乡实兆远
早已经
改变了模样



——2009年11月23日读《南洋商报》头版新闻后

华教先锋胡万铎

其一

万古流芳华教史
铎声振聩春秋功
风雷激荡犹壮烈
矢志丹心与君同

其二

万鼓擂霆惊日月
铎声发聩载春秋
独中复兴华光耀
风雨同舟越激流



胡万铎

❖ 莫顺生

其一其二首两句皆以联入句，以祝贺胡先生荣获“林连玉精神奖”，实至名归。

❖ 秋山



诗人秋山（后排左起第五人）与槟城理大华文学会同学合照。

让我送你一首诗

——给槟城理大华文学会的同学

我有一首诗
一首越过海洋的诗
载满盛情
装满厚意
要停留在
你那蔚蓝的港湾

我有一首诗
一首海浪淘洗过的诗
有风的呼唤
有雨的潇洒
要落在
你浪漫灯光的夜色里

你介不介意
扬起风帆
一起翱翔生活的大海

你喜不喜欢
诗
点亮你那一口迷蒙待发的渡口

让文字
敲响你的大门
美丽的校园
要开放美丽的花朵

我有一首诗
一首不怕失败的诗
当你累了
当你空虚
它会为你浆橹和加油

我有一首诗
一首真情种植的诗
让它感动风雨中的小草
让大地出现蓬勃亮丽的欢呼

这首诗
送给你
我爱
和爱我的人…

启航罢！启航…

(21-3-2010)



桑 椹 子

岁月已砍去了你的青春
光秃秃，没有叶子
触摸不到风的温柔或者
雨在嘲笑的话语

可你知道等待是力量
一如我晓得根的依然存在

锋利而出的希望
展露了月光的微笑

你竟爱上了那个路过的影子

仿佛因她的回眸而紫透的心
一粒粒思念伫立成了高脚杯

哎，既然我是飞过的惊鸟
小果子，你可否为我颤栗
就那么一次

黑夜将过去
露珠会醒来
所有的梦终将凋落

哪怕我是一叶破残的扇
我也拥有迎接阳光的权利

嫩茸刺破孤寂
枝桠延伸着爱
听风歌唱
听雨
听你归来的足音
而后在甜蜜中分手

2009-11-21 于憩园桑林

桑 林 夜 星

我锄开安静的月光
微笑的桑叶
一瓣瓣象你的耳朵
窃听我心跳的频率
搓揉我掌心
芒刺的尴尬

倚在锄柄的影子
瘦成夜归的小径
慕洛山轮廓朦胧如你
徜徉在我梦境里
若一只蚕儿憩息

我摘掉一叶枯黄
仿佛埋葬昨日初腐的桑椹
夜鹰禁忌惊飞
萤火虫提着浪漫的爱情
桑芽腼腆
红蚂蚁漏夜传递
桑茶清芬
糜粥暖胃

荷锄我走向宁静的老洋房
两只狗儿缓缓跟在背后
门槛边
沉思的老煤炭
会被晨曦唤醒

2009-7-14

◆韩应基

老友，你好！

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
向你致以诚挚的问候
在银州的山城
在这你我同欢乐、互诉衷情的日子

咱们

有的横跨南中国海
有的飞越主干山脉
有的北上银州
有的南奔山城
怀着唯一的期盼
咱们拥抱着八·三〇的相聚

岁月，留住了共患难的深情
风雨，挡不了同甘苦的怀念
你我，有幸相聚一堂
生活里，多少悲欢离合
人生中，几许震撼磨难
在双手紧握中
在千言万语里
化成一道道清流——
流进了彼此的心房
思念，净化了你我的心灵
真情，激励了彼此的意志

叔叔阿姨，为什么如此珍惜这个聚会？
这个疑问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盘旋不断
久久，久久不能散去
后来，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当历史的银幕揭开
当鲜明的事迹重现



2009年8月30日，第二届全国老友大聚会在怡保举行。当晚假丽都酒家举办“星火之夜”千人联欢晚宴，文娱节目精彩纷呈。韩应基老友（右二）一家上台呈献诗歌朗诵《老友，你好！》

我知道

那个年代
英殖民地主义者任意践踏
英勇的先辈们
行动起来了
为了国土的独立
民族的自主
顽强不屈地战斗
用鲜血谱下了不朽的战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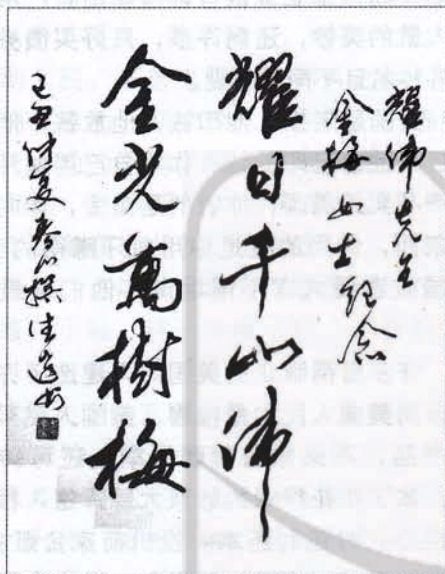
那三年零八个月
日本军国主义者肆意蹂躏
无私的先贤们
站起来了
为了捍卫国人的尊严
为了保卫国人的生命
视死如归地顽抗
用青春写下了壮烈的诗篇

纵使 天地已老
信仰不老
尽管 岁月已逝
真理依旧

但愿

生活亮丽再现
人生光彩依然
事实证明
历史已经有永恒的记忆
那就是——
老友！

联花集



题赠德达先生纪念联

德修书艺师千休
达淬纯青自一家

2009年9月5日
陈良钟书

为康云撰赠旭荣与洁盈新婚联

旭日荣连理
洁华盈喜门

2009年9月18日

为康云撰赠昭昌与丽霞新婚联

昭阳琴瑟昌和日
丽水鸳鸯霞彩天

2009年9月18日

题赠耀伟、金梅伉俪纪念联

耀日千山伟
金光万树梅

2009年5月31日
李德达书

为康云撰赠喜明与人慧新婚联

喜日圆明歌燕侶
丽人秀慧赋关雎

2009年9月18日

悼赵明福联

明行正义 未酬壮志身先殒
福断冤魂 长使人间恨不休

2009年7月17日初稿
7月28日增修

题二〇一〇庚寅年春联

休为新春歌福虎
且将明镜灼韶华

高 视 阔 步

做美国人，多好！做美国政客，更好！趾高气扬，颐指气使，鼻孔朝天，夸夸而谈。奥巴马当上总统后，跻身在白人群中，意气风发，忘记了出身，当了美国总统，还要当太平洋总统，涵盖整个太平洋地域海域，当然也包括那辽阔的天空，那可真是盖世之雄了！（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拜评选人的恭维，也显出他的能耐！）



现实是讲究实利实惠，做什么都要讲实力讲能耐；美国从上个世纪就自封为国际警察，侵人土地，滥捉异国

他乡人，关进自建囚房；这个寰宇，没有美国军人出面干预，就不会有安宁。本来是和平宁静的世界，无事忙的国际警察连人家小便拉屎都要插手，结果越弄越忙越糟糕；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黯然收手；如今的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已经越陷越深，欲拔不能！因为参与，不但受害国的人民受苦受难，连本身的国民也不好过；许多大好青年不明不白葬身异国他乡，使到多少父母长辈悲痛欲绝！

自封国际警察，也要让某些国某些人认可默认，就是因为有好多自惭形秽的人推波助澜，国际警察也可自以为受之无愧。是的，它的科技先进，它的军力也骄人，是可取得某种震吓的；它还有一个无以复加的能耐，自印钞票，不必什么国际外汇储备金，什么金条金块都可免。它神通广大连油产国买卖石油估价定货都要以它印发的钞票为本位，买卖石油过账买单非有美金不可。油产

国赚了大量美金，除了用这些美金向它买枪炮火箭飞弹，也用这些钱向它买奢侈品，高档家具高档服装金银首饰珍珠钻石；用了这么大量的美钞，还剩许多，只好买债券或投资各种名目不同的企业。

美国是老板，他印钱，他放钱，他收回的还是他自己印的钱；你将自己用血汗制造的产品卖给美国，你收的是美金，你向美国买东西，你用的就是你用血汗赚得的美金。美国政客便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是最富有的。

许多眉精眼企的美国商人建造了许多硬体，向美国人民大量推售，美国人民买了这些产品，不必急着付账供期。还可转手抵押，拿了花花绿绿的钞票大肆挥霍，根本不必担心几时还利还本。投机商家贪赃妄法，懂得钻漏洞，将硬体贩卖了，没有向买主收钱收账，因为他们私下又将这些产品另加包装，另加名目，以各种各样名目再向有心赚钱谋利的兜售；这些巧立名目的各种 package，除了本国人，也向世界各国兜售。最后，追根究底的时候，图穷匕现，竟发现这些名目不同的 package 还有内情；package 里面的东西根本就在赔钱，是名符其实的空心物（空心佬官），这就是次贷危机勃现的蛛丝马迹。一经揭发，群起恐慌，连锁反应，此应彼起，骨牌效应，金融危机讯号响起，一发不可收拾，蔓延全球各国，工厂倒闭，银行关门，工人失业……是谁造的孽？！

荷枪实弹的军人无所不至；政客扬声招手，隔山打牛，无远弗届。做政客真好，趾高气扬，颐指气使，高视阔步！

(17.10.09)

哀海地撑海地

已是灰色、阴沉的无望年代。政客官僚勾心斗角，无知的疯狂追逐利欲薰心；匪徒盗贼横行无忌；海地这岛国已被污染；山不再高，路不再长，海不再大。如草芥一般被漠视的海地人民，苦苦支撑这块弹丸之地，这个失魂落魄的岛国，都被世人遗忘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惊天动地的天崩地裂，草木连根拔起，房屋茅舍倒塌，柱断梁折，墙崩瓦碎，鬼哭神号；废墟里埋着多少生灵；落难民众，胆战心惊，哀哀哭号。这块被政客官僚蹂躏，已经体无完肤的蕞尔小岛，终于惊醒了世人，纷纷伸出援手。

掩埋在塌墙瓦砾的海地人，能够苟延存活，在等待死神，幸运地获得救援队的及时挖掘，将一具具满身污泥，尘土蒙头盖脸，已经奄奄一息的人体，抬去救治；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是否还能腾出一只手、是否还有剩余药物救治那已气若游丝的人体，那真是要看这人体的造化！

孩童的哀哀，无助的哭泣；岁月沧桑，无奈的眼神，死里逃生的老者一片茫然。牵动人心的痛苦在针刺在啮噬着那救援者。天是昏沉，地也是昏沉，鬼魅样的人体像蝗虫铺天盖地的为了争抢一份食物还是物品，露出狰狞凶狠的兽性。没有食水，没有粮食，没有栖身之所，流离失所；病痛、饥寒、疾病、瘟疫，这些妖魔恶鬼，恶毒的眼神射出凶光，龇牙咧嘴地奸笑。

爷爷死了，奶奶走了，爸爸失踪了，妈妈紧抱自己早已咽下最后一口气，牵挂的人都死了，还是失踪了，现在只剩下寂寞来安慰他。在苦海里尽量保持意志，就永远能生存下去，去掉眼泪，挺起胸膛，征服蹇命，只要人在，没有什么不可以做不来的。苦难的海地人民痴痴地企望有一道引领他们走上神奇的天路，重现当年赶走殖民主义者的勇气和沉着。



(2010.1 月海地大地震)

《何清园夜话》 点滴



读《何清园夜话》，我不想长篇大论，也不想讲什么理论，我是读文章，说文章。

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是《何清园夜话》的话题。

先说个人。行的正，坐的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读《迷信》，不禁莞尔。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政客人物，何以会迷信占星术、风水等，因为曾做过许多见不得光的亏心事，所以忧心忡忡，“这时能安慰他的灵魂的，舍迷信之外，还有什么呢？”一般人的执迷不悟，又是怎么回事呢？生于乱世，不敢面对现实，“只好追求空虚的精神有所寄托”，归之于因果报应来安慰自己，将自己圈于宿命，以获得解脱。作者解读迷信，能振聋发聩吗，我真的希望有这样的效应。时代的变迁，加上商业化和过度的重视物质，寻找慰藉的家庭也不再温暖，人际关系的不融洽，产生种种的疏离感，成员离家出走等等都成了家庭问题。《何清园夜话》提出家庭要和谐，父母要与子女交流沟通，因为“家和万事兴，让这种‘和’成为一种蜜，一种凝聚力，一种抵消邪恶诱惑的抗拒力。”这是真知灼见之谈。

社会问题显现眼前，有许多人只会喋喋，人云亦云，因为没有能耐，也没智慧去透视去分析。比如民族团结，《何清园夜话》毫不含糊的，直截说：“从反殖、反侵略一直到目前的建国，有哪一个阶段不是各民族特别是华巫印三大民族并肩作战，携手同行，用血汗去换取成绩的呢？……我国三大民族早就有了团结的基础，而且还日益趋向稳固哩。”

是谁在破坏，《何清园夜话》有很形象的描绘：“如果说团结是一条大道，那么各民族就是路基，安全行驶于之上的是建国的列车。……有人吃得太饱，或者怀着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蓦地闪将出来，申言要改道或‘扩建’，就挥锄掘土，把路面挖得凹凸不平，造成窟窿处处，车子颠簸而过，怎不造成车翻和人命伤亡呢？……”

跟着直指“政客就是一直在扮演着挖路而又不负责任的角色，……”，罪魁祸首已揪出来，但后知后觉的人群依然熟视无睹，任由政客去胡作非为，这是不是令人很痛心疾首的？勾勒政客，《何清园夜话》里真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他们霸道、蟹行，争权夺利时：“对内，对同族则讲究斗争哲学，手段狠毒，常是骇人听闻的。至于外来的压力呢，却是另一副嘴脸：见官哈腰，遇匪叩拜，或隐或瞒，低声下气，一副狗羔子的模样！”

社会、国家的一些怪现象，《何清园夜话》里就地取材，引人入胜；不作危言耸听，而是就事论事；鬼蜮浮雕，聪明人造像，呼之欲出。民间中元节的设供桌，“佳饌招待”，“希望鬼蜮之辈不要害人”，吃喝、看大戏之余，鬼蜮之辈还是不满意，还是有所索取，显露狰狞之相，聪明之徒除了曲意奉承，趁机索取“神字”，让自己‘发发发’之后，再加倍去满足鬼蜮的要求。这样一来，也形成聪明之徒喜欢“隐恶”，“万一欲‘隐’而不得之际，就用欺瞒、逃避或自我安慰了。”《何清园夜话》不卖关子，有话就说，坦诚地对聪明之徒说：“如果以善意去揣测人们（指聪明之徒）的心态，它却是民族自我观照的镜子：似要表现责任感而又乏于承担责任；希望有所作为而实则是空忙；有愿望但却植根于画饼之中；普渡阴间的‘好兄弟’，却忘了把凝聚力用于普渡人间的好兄弟！”《何清园夜话》点亮了灯讲出肺腑之言，聪明之徒是不是应该好自为之，自己妥善处置，好好干！

《何清园夜话》里的话题，当然不止于上述我不揣浅陋的泛泛而谈；这是一本融会贯通之作，它融会了经历、读书、思考和智慧。《何清园夜话》里的挖掘、分析、警醒；绵密的思路，形象的生动；芸芸众生有没有这样的能耐去体会去警惕，还是愚昧如故，无可救药！

写于廿世纪的《何清园夜话》，在廿一世纪还是有学猫样的，“除了撒娇，愤怒和叫春之外”还是“无所事事，打盹度日。”C.D.飘来已经老去的英国披头四的歌声：……Will you still need me. Will you still feed me. When I'm 64.（大意是：你还需要我，你还会喂侍我，当我已经 64 岁。）这样的问号，心灵会震荡，头脑会醒思吗？

(2007.9.2)

注：《何清园夜话》，甄供著。燭火丛书之 4。



读《无望的都市》 看丁云的人物构建



“整个都市，染瘟疫般，年轻人都离开了。剩下的，如殖民地遗老般长满皱纹与老人斑。这个乌鸦城，真的无所恋留了吗？满园丘的外劳、满红灯区的中国女子、满河飘浮着垃圾、满树丛的乌鸦……

都绝望了……”。“越过了哥打桥，吧生河浊黄的流，依然飘浮着垃圾、废木、动物尸体、藻草、卫生棉、塑胶玩具、珍珠盒。乌鸦在河畔的灌木丛中呀呀呀喋吵，为一只鼠尸而争执辩论互相撕咬。这个城市，犹如时光倒退，回复到吧生河流域的混沌状态的沼泽丛林，尽是蛮荒、夺掠、帮斗、疟疾，为了一口饭而杀戮……”。“走过油棕园的沟渠旁，赫见流水不再清澈，鱼儿青蛙红蜻蜓山鸡野猪都绝迹，水沟里油腻腻黏糊糊黑乌乌的，是上游的工厂把工业废水倾倒的证据。……花园住宅区，本来宁静安适，却突然雨后春笋般，霓虹灯招牌悬挂着XX按摩院、XX健身中心……，环境的污化，犹如被污染的沟渠。”读过丁云笔下描绘的无望城市，再看无望城市英语班的族类，“来自保险业者、来自传销业者，还有政治圈的失意者，公司有跨国业务的高级执行员；还有想移民西方的阿窿流氓，想赚取美元的欢场女郎，还有杂七杂八的奇形怪状的人。唯一的共同

点：他们都是对这个城市的幻灭绝望者，英语变成是一张机票，一张通行证，一个梦想，可以让他们飞往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丁云用心去观察这个灰暗绝望，人人都竞相离弃的都市，惊异于城市商业化的侵入所造成的道德沦丧，淳朴牧歌情调的破坏；城市文明对于人性的戕贼，哀悯或谴责显得软弱无力。丁云在用头脑和心灵去进行消化和变形，他勾画了邪恶的蔓延，勾画出他笔下人物不是循规蹈矩的生活，是扭曲社会产生的另类生物，他们是生机勃勃的、有活力、有挑战能力，是一种另类社会的延续，他们共生共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丁云使我们看到了自己。

黑弟是阿窿流氓；周常是失意政客；高蔚红是个落难中国女性，有了归宿，却朝思暮想要去美国；林雁是个女记者，梦想去纽约；锦恕是个同性恋者，心灵空虚的逃避者；阿芒是一个小流氓；金华希冀攀附政党而飞黄腾达的梦游者；黄立国传销公司主任；苏珊是舞女大班，学英语要移居英国；春阳是有点文化教养的自由职业者；还有一个叫虹的中国女性以几分姿色招摇撞骗得心应手。这些人物都是按照丁云的眼睛和理性，还有他的意志去设计和构建的；他们袒露了本身行为的善与恶、心灵的美与丑，是立足于现实的活生生人物。他们都是现实生活的失败者，改变本身处境是他们的迫切要求，但他们却摆脱不了文明社会的羁束，失落无奈中只好悠游于不受文明社会规矩绳墨的潜意识梦幻中，没有道德律繁缚礼法的约

束，是不是隐约的告示，作者不重视重现存在的现实，而是创造一个以存在现实为基础的新现实。“……看见了一个新学员，正走进来……。课室里几乎所有不同年龄的男士都一阵荷尔蒙涌动。学员中，……大概没见过那样让人屏息，慑人魂魄，让精虫加速朝卵子冲刺的女人吧？……她仿佛来自天外，仿佛来自另一个银河系。”“虹进来……她今天穿麻纱一样的裙子，美得飘逸。……他屏住呼吸。虹走过他面前，眼眸飘过来，……。他死水般的心湖波动一下，阻塞的藻类被清理，淤泥沉淀了，涟漪持续荡漾着……他以为早已枯槁的睾丸素，荷尔蒙，又开始操作。他感到雀跃，原来他的男性欲望机能并未完全丧失！”丁云刻画了浪漫情调的人性，是他看准了这群失意被社会环境异化的人的另一面，他们身心尚未开发的荒芜区域，那就是雄强人性的野性力量。丁云一再描绘荷尔蒙的刺激勃发，启示男女性欲的勃发，一种无拘无束生命力的自由奔涌，这就是丁云构建的人物在失意失落后的生命存在方式，是他对生命力的赞叹；那是生命的自然自在形态，有蛮荒的气息，也是生命狂热的流露。无望的都市各类型男性人物下意识意淫精神上获得的满足，是丁云用一个臆造的世界来取代视觉的真实，他以拥有的知识加上想象重新创造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现实世界，他运用的手法或技巧，是经过消化过滤的。生活的五光十色都进入他的视野，他看见的现实社会正在痉挛，正在解体；他的小说为这种变样的人生变样的现实提供了见证。他的小说人物是极富敏感性的，在种种苦恼与悲哀打击下，反映了社会生活急剧变化中这些人物心理的不平衡，由于无能抗拒，而被丑恶现实吞噬，成了个失败者。黑弟不务正业，一无所长，狱中出来，学英语是要去荷兰做阿窿。无望都市里的人物学英语都有自以为是的打算，他们溺水将要窒息而死，挣扎时抓到一根朽木或是依附物如获至宝紧抓不放，可怜又可叹，他们终归被溺

死，那却是必然的。

“短篇要求集中速写性发挥到最佳状态的‘示众’。”丁云让笔下的十多个人物像在电影的画片上形成一种连续的移动，而使他们的形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电影画面不受时间不受方向限制，任何时间里都可以向任何方向移动，视觉上不让我们看到，但通过联想和自身经验也可以使我们与人物交揉成一体，让我们不自觉中看到了自己。在发现丁云的小说人物的市侩性、奴性、伪善的同时，作为读者的是不是也较敏感地联想社会的势利，人的自私、损人利己、虚伪骄横、无赖无聊、谄上骄下、插科打诨的市侩式的卑怯。丁云这种谑近于虐的讽刺才能，是他对人对生活变异的敏感的正常发展。他写黑弟、周常、锦恕、阿芒、金华等人跟中国女人虹的意淫，林雁与阿鲍在办公室里做爱，黄立国太太与上司的私通，大胆天真，不觉其猥亵；这种下意识的意淫、野性的苟合，乍看，显示毫无活力的虚弱、虚伪，甚至是一种堕落。这些人物都是现实世界的失败者，他们内心潜藏的狂放野性，与其说是这些人物心理不平衡取得的满足，倒不如说是丁云艺术思维的审美观。他行文运笔都是以自然为依归，不着意于结构方式；他写最自然的人的生活，叙事结构也就任其自然，内容也就自然而终。重要的是丁云发现人存在的荏弱，生命力的萎缩，是文明社会遮掩的堕落。丁云构筑的无望的都市，人情欲的放纵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在他的艺术思维里，对人物的否定、异化环境的否定和批判，牢牢打下他的思想印记，立此存照。

本文资料：1.丁云：《无望的都市》；2.赵园：《论小说十家》；3.吴岳添译：《论无边的现实主义》；4.陈众议：《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5.陕西人民出版社：《现代文艺论丛》。

丁云著：《无望的都市》，烟火丛书之6

骤然一阵太阳雨



文续第 30 期

下午，会有一位四十开外，大她几岁的男子，叫秦子简的中年人来陪伴她，回到她的出生地——伦乐，开始他们的第二春。

说起来，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男子是她远房表亲。

不幸的事同样发生在这日治时期，秦子简的老婆在某天的午后，拿了竹篮子到屋后的森林采竹笋，不幸的是遇上几个巡山的日本鬼子兵，竟如狼似虎禽兽不如的将她轮奸一番，然后一刀刺死。

当时，秦子简伤心欲绝，几次想去拼命。清醒的人都知道这无疑是以卵击石，何苦白白去陪多一条命呢！

在亲人不断的拦阻下，他才强忍心头之痛。苍天呀！只能让时光老人慢慢的，为他一次又一次的，治疗难以愈合的创伤……

过了好些日子，在某次宴会中，在偶然的言谈之下，双方的近亲有意为秦子简和蔡媛媛牵红绳，希望撮成一桩好事。

然而，寡妇再醮难免引起种种的顾虑。

菜心嫂想起平日里，三姑六婆在背后的闲言冷语，刻薄与讥诮，面对这种再婚的事儿，一时确实感到犹豫不决。

在这畸形道德观的社会，在妒忌心的驱使之下，想侮辱女人的，有时反而是身为女人的女人。周围不是常有一班长舌妇，整天针对别个女人的是非好歹指手划脚，说长道短吗？

想独身吗？比一般女人更困难，除了遭受鄙夷的眼光，更多的是存心不良的男人，处处想找机会占她的便宜，暗牌奎便是其中的一个，虽然她处处回避。

起初，关怀她的近亲，无论怎样的一再劝说，菜心嫂都次次没有明确的答应，令这位曾是童年玩伴的秦子简，深深不解。

嫌他死过老婆吗？嫌他穷吗？

“都不是。”

“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在公园的长凳上，女的下意识地把手中洁白的玉兰花，一瓣一瓣的拔脱，然后让它一瓣一瓣的自手中掉落到地上。

男的心中充满期待，一再追问之下，女的终于开了口，她幽幽地说：

“他死后，我去算过命……”

“哦，算命佬怎么说？”男的顺着话题询问，希望揭开她多次拒绝的谜底。

“相师说，我命中的这一生，要多次贬谪□□彼□目谄□谐渎□□俸陀幸恢帜□□淖栽鹭小MR煌#？”

“说我如果再婚，一生中要慰榔吒瞿腥怨！？”

“原来如此。”

男的才恍然大悟，却松了□气，脱口而出：

“你傻得连这种鬼话……”

他忽然收住口，觉得过于直率，换个□气：

“媛媛，也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从小喜欢你！”

想起当年是女方搬了家，从此联络中断。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们一起玩‘扮窝窝’的游戏。我扮新郎，你扮新娘，还把背小妹的布兜当头纱。我们学大人的样子拜天地，然后双双躺在预先铺好了‘番人碗叶’的草地上，大家说：我们结婚了。说完，彼此闭上眼睛，事先说好谁也不准动谁。”

说着说着，他沉醉在童年往事，无忧无虑的时光……

“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在我的腋窝搔个痒，大家就追着笑着跑回家。”停一会儿：“过些日子，你们就搬家了。”

媛媛听着，听着，童年不知烦恼的日子，是多么的令人

怀念呀!

秦子简这时转过头来,发现那双圆溜溜,水汪汪的眼睛充满复杂的内心期待,任谁看了都会情不自禁地被吸引住,怦然心动。

“媛媛,嫁给我吧!”

他说出久已等待的一句话,她蓦然解开久缠的心结,回返当年的少女情怀,她的双颊泛起红晕,仿若堕入初恋时心灵的激荡!

男的紧握着她的肩,深情地说:

“媛媛!请相信我,让我来改变你的命运。”

她的眼圈一阵湿润,不自觉地仰起自己丰满的脸蛋,她的两唇闪出诱人的光泽……

月儿柔美的银光打从夜空,悄悄的透过树梢的缝隙间洒落,随着微风的吹拂,让光点在他们身上轻轻抚慰,大地为这对曾受创伤的男女,深深地祝福!

同住这旧楼房的房客,都来向蔡媛媛道贺,惟独暗牌奎的女人撇撇嘴,酸溜溜的说:

“发骚……不知羞耻!”

暗牌奎已有两天不敢回家了。

26

暗牌奎两天不敢回家了,也没通知他那胖女人一声,使得她一边炒菜一边埋怨:

“死鬼!不知死到哪个女人的怀里。”

翟嫂在旁安慰她说:

“不会吧!这几天听说外边风声紧……”

“紧个鬼!”

那胖女人忿忿的回答,便拿着一盘菜回房里去。

这几天真的是风声紧了。美军在日本本岛先后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天皇只得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在日本军部先暗中传开。往日如凶神恶煞的各地日本蝗军,煞时成了丧家之犬,有些高级将领纷纷面向东方剖腹自杀,以表对天皇的绝对效忠!

市民们一时称快。

暗牌奎狡狴如猎狗,知道自己此刻的处境,应该怎么做。

随着传单的飘落,和平的讯息降临在市民的心中。经久的压抑豁然解脱,大家都有一种重建心灵的期待,人人期待明天是个好日子!

27

晌午已过,小吉子该回家了吧!慢着,这小鬼头有自个儿古怪灵精的打算,想出方法解决自己饿了肚子。

他走到新巴刹的“五加基”——店铺骑楼下行人的过道,拾起别人丢掉的扑克牌,刚好凑成三张,耍起当时流行的一种赌术——“阿伯包押”,打算用有类于魔术的手法,骗取过路的行人中贪心者的现钱。

起初,他似模似样的耍几手,也赢了点钱。不料,却引起旁边同样摆摊,却无人光顾的青年流氓的注意。一般参与者都以为小吉子年纪小,技术一定不到家,结果反而上了当。这青年流氓凶巴巴的前来,冷不防给小吉子来个左右开弓,接着将扑克牌撕破,把地上的钱毫不留情的夺去,一分不留。

小吉子挺胸站着,双眼充

满愤怒,但知道自个儿瘦小,殴斗起来的话必然吃亏无疑,惟有转念乘对方转身不备,冲那人的背后吐口水,然后掉头就跑……

他逃到远处的墙角,看看对方没追上来,才气鼓鼓的放慢脚步。他幼小的心灵突然触动了伤感,爸爸不知身在哪里?妈妈整天只管家务少理了他,仿佛这世界上只留下他孤零零的一个,忍不住边走边伤心的哭起来……

哭没多久,他猛然用手擦干眼泪,任随自己的脚步,走到也是他常到的地点——同乡会馆。

在中国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处在南洋各地的华人同乡会馆,纷纷支持“华侨筹赈祖国抗日会”的活动,以致沦陷后受到日本军方严酷的压制与残忍的报复,其中一些委员被拘禁、殴打、灌辣椒水,有的致残,有的甚至致死……

于是各籍会馆成了空壳,后来遂变相成为乡人聚赌的场所。

战争时期,人们一切正常的生活秩序都被打乱了。日军的残暴带来饥饿和恐惧;在铁腕的统治下,于是有些人感到心灰意冷,只能寄情于赌博来麻醉自己,苟且地过一日算一日……

人生原本如此,不是顺境就是逆境;赌博的结局不也就是赢或是输吗?不正好是这种心态的一种写照吗?

会馆中原有严肃的会议厅,变得乌烟瘴气。吆喝声、臭骂声,甚至因赌博的纠纷,引至打架的嘈杂声……天天乱成一片,天天又是另一轮的开始

.....

当那些赌徒赌得难舍难分时，想在楼下的地摊买包香烟，到咖啡店叫碗面叫杯饮料什么的，一时都无法分身，于是给一班小孩子制造了当跑腿的机会。

有时他们赢了钱，高兴起来给些打赏，小吉子也当然不例外了。

当小吉子闷闷不乐的来到楼下梯口，突然遇上一簇蜂拥而下的人群，夹带着咒骂与哀求的声音浑成一片。

其中有位瘦小个子，还看不清是谁的家伙自半梯上滚下来。他先被一个胖子踢了一脚，另一个矮短的马上赶到，一手抓他的衣领补上重重的一拳，被打得他满口是血，伴着嘴角涔涔流出的血，他不断的求饶。

小吉子只得停下脚步，准备看个究竟，那家伙爬起来拔腿想逃走，慌不择路之下，差点撞倒小吉子。小吉子定睛一看，原来是他万万料想不到的暗牌奎。

暗牌奎此刻十分狼狈，平日穿得讲究的衬衫被撕得一塌糊涂，裤腿也擦破了洞，脚上的皮鞋不知几时弄得污糟，头发蓬松邋遢。

他一个劲爬起来冲到街上，结果又被追上的人群团团围住，又是一顿无情的毒打，打得他一直哀号。

"打！打断你这狗腿！"

"他妈的！你该有今天的下场。"

"你这汉奸，算你有今日！"

嘈杂声中，小吉子终于听出是怎么回事。

"你把我的老公害得残废！今天我饶不了你！"一个身体粗

壮的中年妇女，赤红着眼冲进人群，拉起暗牌奎的手臂张口就咬。

暗牌奎"哎呀！"一声早跪在地上，苦苦的求饶。不断的拱手，接连的说：

"各位乡亲，饶了我吧！"他向四周一再拱手，"看在大家是华人份上，饶了我吧！"

"这么说，你这狗养的！当时就不是华人啦！"

不知打从哪儿来的一股劲，小吉子突然也有义愤填膺的感觉。他也想前去打他一拳，好像能给什么人出出气，可就是个子小，怎样也无法挤进团团围着，骚乱如一窝蜂的人群。

他几次低下头，想从人腿与人腿间进钻去，结果都宣告失败，反被挤得直往后退。他一连退了好几步，正巧踏到一条大小合适的木棍，这时他灵机一动，暗暗的高兴起来。他双手赶紧握住棍子的一端，另一端从人腿缝中，对准暗牌奎的屁股使劲捅去。只听见：

"哎呀！"又是一声喊痛.....

小吉子终于得到满足了，拍拍双手握棍子沾上的灰尘，一蹦一跳的往回家的路上而去。

他觉得，他在今天又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28

"妈，我回来了....."

小吉子刚踏进家门，满怀兴奋的想告诉妈妈，街上发生的事儿，以及他今天的所作所为，以弥补今早不声不响跑出去的过失。

冷不防"叭！"一声，他却

挨了妈妈的一记耳光。

小吉子瞬间的错愕，接着豆大的眼泪滚了下来。这时文媚二姨连忙走前来，劝大姐说：

"姐，打吉子做什么？"

一边拉了小吉子的手，拿起放在桌上，早上带来的晶莹剔透的蜜汁杨桃，塞到他手里。小吉子看那杨桃十分可爱，一边擦眼泪一边低声的叫二姨。

二姨搂着小吉子说：

"让二姨看看，你是不是又长大了！"

阿奶也对小吉子说：

"别常常惹妈妈生气，知道吗？"

一边望望文洁，才把他带到饭桌边：

"来，快来吃午饭。你看，这是你二姨晒的，好吃的咸鱼。"

妈妈内心深藏的伤痛，对这种年纪天真无邪的小吉子，又怎能会去理解呢？

"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了！"

街上的人群蜂拥而至，敲锣打鼓的，欢声高呼的；追打汉奸怒气冲天又带叱喝的，有的人索性唱起进行曲：

"雄纠纠....." "打倒日本鬼子....."

29

夜晚的天空一片天朗气爽，翟文洁的心潮却起伏不停：

"昆宇呀！你此刻身在哪儿？哪个方向？"

是的，管昆宇此刻身在何方？三年八个月的音信完全断绝，这漫长的岁月中，你的妻子翟文洁所遭遇的，生活的困苦与思虑的折磨，又能跟谁诉

说？

阿奶吗？小吉子吗？小妹吗？……

都不是！知道吗？是你呀！日日夜夜妻子牵肠挂肚的你呀！

管昆宇到底身在何方？是否早被敌人的一颗炸弹炸得粉身碎骨？或者一排子弹把他射倒在荒野丛林，永远爬不起来；抑是身受重伤，同伴撤离时被留下，让云贵高原里的一个苗女救醒，受到悉心的照顾。疗好伤后因无法参战，于是为了感恩便从此留下来，建立起异

乡遥不可及的另一个家庭？

“不会吧！”翟文洁心中不自觉地打了个冷颤。

或许，托天老爷保佑，此刻的管昆宇还活着，就地等待准备复员回来，很快就会与久别的家人团聚？

回来吧！可知道，在这婆罗洲热带雨林中的，犀鸟之乡的一家大小，引颈企盼你的光荣归来！从此过着平安快乐的生活！

三年八个月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今晚绝对不会下太阳雨

呀！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梦！有梦的人总比没梦的好！

明天。

明天将是个怎样的日子？

小吉子的裤袋里还是那一粒石弹子，今天的游戏是玩不成了，就留待别一天吧！

(骤然一阵太阳雨序列)

27.02.2003 初稿完成

27.12.2003 最后完稿

之二：翟文媚的婚姻

1

翟文媚，小吉子的二姨，日军登陆前念初中。她长得聪明活泼，早熟热情，具有南洋少女的特性。

不知怎么的，她竟和自己的英语老师，偷偷的谈起恋爱来。说不定也不过是一位含苞待放的少女，对年轻老师的一番纯真的敬慕吧！

这事经被发现，可就不得了。仿佛在社群的固有旧观念中，引爆一枚重磅的炸弹！

当时人们的眼中，师生恋是不道德的。校长在董事部的压力下，铁青着脸要开除文媚，并且辞退另一位主角，年轻的男教师。

这件事传到文媚的父亲，也就是小吉子的外公耳里，当父亲的认为女儿不好好念书，竟搞出这种被认为败坏家风的丑事，立刻暴跳如雷。

文媚被学校开除的当天，带着闷闷不乐的心情踏进家门，

立刻被毫无理性的父亲抓住头发，拖进房里反锁了门，来顿毒打。

听到叭哒叭哒的鞭子，落在闺女身上的响声，被鞭打的仿佛是阿奶的心房。

阿奶嘤嘤的敲门，房内的丈夫毫不在意，认为他对自己亲生女儿所执行的体罚，一切都是理直气壮。

文媚从大声嘶喊，到哀哭，到饮泣。最后双手胳膊、白嫩的双腿、刚发育的躯体都布满被火烫过般的鞭痕，头发蓬松的卷缩在地上抽泣……。

第二天，那年轻的男教师来探望文媚，也被固执不化的老头儿，着着实实的拳脚交加，打了一顿。

接连几天下来，文媚粒饭不吃，自锁在房子里常常对镜子发呆。半夜里常像游魂般，在屋外漫无目的的走来走去；白天昏睡，睡眠中时时发出吃的，听了令人心寒的笑声。

从此，她对谁都不理不

睬。

父亲一接触到她原来茫然的目光，她便突然双眼一翻，露出如野狼般的凶光反盯一眼，作父亲的心中起了疙瘩。

父亲认为自己永远是父亲。

母亲呢可慌了手脚，躲在厨房里偷偷流泪。母亲开始到处求神拜佛，结果都无济于事。有人说或许是中了对方的“降头”，需要请马来老巫师解降。都花钱做了，结果同样无济于事。

自此，文媚在有异于常人的生活中过日子。有一天，她到姐姐文洁，也就是小吉子妈妈的家里玩，发现房里小妹玩的一个布娃娃，立刻高兴的把它抱在怀里。

看到她难得的露出欢颜，让她把布娃娃带回家，她常常对布娃娃说：

“我不会打你！我不会打你！”

除此之外，她依然对谁都

不理不睬。

每天，只有她抱起布娃娃的时候说：

“我不会打你！我不会打你！”

作父亲的原本就沉默寡言，变得更为沉默寡言了。他是个城府极深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在任何时候，脑海中想着什么事？结果，在日军登陆久镇市的次日，他快快的出外喝了半天五加皮酒，下午步履踉跄的回来，途中受了风寒，睡到下半夜，脑溢血死了。

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尤其是大女儿文洁，成了泪人儿。

文媚却表情淡漠，照样玩那布娃娃，照样说着同样的话。

襄助丧事的长辈，阿婆伯母叫她披孝服，他便披孝服；叫她跪拜，她便跪拜，简直成了没有生命的木偶。

直到起棺时，文媚忽然说出令人感到吃惊的话：

“爸爸，您走好。文媚以后一定听您的话！”

麻烦事来了。

日军登陆久镇市前后，家家户户只要有待嫁女儿身的，都扰扰嚷嚷骚动不安。据说：谁家若有黄花闺女，日本军部都要抓去当慰安妇。直接点说：当军妓，让那些离家作战的士兵作性德的摧残。

糟了，家中有个未嫁的文媚，阿奶忽然幽幽的埋怨起自己的死鬼丈夫来。

2

阿奶因“日本人要抓未婚女孩”的事，终日愁眉苦脸坐立不安，心里一直埋怨死鬼丈夫。单靠埋怨能解决这燃眉之

急吗？还是想方设法，把文媚嫁出去才是上策。

让她更为犯愁的是，文媚这种脑筋搭错线的样子，哪个男子敢娶她？

一想到这骨节眼上，阿奶就长长的叹气……。

世事有时难以逆料。当人处于得意忘形的时候，或许灾难已等在后头；当人垂头丧气十分绝望的时候，可能希望的曙光已不远。

当阿奶一直为文媚的事茶饭不思的时候，她的妯娌，住在努诺椰园的五婶，上埠来探访她。五婶还大袋小袋的带了嫩椰和刚采下的玉蜀黍作手信。

妯娌间好些时候没见面，大家说着说着，短小精悍的五婶在言谈中，隐隐约约发现大嫂的心头上，有什么难言之忧。

“日本人要抓未婚女孩”的事，早已在民间闹得沸沸扬扬。五婶出于关怀，单刀直入的问起文媚还不赶紧嫁出去的事。

五婶专注的听完原委，沉吟一会儿，立刻拍着大嫂的手背说：

“这事包在我身上。”

3

五婶回到海口区之后，一连几天什么回音都没有，作为大嫂的渐渐感到失望，不再指望什么。迫于无奈，只得另托媒人四处打听，只要这棘手的女儿能嫁出去，即使对方在外貌上有点儿缺陷也无所谓了。

阿奶一再犯愁的时候，五婶在一个绵绵细雨的午后，打着油纸伞来了。定眼一看，脸颊瘦了些，身后跟着一个陌生的男子。这男子长得肌肉结实，

浓眉大眼，脸上手上的皮肤被太阳晒成古铜色。

进入屋里坐定后，那男子显得拘谨，双手不停的变换姿势，低头看桌面，又时不时抬头望望四周，好像正在等待什么的有所等待的出现。

五婶拉了自己的大嫂到一旁，在耳边轻声说了几句，把眼神扬一扬。阿奶脸上的肌肤微微松动一下，苦涩的心情仍未排除。她向内叫道：

“文媚，快泡咖啡，放白糖！”

也没听见文媚是否答应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姗姗的捧着咖啡出来。

那男子刚好把视线迎向文媚，只觉眼前一亮，那心房有如早晨乘搭的小货轮的马达，突突的跳。他的脸上骤然一阵热，但在古铜色的掩盖下，其他的人没觉察。

这时候，文媚低头把咖啡杯静静的端到他的面前，他站起来接，旁边的五婶示意他坐下。

文媚仍旧一声不响，也若无其事，像往常一样捧起布娃娃，不断的用那使男人看了心动的纤指，抚摸布娃娃的头，抚摸布娃娃的背。

自她父亲死后，她不再说：

“我不会打你！我不会打你！”

坐了一会儿，谈些家常，五婶怕时间久了，文媚会做出什么搭错脑筋的举措，露出破绽被这男人觉察，自己苦心的计划就会泡汤。

她借适当的时机对那男人说：

“比叻，就这样了。你现在人生地不熟，时候也不早，我

带你去安排今晚过夜的地方。”

五婶领着他走了好一段路，到爪哇街的小客栈，为那男人租个晚上有臭虫出没的帆布床，住一夜要付十元钱的日本军用票。

一走到街上，五婶对那男子说：

“彼叻，我没骗你吧！这样漂亮的姑娘你哪里去找！”

原名黄新乐的他心中着实喜欢，哪能不喜欢，他在椰林里长了这么大，从来没见过如此标致姑娘啊！

他脸上腩腆，口里连忙回答：

“是，是，婶婶……。”

他反而感到有些自惭形秽，心中忐忑矛盾。

过了几天，经过一番特别的安排，文媚在迷迷糊糊，本来就迷迷糊糊中，毫无自知的被嫁出去了。

4

回溯到阿奶安排文媚，嫁到努诺椰园之前，送些现钱给自己未来的女婿。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因缘际会，他要到文媚，希望今后夫妻好好相待。

阿奶心中甜滋滋的，听到比叻叫第一声：

“岳母，你放一万个心！”

被托予女儿终身的黄新乐，在五婶这一手包办的媒人陪伴下，领着文媚回到他原是单人独住的椰园小屋。

阿奶、文洁和五婶商量之下，不打算为文媚举办婚礼，连简单的仪式也不要，个中原委不言而喻。

对黄新乐来说，能娶到这年轻貌美的少女为妻，已心满意足，没什么可说的了，而且父母又远离他乡，因战争的阻隔一时无法联系，能简就简。

五婶哄骗文媚说到海口区玩玩，那儿有婆娑的椰林，有翠绿的稻田，有弯曲的小溪，有美丽的小鸟，有可爱的彩色的鱼儿……。可以看见在城市里，无法见到的许多新鲜好玩的事儿。

五婶说让她在那儿多住些日子，散散被折磨以致憔悴的心。于是文媚在恍惚的心境中，怦然心动！

到达椰园的当晚，五婶把文媚带到新家，说让她在此暂住几天，过些时候再带她到别处去玩玩。外观上这是普通的亚答屋，可屋里的新房还是经过一番特别的布置。

五婶事先趁文媚不留意，把她形影难离的布娃娃，安置在铺了洁净床单的新床上。旁边装饰些野胡姬花，正发出淡淡幽香……。

精心的设计终于产生预期的效果，文媚从未睡过如此可爱的床，处处吸引了她。

她在床沿坐下，用白嫩的手指抚摸软软的床垫，有非常舒适的感觉，然后她放松身体躺下去，鼻腔里嗅到淡淡的芬芳，令她陶醉。

门外一直注视着文媚一举一动的五婶，像装了陷阱预备捕捉山鸡的猎人，眼看等待的良机不可失，立刻把身旁的准新郎一推，示意他进房去。

准新郎的后脚一跨进门槛，房门就被反锁了。

突如其来的一声，引致

文媚的警觉，立刻自床上坐起，一个男人出现她眼前，她马上想躲避这几天来，见过好几次面的男人，逃出去……。

怎么能呢？

房门被牢牢反锁，任文媚怎么用力的推，怎样死命的敲，都无济于事。

一心想在今晚履行新郎职责的比叻怔住了。他背向房门，想也没想的张开两臂，不知是想阻拦，还是要抱住自己的新娘，仿若像过去帮朋友抱起，一意冲栏而逃的白花花的，可爱的小母猪一样。

文媚略为迟疑，皱了眉退到床边，心儿突突的跳，看到遗下的布娃娃，立刻把它抱起，想作第二次冲刺。她心中唯一的想法是，赶快逃离这虽一度令她好感，却十分陌生的地方，何况房里要单独面对陌生的男人。

比叻没料到文媚的反应如此强烈，打算退到门外，让室内的气氛缓和一阵子，再走下一步。

他的背脊碰到打不开的房门，犹豫之间，文媚又一次发劲冲来，却突然被他强而有力的两臂包紧，只觉文媚那丰满而富有弹性的娇躯一震，狠狠的在他的右肩膀上咬了一口。

他“哎呀”一声，痛彻心脾的感觉直冲大脑。老实的比叻做梦也没梦过，这从未经历的事，竟是如此尴尬。

硬是硬不成，于是他把语气缓和了说，却结结巴巴的，谁教他是个憨厚的老实人：

“文媚，你……别怕，我……我不会，不会伤害你！”

文媚的逃离都告失败而终，

出于自卫的咬对方一口，鼻腔里留下一股男性特有的如膻如麝的气味，使她心乱如麻。

现在想逃离已不可能，屋外早已黑漆漆的，她心里一震，感到一阵阵颤栗。

躲到哪里呢？

她开始打量这狭窄的空间，看看靠床头的一隅，是唯一能与这男人保持较远距离的地方。

比叻心想，今晚当新郎是当不成了，回避是回避不了，只能设法在靠另一边墙的椅子上，坐下来对文媚说：

“你别，别怕……我，我……不会伤害你。”

文媚的脑海中忽然产生幻觉，眼前的男子渐渐晃成另一个影子，是曾狠狠打过她的严肃的父亲，一定又是父亲看到她和陌生的男人在一起，想回来打她。

她突然发出狂叫：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泄了气的准新郎原本坐在椅子上，显得束手无策，被文媚这一喊，便站起来：

“别怕，别怕。这里没有人，没有人想打你。”

文媚细听，不对呀！眼前站住的父亲的影子忽然消失。

“真的不打我？”

她脑中糊里糊涂，但睁着眼睛，语气中带着试探，没有先前的颤抖，她对眼前实实在在的男人发问。

比叻点点头，看到桌上的热水瓶，很自然的倒杯水递给文媚。文媚仍然将身子一缩，充满警戒：

“别碰我！”

看到水，她有意识的感到的是口渴了，态度渐渐缓和

下来，指着床中央说：

“放那边，别碰我。”

一个紧缩在床角，一个萎缩在墙角，随着时间的游走，彼此的一番折腾产生困倦，困倦慢慢带来睡意，睡意自然而短暂的缓解文媚绷紧的警戒心……。

这本是充满温馨，无限柔情的新婚之夜，变得蛮不是味道。

怪谁呢？

他们的结合本来就是畸形的安排。

5

椰园中弥漫着薄薄的晨雾，五婶像民间故事中的老婆婆从雾中远远的走来，她看到比叻正在屋子外，用大油桶盛满的雨水，凉飕飕的哗啦哗啦的往头上冲，这是农村里的人习惯冲的早凉。

打个招呼，她就进屋里看看文媚了。

文媚像往常一样，玩手中的布娃娃，抬头向五婶望望，算是打招呼了。五婶想当然的，对自己作出会心的微笑，然后向文媚交代一些认为该说的话，自行回去。家里还有一大堆活儿等着呢！

比叻今天当然不会到园里干活，家中杂务如：煮饭呀、烧水呀、洗碗呀、扫地呀，一如以往，做得干净利落，他本来是个爱整洁的男人。

文媚肚子饿了当然也吃饭。

饭菜倒还煮得不错，杀了自己养的菜园鸡，加些自种的马尼菜，恰是文媚最爱吃的菜蔬。饭菜准备好了，为避免文

媚的抗拒，示意她先吃。

文媚受到呵护。

文媚独个儿想起爸爸的确是走了，妈妈不知为什么忍心把她送到这恍如隔世的乡下。今天早晨醒来，她听到屋边清脆悦耳的小鸟的啁啾，焕然有了一种在城市里从未有的舒畅的感觉。

她记起在离开时，妈妈说过一句话：

“你们要好好过日子。”

那时，她并没在意“你们”指的是谁？

听到屋外的冲凉声，她偷眼望去，看见当晚说不打她的男人，只在下身围块以红布作的冲凉巾。她产生好奇，从这男人的上身到脚踝，从脑袋到双手，散发出一种无法解析的，莫名的吸引力……

她得生活，她要受到保护，她更渴望别人的关怀。

这男人是男人，死了的爸爸也是男人，他们之间仿佛不完全一样。

夜里，文媚还是不准比叻碰她，他只得铺张草席，酣睡在地上。天亮醒来，文媚完好如初，比叻却早已不在房内。

近午时，比叻肩上扛着鱼网，手中提了鲜活的白鳞鱼。

中午又是一顿美食。比叻真的很饿，但坐在饭桌另一端看文媚吃饭，仿佛也是另一种享受。比叻有什么举动，她静静地望他一眼，眼神显得平静得多了。

就这样，比叻处处为文媚着想。在他的心目中，文媚是那么美丽，美丽得令人几乎不敢摸触，以免破坏造物者创作上的完美。

但他是健硕的男人，名正言顺的丈夫，不能说没有苦恼。他多想抱住她，把这发育得非常诱人的成熟的女人的胴体，紧紧抱在怀里，以满足作为一个成年男子的，所有神经末梢爬满的快感。

可是，此刻他不能。文媚的态度使心存厚道的他，不敢强来。

每当他的心中有所冲动，就在下身披块红布围巾。走到屋外，舀起昨夜所蓄冰凉的雨水，往头上哗啦哗啦的一直倒，让胸腹中燃着的那团火渐渐的冷却。文媚有了初次的发现，只要再次听到哗啦哗啦的冲凉声，她会不由自己的往屋外望去，

觉得这个如雕塑品的男人，有一种莫名的诱惑力。他身上肌肤的结实，古铜色的健壮，胸前茸茸的汗毛都充满魅力……

夜里，一个照旧睡床内，一个照旧睡在席子上。

6

入夜以后，天气渐渐的燥热起来。男的热得难受，索性把背心脱掉入睡。

随着细微的鼾声，他们各自沉入了自己的梦乡，夜显得非常的平静。

午夜后，一场突发的暴风雨铺天盖地而来，把他们双双惊醒。豆大的雨点像机枪扫射，呼啸而至的狂风像从远处丛林里，扑来的妖魔，拨啦拨啦的掀起屋身的亚答片，像要寻找心中的猎物，然后张口而吞噬……

桌上那盏猛烈摇晃的椰油灯，随着被风扑灭，整个屋内完全陷入可怕的黑暗中。

文媚被惊醒后，在陷入周遭的漆黑中瞪大眼睛，感到孤零零的恐惧，身上阵阵的发抖，双手死命抓紧身边的抱枕，棉被已掉在床下。

“轰”的一声巨雷劈打在离屋边不远的，高大的椰子树上，树身在火光过后应声而断，上半截树身轰然落地，连带些青嫩的椰果在黑暗中，雨中滚动……

文媚在床上吓得全身弹起，伴着口中发出尖厉的嘶叫，她的内心无比的恐慌与无助。此刻，多希望有一双手把她的手握紧，把她带离这青面獠牙，十分可怖的风雨之夜，最少能使她不感到孤独和害怕。

就在这时候，就在黑暗中，她忽然觉得她的手被一双强而有力的双手握紧，她已无暇理会那是谁的手。

谁的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渴望受到保护。

她从对方强有力的掌中，感到一股暖流，渐渐流入她心中。仿若她在黑暗中，孤零零的掉进深不可测的大海，忽然漂来一段浮木，她毫不迟疑的把它抓紧，觉得踏实。

“轰！”

又是一个巨雷落在屋外，炸开。

她在恐惧中露出生命的本能，双手改握为抱，结结实实的抱住一块大浮木，这块奇妙的浮木也伸出有力的双臂，把她微微发抖的胴体紧紧抱住……

体内有触电般的震撼，又

是一股巨浪打来，她随身一滚，手抱的木桐滚在她身上，虽受到挤压并不难受。文媚的背脊仿佛在软绵绵的沙滩上，是那么的实在和安全。

她不再恐惧！

浪在黑暗中继续冲击着她，打在她身上，打在她心房里。又像在体外，又像在体内，浪渐渐变得不十分可怕。

像小时候，母亲的抚慰，又不像。

那浪伸出顽皮的手指，把她身上的衣服轻轻的漂褪……

这时又一阵巨浪冲来，她紧抱着，随着一阵颤动，以她女性秀美的指甲，几乎掐入对方充满弹性的肌体。

黑暗中，她有一种脱险后的庆幸，有一种灵魂上逃出生天的感恩。

她渐渐觉得这应时而来的木桐，有些不可思议。带给她有些麻痒，又有些刺痛，是她自少女成长以来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她本想拒绝又不忍拒绝。结果，一种生理上强烈的反应，使她对对方完全吞噬……

他们沉进无边的大海洋。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雨渐渐小了。然后雨停了，带着雷声远去的闪电，文媚在微喘中张开媚眼，发现使她心灵充满快感的木桐，原来就是那肌肤带古铜色，胸毛纤露的和她相处多日，她原不想被碰触，处处关怀她的男人。

她完全接受了他，她已经接受了他！

这个在女性面前，看起来拘谨，个性淳厚的男人，终于在一个毫无预设的风雨之夜，不必有旁人教唆，发挥生命中

神圣的碰击，把文媚由一位充满恐惧的少女，变成一位完整的少妇。

7

翟文媚，这小妮子在五婶的苦心安排下，无法成其好事；却在上天毫无预设的风雨之夜，变成一个完整的少妇。

这又说明什么呢？

自此比叻对她爱护有加，粗重的工作都不让她做。

每天除了傍晚时分，以自种的玉蜀黍粒养养鸡，文媚便坐在屋前的树墩上，等比叻从田里耕作回来。然后接过他手中的水壶，一起进屋里去，过着温馨而与世无争的农村生活。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了几个月，另一种喜讯降临这小屋，有一天早晨醒来，文媚无端端的呕吐，她怀孕了。

孕期约莫六个月时，五婶教比叻多种些姜，种些“假青麻”——益母草，又到山里采些大枫婆叶晒干，准备在文媚坐月子时应用不缺，当然鸡是不能少的。

五婶看看文媚的肚子一天天隆起，临近产期时已在肚脐部位挺成尖峰，凭经验，五婶告诉她这一定是男胎。

接生妇当然非五婶莫属，她是这海口区出了名的能干的女人。

谁家的婴儿不舒服或夜啼，都请她以中国民间流传的医术，如用银针挑挑口腔内的白点，俗称“挑嘴”。然后以祖传秘方合成的，带点辛辣和冰凉的，含有冰片成分的药粉抹嘴；或以粗盐头的棱角，在婴儿嫩嫩的指节上的各个穴位，暗力一刺。那小娃儿“哇”的一声，带着滚圆的眼泪哭出来。她就

拍拍那小小的身子，充满母性的疼爱说：

“好了，好了，别哭了，哦！”

今天，比叻和文媚俩口子带着两男两女，这是三年中他们相爱的结晶。他们拉扯着，还提了一竹篓的鸡呀鸭呀，来探望岳母和大姐。

比叻也在昨天，从椰园里拾到了从天而降的“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的传单，今天特地带了一家大小从海口区赶上来，希望把这令人振奋的消息，传达予久镇市的亲人。

大家期待着，一种未可知的新日子的到来……

（骤然一阵太阳雨序列）2

27.02.2003 初稿完成

27.12.2003 最后定稿

之三：避难马当山下

1

日军登陆久镇市次日，满街的传言，说军方绝不放过“华侨筹赈祖国抗日会”的成员。又说商会会长陈水定和其他社团领袖，一早被宪兵部叫去，直到午后还不见回来，想是凶多吉少。

日军在街上搞得鸡飞狗走。

这还了得，赵长富立即收拾细软，在当天傍晚带了妻子，逃向马当山脚土著习俗地，暂

时避避风头，然后再说。

黑狗的婆婆怎么也不肯离开，自己住了大半生的店屋。她对儿子说：

“活了这把年纪，即使死也要死在自己店里！”

说是固执也好，这是老一辈普遍存在的观念，任谁也改变不了。他们这代人多数在早年建立基业时吃尽苦头。他们胼手胝足，或垦荒，或经营小生意，或行船，或伐木烧炭……省吃俭用，到年老力衰时，才拥有这么点产业，这么点安

适。

黑狗公公赵巡，生前每每提到陈年往事，会口沫横飞，滔滔不绝地告诉他人：

“当初，我只带了三个大洋，一陶罐的酸梅，一张草席，跟随当水客的堂叔，从庵埠走路到汕头，乘搭帆船漂洋过海到番邦。

“我刚满十七岁。

“航行多日到安南，当今叫越南，补给食物与食水，继续到锡叻，当今的新加坡，被红毛人关在‘沙拉山’检疫一

星期后，辗转到婆罗洲。听说砂劳越的白人拉者，欢迎我们唐人前往开荒，我才到砂东河，沿河小村落叫实门颜的地方落脚……”

老人把手中水烟筒放在嘴唇，猛力吸了几口，呼噜呼噜地响着：

“后生人有的是气力。我当时在码头上替人扛米背火炭，也不知累。一个月赚人‘老纸字’——方言发音，指的是砂劳越拉者政府所发行的货币大约三块钱，花六分钱理个光头，两块钱当伙食。

“剩下的就一分一分的积攒起来。”

老人伸个懒腰，换个姿势，继续说：

“好几年后，有能力买只‘曼东船’在沿河一带做‘杂杂’——划小木船，在船内摆满日用品，运到偏僻的土人村落经营小贩生意。

“时时在河上遭受风雨，也充满变数。”

老人摇起双腿，不知几时养成的习惯，也许在上岸享受安定的生活之后。

几十年经营“杂杂”生涯，遇到的惊险，多如落在水上，随水漂流而去的狗黄油树花……。

小船经常溯河而上，越往上划越偏僻，越偏僻也越暗藏危机。

白天在渡头做生意，晚上选择水流不湍急的地点过夜，次日一早把船撑到另一个“甘榜”——乡村，所接触的都是装扮不同，语言和性格各异的内陆土人。

最为老人津津乐道，间中提起而面有得色的一次：

“记得当时是华人农历十二月廿四日，离过新年不到一星期。我们准备回返玉廊途中，选择最靠近的长屋渡头过夜。

“晚饭后，点一盏油灯在船头，打算早点就寝。老实说，白天不断的划船，划船，划得十分累。

“潺潺的水声伴着‘曼东船’，黑夜里唧唧的虫鸣，伴着不知名的野鸟，时不时的悲啼，声音有若：

“到了……到了……”

使人内心产生莫名的凄凉，有一种全身发毛的感觉。

赵巡和新近从乡下托人说媒娶来的老婆，在野渡的寒露中彼此紧靠着，迷迷糊糊的睡去。他梦见他的船渐渐的变大，大得塞满整条河床，船里到处是钱币，钱币闪闪发光……

似梦似醒，梦中数着钱币的时候，他听到悉索的另一种声音。长期的河上生活，使他熟悉这儿的一草一木，也把他养成时时像猎犬般的警觉。

黑夜里，“扑”的一声，他的船篷着了火把，他倏的跳起来喊妻子打水救火，举起手中的船篙先将火把挑落河中，一起一落准备把船推离河岸，保住妻子的安全再说。

乘来袭击者没来得及冲上船头，他一个箭步反跳到岸上。

迎面三个呼啸而至，是凶狠的土人。

赵巡时值壮年，来番邦前练过拳脚，三几个手持巴郎刀的来犯者，不在他眼里。他暗中运劲吸气，向最前的一个虚晃一拳，转身觑个准，举腿横扫，踢倒背后的一个成滚地葫芦，再从地上捡起船桨，把扑来的后者，着着实实打个木巴

掌。“啪”的一声，对手嘴里的牙齿应声断了几枚，满口鲜血。

偷袭者是群乌合之众，无非为了早上的钱财露了眼，赵巡平时小心在意，却因一时疏忽，犯了行驶‘曼东船’的大禁忌。

偷袭者得不着便宜，第三个再不敢冲上来，呼啸一声作鸟兽散。

赵巡不敢久留，也不追赶，纵身跳入河里，游到船舷，翻身湿淋淋的上了船。

妻子吓得面无血色，不停的发抖。他们连夜把船划回玉廊，从此不在那个河湾过夜。

2

避难马当山脚，这真是不得已的事。尤其是赵长富的老婆，向来娇生惯养，十指纤纤的潮州女子。

有什么办法呢？在这兵荒马乱和日军无法无纪的非常时期。

生活就是这样，有时高潮有时低潮……

这片土著习俗地是当地“大甘榜”——乌邦·阿纳·明敖的祖地，向来荒芜，正适合作为避难之所。

大甘榜·乌邦原来是赵长富所开杂货店的长期顾客，毫无困难，这片土地想租下来，一说就合。

赵长富雇工开辟一片平地，建起亚答屋和娇妻住下。像他这种“软脚螃蟹”当然谈不上耕作。

日子平淡无聊，“大甘榜”有时给他帮帮工，多数时间两

人有一杯没一杯的，喝起酒来。

要是喝得酩酊大醉，发发牢骚，睡一觉也就过去了。

天气好，大甘榜·乌邦邀他到溪流里捉鱼，他为了排遣寂寞，又要顾到妻子，只在白天跟随了几次，也算能捉到几尾，当上晚餐的菜肴。那鲜甜的鱼儿，给妻子带来一点点欣喜。

日子平凡过也得过，在这种无序的战争时期，也是无奈呀！

不久，他的妻子怀孕了。

榴连上市的季节，大甘榜·乌邦给送来些黄肉干包的特别品种。猎获山猪、野鹿也常常给他们带来一份。

赵长富趁风声不紧时，回到老店看看母亲与儿子。倒回来时不忘带几瓶酒、烟丝和日常用品。酒是准备和大甘榜·乌邦一起喝的，烟丝全送给他。

他们的友谊随着时日增长而增长，到这艰苦的战时岁月临结束时，已好得不能再好。说句俏皮话，他们差点没一起上床，这当然是他们所不屑的。

赵长富的老婆真是凄苦不堪。一个娇弱的城市女子来到荒山僻野，只听风声鸟叫的，过着远离亲人的苍白苦闷的生活。

每逢太阳下山后天开始变黑，她听到四周不知名的虫鸣自林间深处传来，就感到莫名的恐惧，要丈夫寸步不离的陪伴她。稍微听到屋外有异样的声音，她吓得惊叫。

有什么办法呢？回去城市生活，暂时是不可能的，丢下丈夫一个人其实也放心不下。

她只能不停的咒骂：

“死日本鬼！死日本鬼！”

3

想想之后，赵长富把大腹便便的老婆，送回甘密街的老店与婆婆住下，待产。

大甘榜·乌邦照样找他喝酒，甚至也一起到森林中打猎，平时都不空手而归，不愁没下酒的野味。

松鼠、鹌鹑、田鸡、山猪、黄獐、蟒蛇、四脚蛇……都先后被他们祭了五脏庙。

他们喝酒，胡扯。女人不在，扯些男人之间津津乐道的事，然后哈哈大笑。

有一次赵长富向大甘榜·乌邦问起：

“你有听你的‘达督’——祖父有说过吗？你们陆达雅克人最早最早是怎样来的？你们有自己的文字吗？”

“‘达督’讲过，关于我们毕达由人最早的来源，住在石龙门、伦乐、西连和实门颜，不同甘榜的人有各自的说法。有的说是鱼类、鸟类，甚至是恶鬼的子孙；有的说是地洞里迸出来的，也有说法是神话中的马来人，叫拿督巴帝的子孙呢！”

“你相信哪一种说法呢？”

“我不信最后的传说，因为我的‘达督’听他的‘达督’说，那时他们族群为了争夺沿海的居住权，彼此发生过残杀的事。

“我们没有文字。据说我们的‘摩央’——祖先前往西方求取文字时，和唐人、马来由人的‘摩央’同乘一只神龟渡过茫茫的通天河。

“在回返途中，神龟问起所托的事，大家夹七夹八的，由于彼此的语言不同，引起神龟

的误会，一怒之下丢下三族的‘摩央’，自沉河底……”

赵长富听得津津有味，追问其结果：

“后来呢？”

“唉！”大甘榜·乌邦叹口气，“你们唐人把文字收藏在发髻里，马来由人把文字收藏在‘宋谷’内，比达由人没地方收藏，只能塞在腰围里——你知道，我们的‘摩央’都是上身不穿衣，下身‘半交瓦’——以树皮包住私处的。”

“哪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不同。大家游上岸后，唐人打开文字一看，是干干的，字字完好无损，你们今天一直使用方块字；马来由人从‘宋谷’里拿出字来，纸上的字有部分沾湿，成了一串一串的，就是现在使用的绕来曲去的爪夷文；比达由人可惨了，文字已被水湿得模糊不清，一个字也没法辨认，所以至今没有属于本族的文字。”

大甘榜·乌邦谈到，自己族人没有本身的，其实应该是自创的文字，心里怏怏不乐，举杯喝口酒。赵长富没意会说的是真是假，但溯本追源的结果，引致对方的烦恼。

“没有文字也没什么不好。”

赵长富竟说出一番谬论：“我小时候背不出‘人之初，性本善’，被私塾的老学究罚跪，打手心，够惨的！”

他自小认为读书识字是件苦差事。

4

有一天，赵长富在酒后对大甘榜·乌邦暗示，他准备离开这里回到市区去。日军在战场

上节节败退，对赵长富的威胁已日渐松弛。

大甘榜·乌邦听了，忽然沉吟不语，赵长富也不在意。他想两人深厚的友谊，一旦离别自然会引起伤感。

一整天，大甘榜·乌邦没有来。

再一整天，临天黑时赵长富准备关门就寝，大甘榜·乌邦默默的来了。

他照样在腰间系上巴郎刀，手中却提个藤篓，是今天新编的，散发着植物清新的味道。

“进来！进来！”多高兴呀！既然来了，证明大甘榜·乌邦没忘掉老朋友。

赵长富立刻到厨房拿酒，倒满满的一杯给对方，倒一杯给自己。对方照旧默默不语，举起酒杯略扬一扬，一饮而尽。

赵长富开始伤感起来，自己打算即将离去，引致患难之交的异族朋友，如此的难过！

“我的好‘高弯’——朋友，请你别难过，以后我还会回来看看你，大家一起喝酒……”

说着，自己的喉头也哽塞。

酒继续喝，对方就是不说活，时不时以平常从未有的，异样的眼神看赵长富。

他心里渐生狐疑，为什么对方的神色有异？发现对方握着酒杯的手微微发抖，嘴唇在喝酒时同样微微的抖动，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极困难的事说不出口？

“好‘高弯’，有什么难处，你说吧！需要我帮忙的话也直说无妨，我们已是几年的老‘高弯’。”

赵长富想到最现实的问题：“你是不是需要钱？”

大甘榜·乌邦猛摇自己的

头，左手不由自己的按刀柄，赵长富没有觉察任何不妥。

大甘榜·乌邦把视线自手中的酒杯，移向对方，眼神十分诡谲，诡谲得令对视者心寒。

“你是我的好‘高弯’……”

“没错。”赵长富立刻回答，对方的眼神忽然变得畏怯。

“谁叫你是我的好‘高弯’！”

大甘榜·乌邦语气中显得无奈，又另带含意。

“你是我的好‘高弯’！”

赵长富认为对方开始醉得语无伦次。

大甘榜·乌邦忽然身子一挺，态度显得十分坚决：

“‘高弯’，你说你即将离开这里，是不是？”

“是啊，我会回来和你一起喝酒的。”

“喝酒？喝酒？我想以后是我一个人喝酒了。”

对方继续喃喃自语。

“别想这么多吧！来，来喝酒。”

突然，对方不接酒，从木凳上跳起来，左手按刀鞘，右手迅速拔刀，眼神凌厉……

“你醉了吧？！”赵长富刚说出口，脑子里轰的一声，喝下的酒全变成一身冷汗，从身上所有的毛孔冒出来。

“你是我的好‘高弯’，我要割下你的头，让他永远属我独有，谁也不能碰你。”

“我要把头洗干净，挂在屋顶，天天给你祭拜。晚上解下来，给你最好的枕头。你是我的好‘高弯’，我不想日本人杀死你，把你的头颅乱乱丢在地上，让野狗拖来拖去。那很惨！那很惨！我要割下，现在割下。

你走了我就没有机会，我不要日本人……”

大甘榜·乌邦激动得哭起来。赵长富的心几乎跳到胸口卡住，窒息。他恨自己真笨，笨得没头没脑，没料到这突如其来，性命攸关的恐怖时刻。

“我……我……”

大甘榜·乌邦惟恐失掉自己最心爱的宠物般，呜呜的痛哭起来。

赵长富不啻在三教九流的商场，混得有如狡黠的狐狸。他的急智决定自己此刻的生死于千钧一发。

他的语调变得急促，但极力控制住内心的惊慌：

“别哭！别哭！我的好‘高弯’。请你放心，我的头决不会给日本鬼子。我到这里来，到这里来找你当‘高弯’，一定是‘阿拉’上苍早安排好的事。我的头一定给你，一定给你。”

对方眼睛一亮，怔住不哭了。想到千辛万苦渴求的如宠物，或者如未尝过的糖果，轻易的即将到手。

“请你坐下，我的头一定给你，但请你先听我说。”赵长富开始采用缓兵之计。

“在你割下我的头之前，让我们多谈谈快乐的话，我死后才快乐，才不会变成厉鬼。”

毕达由人对自然界的鸟兽虫鱼，自有他们小心在意的解析和遵奉。比如他们根据梦境，或出门时听到的第一个鸟叫声，来判定当天的吉凶；他们也怕鬼魂的不快乐，会给人间带来骚扰不安。

“你坐着，我去拿酒，我们像以前一样的喝个痛快！”

毕达由人平常多疑，思想却单纯和忠厚。

“我的头一定给你。你让我喝得醉醉，喝得醉醉你才把我的头割下，带回去洗干净。”

把商人的狡猾用在此刻，终于初显效果。

大甘榜·乌邦像个诚实的大孩子，又像往常的喝起酒来；赵长富知道，自己该如何对待酒量，却不能显露于形迹。

想想对方人头已是囊中物，得来将是那么不费工夫。大甘榜·乌邦原来绷紧的情绪渐渐舒缓得多。

这一来——

“我去拿酒，让我喝得醉醉，你才割下我的头，我才没有痛苦，我的灵魂会像睡觉后醒来，也就不知生死，就会愿意伴着你，大家都会很快乐，很快乐的！”

喝下去，喝下去……

也不知两人之间喝的酒究竟多少杯，是否在其中做了手脚。赵长富开始打酒喝，有一杯没一杯继续的喝……

大甘榜·乌邦开始神智模糊，渐渐觉得他很轻易的，把朋友的头颅切豆腐样切下，走到河边用那冰凉清澈的水把血洗净。

那头颅离开身躯时还会张口笑，笑得一点也没痛苦……他终于永远占有他的异族好友。

大甘榜·乌邦完完全全醉倒，醉得像搁浅在沙滩上的大乌贼。他摊在桌边，口中流下口涎。

赵长富心知肚明，自己当然不能醉。他蹑手蹑足走前去，小心翼翼的拍拍对方的肩膀，对方嘴里含糊糊地发出一声：

“伊唔……”

5

脑海中的赵长富，向生命搁在刀锋上的赵长富大喝：

“还不快走！”

一口气吹灭了灯火，他拔腿就跑，奔出大门时狠狠的踢伤脚趾，强忍住锥心的疼痛，他迅速冲入屋外的黑暗中。在黑暗中，他把生命的潜力发挥至极致。

膝盖磕破了皮，手臂让茅草划出血痕，他的眼睛竟能在黑暗中依稀辨认出方向，藉以逃出生天。

他喘喘气，只顾努力的奔跑，奔跑，拼命的奔跑……

鞋子是否掉了，毫无觉察；脚底被茅草尖刺破了皮，流了血，也毫无觉察。

他一味的跑，跑出他妈的三年八个月，跑出鬼门关，跑到他妻子的面前，母亲的面前，黑狗的面前，等待出世的婴儿的面前，他的老店铺的面前……

他疾步跨越自己的影子，自己的影子在昏黄的街灯下，紧跟背后追着不放。

天刚蒙蒙亮，他一瘸一瘸的，气喘吁吁的爬上老店铺的边梯，困乏无力的敲那老店铺的边门。

“快开门！……”缓一缓气，“快开门！……”

大腹便便的老婆开始有些狐疑，结果听出的是自己老公间歇的叫声，一打开大门，赵长富整个身躯软绵绵的滚进来。

他的老婆大吃一惊，动了腹内的胎气。

赵长富上气不接下气的，手指大门说：

“关门……关门……快关门……！”

晚饭后，他直躲在房内；入夜后，他的妻子开始间隔几分钟几分钟的，越来越频密的阵痛，然后破了羊水，半夜里由婆婆接生，诞下一个女婴。

灯光一照，却是畸形的，天亮前夭折了。

往后的日子里，婆婆时不时口中自言自语：

“冤鬼！这一定是被日军屈死的冤魂，投的胎！”

6

“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了！

赵长富并不像一般人一样，沉醉在到街上嘶喊或打汉奸什么的。他坐在他的老店屋内一张旧藤椅子上，一边喝米酒，时不时的从碟子里拣起小小的油炸江鱼，放进嘴里咀嚼，他的心中正盘算着如何在战后重建自己的生意。然后，在华人社会中寻求自己的地位。

想到这里，他把手中吸剩的日本廉价卷烟丢掉，走到窗前猛然吸一口窗外空气，然后伸个懒腰……

他的妻子得了产后郁悒症，有时对着手中的婴幼儿衣服喃喃自语，或者一整天都怔怔的不说一句话。

即使年迈的母亲时时摇头叹气，赵长富认为那是女人一时看不开的家庭琐事，心中无暇顾及，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计划。

（骤然一阵太阳雨序列）3

27.02.2003 初稿完成

27.12.2003 最后定稿

《序列完结》

两辆三轮车

小站是招手站，唯一的标志是块路牌。路牌左侧停放着两辆三轮车，车主是一男一女，男人五十出头，女人四十挂零。两辆车紧紧靠在一起，俩人坐在车上一边候顾客一边说着悄悄话，看那亲密的神态不是夫妻胜似夫妻。

下汽车的乘客若是一人要坐车，男人笑笑指着女人的车，女人也不谦让，将车身往后推示意上车。客人上车后，男人疾步上前将布蓬放下，女人蹬着车一阵风跑了，男人吹着口哨送行。

男人看起来有些懒散，经常胡子拉碴，头发像乱草，褪色的蓝中山装皱巴巴的。女人就从包里掏出自动刮胡刀给男人。男人知道是女人丈夫的遗物，面有惭色，低头默默地刮胡须。一会儿，男人摸摸满面红光的双颊将剃刀还给女人，女人笑容可掬地说：送给你吧！男人嘴唇哆嗦了几下，谢谢！打后，男人穿戴整齐，胡须刮得精光，头发上还擦了油，显得精神矍铄。

女人喜爱打扮，闲下来就对着小镜子梳头，一天要梳几十次，黑头发一丝不乱。有一天，女人的梳子不知是丢了还是没带，对着小镜子用手指在头发上抚摸。男人悄悄地从黄挎包里取出一把粉红色的牛角梳子给女人，送给你吧！女人接过梳子左看又看，她也知道这是男人亡

妻的心爱物，霎时红晕满面，眼睛深处水波荡漾，既柔软又动人。

中午男人和女人都不回家吃饭，自带饭。男人患有糖尿病，饭盒里装的玉米饼和两只肥墩墩的鸡腿，鸡腿给女人吃，女人也不推让，抓住就啃。男人比自己吃还开心，脸上出现了一个傻乎乎又像几分油滑的笑容。女人带着两只饭盒，一盒盛满了米饭，一盒煮熟的瓜菜，准确地说，瓜菜是为男人准备的。男人嚼玉米饼搭瓜菜，吃得有滋有味。

熟悉的人都啧啧称赞，天生的一对啊，他们组合成新的家庭一定幸福美满。男人也痴想，美满是天天在一起。女人也心花怒放地想，天天在一起才美满。

盛夏的中午烈日如火，烤得人汗流如雨。女人猛地哎呀喊了声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男人感觉女人中了暑，就速地抱起她，手捏住她的人中，女人呼吸急促，眼皮耷拉着。男人没有多想，将女人斜躺在她的车上，将车头用绳子栓在他的车后，蹬着自己的车飞快地向医院奔去。

女人渐渐苏醒，发现自己睡在急诊室里。医生说是贫血引发心肌炎，先交3000元住院治疗。女人口袋里只有几十元钱，平时挣的钱都寄给上大学的女儿，她死活不肯住院。男人安慰说，治病要紧，钱我想办法。男人回家取了3000元交了住院费。

女人心格登一沉，送一个客人只挣3元钱，3000元啊，得送1000个客人罗。

男人满不在乎地说，人命关天，身体好了照样挣钱。

女人眼角滚落下几颗泪珠，脸颊上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红晕。

女人出院时，男人踏着两辆三轮车接女人，女人坐在她的车上，男人坐在车头，6只轮子缓缓地滚动。

忽一日下午，小站上停下辆奥迪车，从车上走下位风流倜傥的小伙子，他是男人的儿子，现在当了老板，儿子坚决不让父亲踏三轮车，这次是专门接父亲去享清福。临走前男人将三轮车送给女人。女人抱头大哭，一句话也不说。

半个月后，男人前来看望女人，只见自己的三轮车还依在女人的三轮车旁，十分惊讶。女人说，两辆车在一起，我就不孤单呐。男人感慨地说，我们在一起是缘份。女人感叹地说，有缘份才能在一起。女人告诉男人，女儿已安排在大城市工作，明天接她到城里去住。

男人想了想说，让我再踏踏你吧！女人点了点头。女人坐在她的车上，男人坐在车头，6只轮子缓缓地滚动。

此后，两辆三轮车在小站上消失了，小站陡然变得空荡荡的。

金兽·家兽

(续第30期)

到小溪抓孔雀鱼。

偷采鲁古冷刹…

小货车给阻塞在“巴刹马兰”里，如蜗牛慢慢蠕动。

折腾了半天，家毅先给高雅安排入住酒店，再回园丘老家。

家康、家毅两兄弟，还有舅舅鱼佬先到。随后，家铃也带着两个孩子，还有秃头的有早衰迹象的老公赶来。兄妹之间关系冷淡，互瞄一眼，没打招呼。林家的三个儿女，两个男的在新加坡发展，家铃则在槟城开幼儿园，自己当老板，老公有张什么什么机械工程师文凭，但闲闲懒懒，好像没事干，做个“跟得老公”。家铃在家中掌权，颐指气使的，眼睛自然长在头顶上。家毅是医生，眼睛绝不会长得比家铃低。彼此不交谈，不瞅睬，感情疏离是必然的。对比这个最没出息的小弟家康呢？他书读不好，踢过职业足球，后来跟了舅舅，替人搬家的工作也做过，台球室看场做过，卜基跑腿也做过。现在搞到“拥有以及贩卖违禁药物”，坐了牢，简直是败坏家声了！他们怎么会给他好脸色看？

负责丧礼事宜的姑婆给他们孝服，要他们即刻换上。

又要穿黑衣裤，又要披麻带孝。家毅皱了眉头。

随即，他们都驯服了！

——为着家传之宝吧？

——还是…

家毅赶紧问爸爸身子好好的，干嘛突然死了？

姑婆说：“生有时，死有时。”

林婆婆点香拜拜完，起身。

众人都上前，慰问母亲。

林婆婆很平静，也说：“生有时，死有时。”

这些年，林婆婆有些许精神恍惚。

老家祖屋仍然是园丘屋子，半洋灰半木板的乡

居屋。院子很大，栽种着果树与玉蜀黍与向日葵。父亲当了三十年园丘管工，退休了，园丘经理也不好意思赶他搬。所以，地还是园丘的地。空旷的大厅便做了灵堂，灵堂前，三兄妹与两个孙儿都穿上孝服，女婿只穿素服。吊丧客前来拜祭，多是昔日园丘的同事，或者是工友。三兄妹强装着悲伤的眼神，对吊丧客一一回礼，但仍然互相不瞅睬，没有交谈，也没有彼此问候。

林婆婆喃喃自顾自说着：“你爸爸…他有午觉的习惯，在摇椅上躺着睡着，睡睡睡睡，就这么去了…他身子很好，一向没病没痛，但没有一声交代，就这么走了，太不应该了。问他要不要搬去槟城，跟家铃住，他…他都没有给我一个答复。芒果熟了，要不要采一些送给园丘经理，他也没一声交代。还有啊…还有那个…那个古董啊，到底…到底要…不要…”

家毅迫不及待，趋前给妈妈看“金兽”的图片。

“妈妈，你说的古董，是不是这个？”

“喔…这是…”林婆婆瞄一瞄图片。

“这是古董啊…我们的家传宝物啊。”

“你到底想干嘛？”

“妈，你不是一直在催我结婚吗？四十几了，还没有成家。有了这金兽，我的女朋友才肯嫁给我啊，你知道吗？…现在中国经济崛起，掀起搜购古董热潮，最近香港拍卖行，拍卖的画作、古董都动辄千万！有一幅徐悲鸿的×××，也卖到六百多万港币。一些现代派的画家，画作也在炒作。什么文革符号，什么伤痕记忆，什么什么都值钱了。只要是艺术，只要是古董，都值钱了，更有人专门在搜寻流落南洋的古物！或者在八国联军时被刮走的国宝！这…这个金兽肯定很值钱，我有个古物鉴定专家朋友××博士，他说：保守的估计，金兽…最少值…值×××，有了钱，我就可以和高雅结婚了。”

家康、家铃、鱼佬忍不住也趋前偷听。

一听到金兽值钱，都竖起耳朵！

林婆婆却沉默着，神情蕴着忧思。

家毅期待地望住母亲。

母亲却说：“那东西已经陪葬！在爸爸棺材里。”

众人惊诧，眼睛睁得比铜铃还大！

“什么？陪葬？这么值钱的东西…”

“是啊…”

偏偏此刻，闻高跟鞋“噔噔噔”，灵堂闯进来一个打扮时髦、美艳、浓妆、性感的女人。这个中国女人真不会看时机，与家毅一样，“永远在错误的地点，做着错误、与身份不相称的卑琐的事！”。她穿着红彤彤的衣服，浓妆艳抹，公然招摇过市，徒然惹人厌烦。林婆婆脸色已往下沉。

姑婆趁机说：“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尊重死人！”

“妈妈，她就是我的女朋友，叫作高雅。”

“高雅？还低俗呢！”

姑婆已经献议：“我把她赶走！”

“不好吧，妈，她到底是我的女朋友。”

“成何体统嘛？”

姑婆扯着高雅，把她赶出灵堂。

众人幸灾乐祸，当作看热闹！

恹恹欲睡的下午…

有些人禁不住打瞌睡。家康溜出院子。在院子里看爸爸栽种的果树与花树，那棵青龙木，多年不见，长得高过屋顶，枝极覆盖了大片院子。四月的花灿烂过了，开始凋残。树下，却见到鱼佬在喝着药酒，捂着腹部，痛得冒冷汗。

“舅舅，你的手怎么了？”

“本来好了，旧伤复发，痛死我了。”

“怎么受伤的？”

“别提了…”

家康大概知晓，舅舅鱼佬这些年来日子并不好过。在柔佛、新加坡都有渔场，养观赏鱼。但生性好赌、好酒，老婆跟人跑了。他欠了阿窿债，借泥补洞的，补了这个洞，又漏了那个洞，疲于奔命的。挨打、泼漆、毒鱼恐吓，什么都尝过了。鱼佬这次被阿窿打到内伤，应该是最惨烈的一次了！鱼佬痛嚎！

鱼佬说再怎样，和家康是“难兄难弟”。

“我也知道你是代大哥顶罪坐牢的事…”

“那事，不要再提了。”

“怎么能不提？你大哥那时在做配药师，边考医科，那批违禁药物其实是他的呀，从柔佛运过来，想赚点小财。但他要是被抓，前途肯定完蛋，你帮他顶罪，也是应该的，不应该的是，他应该感恩图报啊，可是他没有…你坐牢，他有没有去探望过你？一次？半次？半次都没有！太绝了吧！你爸爸妈妈，太偏心了，好料总不能都留给你哥哥呀！”

“舅舅，说了一大堆，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没想说什么…我也自私，我也为自己打算，OK？你可以看扁我，OK？我是小人，但…但我告诉你，我真的需要那只古董金兽来救命，听说拜金兽，可以转运，而且它值钱，反正正如你大哥说的，现在凡是古代的东西，都值钱，有了钱，我就可以还阿窿债，免得渔场被抢走。阿康，再怎样，我们曾经同食同捞同煲，你在新加坡，我也很照顾你。这次，你一定要帮我，帮我拿到那只古董，免得陪葬了，多可惜。”

“怎么拿？灵堂时时刻刻都有人守灵。”

“蠢蛋，我们不会动动脑筋么？”

(6)

林家灵堂，幽幽暗暗，只有寥落的守灵人，在赌十三张。

突然传来凄厉哭声…

守灵的人心里发毛，一一借故离去。

家毅与高雅随即出现，鬼鬼祟祟钻到灵柩旁。

“你看，小小计谋，一架录音机，就吓走他们。”

“快点啦，罗嗦什么？”

家毅与高雅趋近灵柩，探窥棺材里，但只见父亲严肃的遗容，再也窥不见什么东西。金兽？藏哪里呢？身体下？还是在怀里？…家毅移动棺材盖，放出很刺耳的响声，在静寂的灵堂里，尤其刺耳。“呬呀…呬呀…”的声音惊心动魄！每移动一次，发出的声音“呬呀…”都令人毛骨悚然。

“要死呀，这么大声，想吵醒全世界啊？”

“你来推推看，不发出声音，行吗？”

“你推，你是男人嘛。”

“有了，咳嗽…咳嗽。”

家毅大概想起他在国家图书馆，偷撕画册的情景吧？他有点得意，莞尔一笑！嘿嘿，咳嗽几声，神不知、鬼不觉就偷走了画册上的“金兽”图片！卑琐就卑琐吧，反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好方法！管他高雅，还是卑琐？老方法，他咳嗽一声，便移动棺材盖子一寸，家毅再咳嗽两声，再移动一点。

“可以了，有个缝，手可以伸进去行了。”

“那就快点呀，拿了古董，马上走人。”

家毅睨见有缝，但不敢盯着父亲遗容。

他伸手进棺材内，摸索着…

此刻，又闻咳嗽声！

“谁…谁咳嗽？”

“不是我！”

“不是你，也不是我，难道是…”

家毅急缩手，惊慌失措。

“我…我我…”

咳嗽声持续传来，而且近在咫尺！

两人惊骇，脸刷青，脚也软了，头也不回，跑出灵堂。

他们一走，幽暗的灵堂一角，闪出鱼佬、家康。

“生人不生胆，还要学人家做小偷？”

鱼佬朝棺材拜拜。“姐夫，你不能怪我，我拿金兽救急。”

鱼佬伸手，往棺材里摸索，找寻金兽。

突然间，有个黑影映在墙上！

鱼佬被惊吓！惊叫起来！

走进灵堂的，却是林婆婆，睡眼惺忪的。

“你们…你们都在搞什么？”

“喔…我听到老鼠叫，起来看看！”

“老鼠，哪来的老鼠？”

“是猫吧，我看错了。”

“都去睡吧…”

“不行，要有人守灵嘛。”

“你们去睡吧。我要陪你爸爸。”

(7)

偷不着古董金兽，家毅耿耿于怀。

他趁早餐的时候，捧了咸粥给林婆婆，又重提金兽的事。

“妈，吃粥，关于那个古董…”

“古董，什么古董？”

“金兽啊…”

“什么肥什么瘦？…我是瘦了，你爸也瘦了，思念孩子们啊！怎能不瘦？你们啊，一个个长大了，都像野地里的长脚鸟一样，远走高飞，过年过节，也没来探望我们一下。”

林婆婆又有一阵恍惚，似乎把家毅、家康身份搞错了，指着家康说：“阿毅，你做大哥的，怎么没照顾好弟弟？看他那么瘦，脸上没几两肉，坐牢？什么？他坐什么牢？…哎呀，你总是被女人骗，带了那么个大腿都露出来的女人，穿着红衣到处招摇，给人指指点点。你读书上脑，追女孩子，就是没脑。不能老挑美的，漂亮的，还是平凡一点的好，好生养，还有你哦…”指着家毅说。“阿康，坐牢出来，应该改过自新，好好做人。不要再不务正业，吊儿郎当了，新加坡如果待不下去，就回来，园丘里，缺工人，也缺管工，现在油棕价钱好，努力一点，怕没饭吃么？还是…还是你要申请块芭地，去垦荒？人皮肤这么白，哪里能吃苦？算了算了…跟你舅舅养兔子吧？哦哦，不是养兔子的哦？还是鸵鸟，不是鸵鸟？养鱼？养什么鱼？金龙鱼哦！”

林婆婆一口气讲那么多话，中气真足。

家毅、家康、鱼佬却啼笑皆非。

家铃连忙纠正。“妈，这个才是大哥。”

林婆婆瞪家铃一眼，“你是谁？干嘛管我们的家务事？”

她怎么精神恍惚症越来越严重？

一家人都面面相觑，只好埋头吃粥。

鱼佬躲到青龙木树荫下，继续喝药酒。

偷金兽没着落，他郁闷的，简直把药酒当作椰花酒喝了！喝得脸都涨红！家康过来，质问鱼佬到底惹了多少麻烦？还有什么隐瞒着他？鱼佬说很糟，除了欠阿窿债，在柔佛的渔场，也跟隔邻的渔场闹纠纷，曾经上门砸对方的渔场，打伤了他们的工人。他们说会找黑道，对付鱼佬。鱼佬说想从柔佛撤退，但渔场生意没了，债务怎么还？不是还招惹了女人？鱼佬举手发誓说没有。

“我才不像你大哥，女人是祸水。”

“那还好…”

“好什么？若没有金兽，恐怕命也没了。”

“爸爸两天后下葬，金兽也入土为安了。”

“嘿嘿，到时，我也入土为安了！”

家毅突然从树后钻出来，显然偷听到了一切。

“我都听到了，古董是我的，谁也别想插手！”

“你真的是财迷心窍，那么有钱，还想抢钱？”

“你敢骂我？王八蛋！”

家毅冷不防给家康一拳。

家康脸黑青了，但没有还手。家毅继续拳打弟弟，打得兴起，还把家康整个人甩出去，跌到花丛里，撞倒了花盆。他瞪着野兽般、布满红丝的眼睛，怒骂家康，“你为什么不还手？为什么不还手啊…为什么你永远做好人？不让我做好人？你伟大，我没有你伟大，是呀，我财迷心窍，我抢钱，我只要钱啊，钱越多越好，有谁不想要的？蠢蛋！”

家毅意犹未尽，揪起家康，又想打。

鱼佬实在看不过眼，横地一拳，打碎了家毅的眼镜。

“你…你干嘛？”

“我是你舅舅，教训你也是应该的！”

“你…你干嘛帮他？”

“我是帮有理的！”

随后，他们去了街场榕树下，鱼佬、家康喝着闷啤酒。

半醉的时刻，鱼佬才省起。“你守丧，可以喝酒么？”

家康喝得更急。“管它…”

家康灌了最后一瓶黑啤，微醉，踉踉跄跄走在街上。经过一校园的操场，只见有一群乡村孩童，有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在踢足球。他跑了过去，没征求得同意，就抢了足球，盘球前进，孩童们像蚂蚁般阻截他，他越过一关又一关的阻碍，气喘吁吁，终于来到龙门前。他亢奋地盯紧那龙门，他“童年的龙门”，他美好时光的龙门。但他始终没机会劲射，骤地，脚突然抽痛得厉害，痛得冷汗直冒，终于瘫坐地上，捂着小腿肚。

球迅速被攫走了！

他痛得趴倒地上，肩膀簌簌颤抖。

随后寻来的鱼佬看傻了眼，上前扶起他。

家康却甩开他的手，不让鱼佬携扶。

“你这是干嘛？”

“不要管我…”

“哇，原来你踢球这么厉害？”

“我本来就是国家队的。”

“那…那为什么…”

“不要提从前了，你看看我，看看我现在窝囊的样子！”

鱼佬恍悟，摇晃着脑袋，似乎想通了很多东西。“哦哦…我终于知道了，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会变得自暴自弃！原来你受了伤，再也不能做足球员了，女朋友也跑了，所以就故意堕落，跟着我混，到马场作卜基跑腿，收烂账，打架，酗酒，对不对？哦哦，我明白了，你…你帮你大哥顶罪，都是一种自我放弃的心态，对不对？因为家里总觉得你大哥读书比你棒，比你更有出息，所以你就注定做流氓？做个败家子？对不对？”

“你懂什么？”

“我懂什么？别以为我不懂，我读过书的。”

家康突然起身，一拐一拐，狂奔而去。

败家子…

败家子！

家康的耳朵嗡嗡作响…

他突然冲进来林家灵堂，像个疯子，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环视众人。他一拐一拐走到灵柩前，腾地推开了棺材盖子，一手攫出那只古董“金兽”！众吊丧客哗然，不知所措。家毅、家铃、家铃的老公，孩子们，还有姑婆都瞪住他。

金兽！

啊，金兽。

大家的眼光很快都转移到那尊金兽上。

家康灿烂、邪异、挑衅的目光，望向大哥家毅。

“你…你要不要金兽？”

大哥冲口而出：“要，当然要！”

“为什么？”

大哥理直气壮、理所当然他说：“因为…因为它很值钱，可以卖得上百万元！我有了这笔钱，高雅…高雅就愿意，愿意嫁给我呀！”家康攫着金兽，转问二姐家铃。“二姐，你要不要？”家铃迟疑一下，望着金兽，着魔、充满渴盼的回答：“要，当然要！”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老公失业半年了，生活成问题，幼儿园一直在亏本，我要养一家四口啊，一直在苦撑，谁会晓得我们的苦啊？谁能体会我们的苦啊？”

你能体会吗？”

此刻，鱼佬也踏进来。

家康转向鱼佬。“你要不要？”

鱼佬爽快地说：“傻的，还用问，当然要，谁不要？金兽可救我的命耶，有了它，我就转运了，还了阿窿债，还可以扩充养鱼业。喔，喔…不过…不过我毕竟是外人，金兽是林家的，分我一小份，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家康再问家铃的孩子小杰与小文。

小杰与小文渴盼地说：“要！我要！”

家铃喝骂。“小孩子，懂什么？”

两个小孩随即噤声。

家毅突然审视着家康。“你为什么没问自己呢？”

家康只能苦笑。“我？我也很想要…大家都想要，可我要不起，因为…这是爸爸的遗物，我们敢拿走他的陪葬品，就是不孝！我们…离家之后，好几年都没回来探望他…他们身体好吗？吃得饱吗？退休后，寂寞吗？我们全不知道…我们哪有资格在他死后，像苍蝇一样，来争夺他的陪葬物呢？”

他随手把金兽放回棺材内，盖上棺材盖。

众人难掩一阵失落。

(8)

出殡的法事在进行中。

众孝男孝女披麻带孝，拿着香枝跟随在灵柩后，都在假哭，各怀鬼胎。随着法事进行完毕，汽车把他们都载往附近的义山。到了义山，新一轮念经法事，棺木始入土——林婆婆抓把泥上，洒进坟穴，仵工开始在作掩埋工作。林婆婆守在那儿，流着眼泪，轻声啜泣，开始含泪讲述着家传之宝“金兽”的故事。

——林家的曾祖父牵涉“维新变法”，被杀头，尸体挂城门口示众。

——林家第二代，遇家乡水灾与乡斗，被迫携妻子南来找寻生路。他带着的那唯一的值钱东西，就是这只金兽。金兽经岁月淘洗，蒙了尘埃，再没有光泽。但还是引起贼的觊觎。狭窄的船舱内，众猪仔饥饿，发疯抢夺食物，没有食物，便挟持了祖

母，要祖父交出值钱物品！值钱，值钱的唯有这只金兽啊。祖父颤抖着手，从行囊里抓出那金兽，但不屈服；终狠狠用金兽击退众人，只见他们头壳受到金兽重击，都流血挂彩，死伤而退。

——来到马来亚，不久沦陷。

——父亲被捕！林家祖母送去金兽，叩求日本军官放了她儿子。林家祖母扶着被殴打折磨得伤痕累累的父亲而回。随即，原子弹投下广岛与长崎。日皇投降，军官切腹自杀，血溅金兽！金兽辗转又回到林家手中！

一铲一耙，棺木全被黄橙橙的泥土掩埋了。

金兽也被掩埋了…

等一等！

似乎略掉了林家子女的“协议”——家毅召集大家，建议和解。商议取得“金兽”，卖了钱，人人有份。家康说他绝不能接受这样的协议。家铃却说：“你清高，但也不要破坏我们的计划。”鱼佬也说：“拜托，你别搞砸，当作救舅舅一命吧！最多给你爸烧多一点金银纸！”

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趁法事进行中，未钉棺材盖之前动手。

——灵柩处，家铃把风，家毅偷“金兽”得手，随即藏在孝服内。但家毅是大哥，要“托幡”作孝男，藏着重甸甸的“金兽”很不便，高雅便怂恿暂时让她“保管”，家毅无奈把金兽塞入高雅的手提袋内。

——葬礼进行到一半，高雅却闪身不见了。

林婆婆对一坪黄土留下最终一瞥。

林婆婆感慨万千对着老公说：“老公啊…这宝物虽然曾经救了林家三代，也涂抹着林家三代血泪斑斑的历史啊。其实，什么宝物嘛，这其实是不祥之物啊，除了引起外人争夺，也引起亲人之间的纷争，如今，陪葬了，也就永远消失了。”

林婆婆讲完，回身一望。

坟地旁，众人已经走光了。

只剩下两个孙儿小杰与小文。

林婆婆愕然。“他们呢？”

小文回答：“不知道！”

小杰回答：“他们追金兽去了。”

林婆婆：“什么？哪来的金兽？”

(9)

家毅是在送殡半途溜走的。

他冲回酒店，不见了高雅，连行李也不见。家毅气骂，甩了椅子。“贱人，就知道你会见钱眼开！千防备万防备，还是让她摆了道！”家毅在房间里团团转，骤地窥见案头上电召德士的卡片，他精神一振，马上拨那个号码。

荒郊路上，家毅驾着他刚刚修好的车子，追赶着德士。

突然间，他接到家铃的电话。

“喂，是家铃啊，她跑了，那个臭女人跑了。金兽，金兽当然在她那里啊。我知道，我联络了德士公司，查证她正往槟城机场去。她想远走高飞，我一定会追到这个贱女人的！现在？现在…我正在居林往北海的途中…我走小路，刚刚过了8英里处，你和舅舅正赶上来，好好。”

荒郊路7英里处，家毅终于追上德士。

他不断按车笛，要德士停下。

车上，高雅则拼命催促德士司机。

“快…快啊，我加钱给你。”

“追上来的，是你什么人？”

“我死老公，他变态的，我受不了他！”

家毅驾驶的到底是新款车，猛踩油门，终于赶上，拦住德士。他下了车，骂高雅，拉了车门，把她给揪出来，且要她交出“金兽”！高雅耍赖，两人像野兽般拉扯、咬、撞、推，抢夺着行李箱，金兽终于从高雅的行李箱掉出来。家毅一喜，想上前捡起金兽，高雅泼辣，发狠抓了高跟鞋，击伤家毅额头，攫了金兽，就跑向野地。德士司机目睹一场人性撕裂的大战，愣在那儿，不知所措。

野地里，高雅抱着金兽，仓急奔逃。

鱼佬、家铃、家康也乘着小罗厘赶到了！

家铃扶起头部淌血的家毅。

“金兽呢？”

“那女人呢？”

“她…她逃往树林里去了！”

鱼佬、家铃、家康追赶高雅。

家毅踉踉跄跄，随后也赶上，边骂说女人可恶兼可恨。

“死女人，见到钱，就疯了。”

“你还不一样？”

“少废话，不要给她跑掉，金兽到底是林家的传家之宝。”

沼泽地，家毅终于追上高雅，抢夺金兽的厮杀大战展开了。

拉扯中…

家铃、鱼佬到，总不能袖手旁观吧，也加入战围。四个人抢、扯、咬、拧！用尽力气，如野蜥蜴般厮杀。八只手在你死我活、你争我夺中，金兽脱手而飞，掉入沼泽烂泥中。众人都趴在沼泽烂泥中，找寻着金兽，贪婪、疯狂、丑态尽露。高雅咬家毅的手，家毅痛叫，扯她的头发，把她按下头吃泥巴。鱼佬、家铃也不闲着，在烂泥中挖掘、找寻着金兽。

只有家康站在沼泽地旁，冷眼旁观。

终于见到露出水面一角的金兽，家毅欣喜，涉入烂泥中捡！

刚刚捡到了，又一阵抢夺…

此刻，一只手攫走沾满烂泥的金兽，原来是家康。

家康抓着金兽，突然将它往树头上一砸，竟然碎了！

“看，这是假的！”

“假的？怎么可能？”

“你看，是陶土造的！”

众人惊讶一看，果然是陶土造的——“金兽，铸造而成。体内空，内壁刻有小篆“黄六”二字铭，是现知汉代黄金铸品最重要的一件。兽形类豹，呈卷伏状…此铸品，为楚汉时期作为称量标准的金权之物”！

“假的？争了半天？却是假的？”

“那么，真的在哪里呢？”

“造个假的，用意何在？”

“你又怎么知道是假的？”

“因为它轻啊，金兽，黄金铸品，不可能那么轻。”

大家都面面相觑，顿坐在野地里。

野地里，芦苇花盛开。

蜂、蝶、蜻蜓飞舞…

大家却没心情欣赏这乡野的景致了。

(10)

回到家，个个一身泥巴，争着去冲凉房洗浴。

浴罢，换了干净衣服，大伙儿仍然无精打采。

林婆婆煮了娘惹菜，捧着热腾腾的阿参叻沙、咖喱鸡上桌。

“啊，终于一家人团聚了，来来，坐下来吃。”

“对，做饱鬼，好过做饿鬼！”鱼佬插口。

“什么饱鬼饿鬼？”

“喔…没什么啦。”

满桌佳肴，还有糕点，众人吃着食物，心里却百味杂陈。

大哥家毅脸给高雅抓伤，贴了胶布。

林婆婆看见，又骂。“阿康，怎么，你又跟人打架？”

家毅这一回忍不住纠正了。“妈，你是真迷糊，还是假迷糊？真恍惚，还是假恍惚？我是做医生的阿毅呀，不是坐牢的阿康！我脸上的伤，是给那个贱女人抓的，不是打架受伤的。总之，我终于看清楚了，女人都不是好东西，我决定不结婚了，作钻石王老五。”

“你不是阿康？”

“我是阿毅！”

林婆婆怔忡地，望望家毅，再望望家康。端详了半晌，林婆婆终于认出了家康。“委屈你了，阿康，真的委屈你了，阿康…妈妈都知道了，你救了大哥，替他顶了罪，你出狱了，要好好做人。因为爸爸生前，常说你会出息的，虽然你不肯努力读书，一天到晚，只想着踢球…不管怎样，你会有出息的！是林家的孩子，都会有出息！”

家康终于感动地眼眶潮湿，拥抱住母亲。

“妈，我会争气的。”

饭后，林婆婆喝着茶，坐回爸爸生前的摇椅上。

“这摇椅真舒服…”

众人围绕在林婆婆身边，仿佛恋恋不舍，望着她。

“妈妈，这…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摇椅，你老爸在世，都不让我坐，现在，我可以坐了。”

“妈妈，到底有没有金兽？”家铃忍不住问。

“我们小时候看过这东西的，还拿来压香蕉叶。”

林婆婆终于认真望着这一家人。“金兽啊…是有的，但在阿康坐牢那年，老爸就把它给丢了，因为这东西不祥，只会带给我们不幸！林家四代，何

曾因为这古董，带来了祝福？…你们的曾祖父因它而被砍头，祖父呢？因它在猪仔船上杀了人，你爸爸，更惨，陷入日军魔掌，是你奶奶拿着这东西献给日本军官，把他的命给赎回来的！但日本战败，军官切腹自杀。你们看看啊，这古董沾染着血迹斑斑的历史啊。中国富有了，人也疯了。我们不要跟着他们一起疯。”

“妈妈，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真相呢？”

“因为…没这东西，你们会回家来吗？”

“所以您就造个假的…”

“那是你老爸的意思！”

家毅、家铃、鱼佬脸露惭愧。

“如果是为了争夺传家之宝，一家人聚在一起，那就没有意义了。”

林婆婆讲完，继续摇晃着摇椅，闭上眼睛，像是倦极睡着了。

大哥家毅驾着豪华车走了。

二姐也和老公，带着两个孩子上了德士。

只有鱼佬、家康呆坐在街场旧校园的操场边！

破陋的小货车停泊那儿…

“怎样？还不走？开车咯！”

“回新加坡？回去干什么？”

“渔场有东西做啊…”

“你不怕阿窿找上门？”

“你不用愁，会死么？一支草，一点露嘛。”

家康仍然呆坐，望操场，破陋的足球场，草地枯黄。

家康不禁想起，童年时在操场上，兄妹三人、鱼佬，还有爸爸，在雨中踢球，踢和了“巴都队”的情景！当时尽管贫穷，住的是园丘供给的地建造的屋子，尽管物质匮乏，没有玩具、校服破旧、书包磨损，连双像样的球鞋都没有；家里更没有可争夺的宝物，但一家人温饱、融洽、互相关怀、嬉闹，这些，都寻不回了。他们的心里，失去的“宝物”，啃，是无价的。

他突然跃起来，灵鹿般奔跑向操场。

奔向那群踢着球的村童们…

稿于新加坡

16.6.2007

(2)续完

◆张记书 (中国)

鸭栏里的鹅

主人养了一群鸭，不知为什么，鸭越来越退化，退化得还没有鸡大。有人出主意，放两只鹅到鸭栏里，让鹅带一带，说不定会好的。于是，两只夫妻鹅，便被“请”进了鸭栏。

他们来到鸭栏里，像大国总统夫妻来访问似的，昂着高贵的头，冲天高歌。鸭们就投去尊敬的目光，继而都发出“呱呱呱”的欢迎词。

开始，大家相处得很好。一周后，当鸭们得知，这对鹅并不是客人，而是要长期住下来，同他们一起生活时，就都心里不舒服了。

有的说，我们的栏里，为什么参合进外人？

有的说，看他们那德行，骄傲得天是老大，他们是老二似的！

两周后，鸭们看他们更不顺眼了。主人送来了早餐，他们先吃。他们吃饱了，鸭们才能接近餐盆。凭什么，难道就凭他们个子高大吗？

又一次，主人送来了一盆鲜鱼，那鱼儿活蹦乱跳的，煞是馋人。当鹅走近餐盆时，一只公鸭实在看不过眼了，就说：抢！于是，馋急了的鸭们便一齐向餐盆冲去，直把那鹅挤到了一边，干看着鸭们解馋。

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从此，鸭们对鹅再也不客气了。主人送来了饭食，只要主人不在跟儿看着，鸭们就一轰而上，决不让鹅沾边。他们吃得打起了饱嗝儿，才让鹅走近吃剩根儿。若鹅不依，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有一次，饿坏了的鹅想同鸭们一起吃食，就讨好似地先给鸭们唱了一支歌，然后走近食盆。不想，鸭们并不买他们的帐，一只公鸭喊一声：咬！鸭们就一齐向鹅扑去。直咬得两只鹅遍体鳞伤，再也抬不起高贵的头了。

因常常吃不饱，缺乏营养，两只鹅越来越瘦小，后来，除了有一根长脖子，身体连鸭子体积大小也没有了。他们只能维持微弱的生命，在鸭栏里勉强度日。

有一只公鸭打起了母鹅的主意，那公鹅就眼睁睁看着妻子被侮辱，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了。受了鸭子交配的母鹅，下出蛋来，就有鸭蛋那么大，孵出的杂交小鹅，就像小鸡似的。

想改变鸭子命运的主人，没达到目的，看着一对鹅比鸭子还退化得快，就很是失望。失望的主人，就当鸭们的面，用棍子毒打两只鹅。边毒打边骂“没用的东西。”可怜的鹅儿，连哀求的声音也发不出来了，只等着主人将他们活活打死。

此时，鸭栏里的鸭们就一齐发出“嘎嘎嘎”的笑声。

走入文学的大花园

——为槟城理大华文学会“第三届文学周讲座”而写

◆秋山

如果大家想认识文学，对文学很感兴趣，要迈入文学的门槛，开创文学的新天地，我想，今天来到这大学的礼堂，我是很乐意与大家分享文学的经验，同时，愿与大家走入文学的大花园，一起浏览，一起寻幽探密。

什么是“文学”

文学的定义是什么？我想在座的各位有接触过文学，甚至已投入文学创作的行列，都了解什么是文学，我在这里只希望与大家一起交流；切磋，共同把目标放在提高同学们对写作的兴趣，进而达到提升文学创作的水平。

我把文学解释的简单：文学是一种美好，崇高的艺术，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反映，它用文字表达了感情，用思想创造了形象；它存有深邃的意境，情节，心灵的写照，它是社会现实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相结合，文学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

在这一座大花园里，看同学们要用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题材去抒写，你们可以用诗歌，小说，散文。。。等各种文体呈现，在这当中，文学创作的过程，方法，风格，形式等都将呈现一副充满深刻思想，典型艺术，形象思维，或具有社会意义，民族性，人文发展价值的文学面貌。文学源自于劳动，在这劳动的花园里，就要看你如何栽种，修剪，清除杂草，浇水施肥了。

前人说：“文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人们的头脑里固有的，它来源于社会生活，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里的反映的产物”——（择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的《文学概论》）。这也是说“文学源自于生活，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泉源。”

语言是文学的工具

我不是研究语言的，更不是什么语言专家，但，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会知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语言就像一种工具，当我们走入大花园时，必需备有这个工具箱，拥有良好的语言基础，我们将可以克服很多写作上表达能力的问题。比方说：很多时候，我们有创作的冲动，却苦苦思索难于下笔，或可以说“不知该从何写起！”，又或者可能我们好高骛远，能力有限，有点‘贪心’，要一笔成章，要马上写出高水准的作品，往往这种情形，都不会产生好作品，更教人望文学而兴叹，止步！所以，经营好文字语言的功力，打破语言的障碍，提升写作的技巧，不必急燥，一篇文章很快就会在你们冷静的时刻，清醒的当儿，思考中，变得灵活，生动而跃然纸上。语言的‘精炼’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要求，要表达充实的内容，必须要有简练的写法，以最洁简的文字，表达最深刻的内容；语言不是拿来搞文字游戏，表现自我和自大，语言是要用来沟通，用来创造新形象，新思想和新智慧。它是一根钥匙，开启知识

的宝库。

写作，需要灵感吗？

同学们问我，写作要如何寻找灵感，要如何‘捕捉’灵感？这问题往往都很有趣，甚至很令人深思，就好像我们走入大花园的时候，要如何寻找那美丽的蝴蝶，要如何捕捉那‘蝴蝶’一般；蝴蝶的出现，可能一闪即过，可能会留驻在花瓣上，一阵子，展翅飞翔；灵感也是一样，它是我们内心生活经验的发酵，过渡思想触动与外界相联通事物而激发的一种火花一种感触。它是看不到，摸不着，但却是存在的，灵感来临时，不论在暴风雨的晚上，或是冷冷清清的街道，你想到要写风雨中站得很稳的松柏，或是卷缩在墙角呻吟的流浪汉。。。你都可以快快的把你的感受，你发自内心真诚的呼唤，抄写下来，行文走笔，自然流露，文章必可真挚而感人。灵感的出现有时会很偶然，让我给同学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俄罗斯作家契可夫，他写过一篇小说《一个官员的死》，有一回，相信他在一间戏院看戏时，看到了一幕很有趣，却又很可悲的事，马上触动灵感，安排情节，写了一篇反映大人物与小人物特定关系的悲剧。那是一名小官吏名叫伊凡，有一天，他在戏院看戏时，忽然打了一个喷嚏，正好喷在一名将军光秃秃的头顶和脖子上，他慌忙不安的向将军道歉，害怕将军以为他是故意的，虽然伊凡道歉，但将军似乎有点不耐烦，伊凡回家后坐立不安，第二天，他又到将军家道歉，将军还是不理不睬，冷冷淡淡的，他觉得将军没有原谅他，第三天，又到将军家道歉，将军忽然发火，大声喝他“滚出去”，伊凡一时感到失魂落魄，回到家，躺在沙发上，就死去了！同学们，你们说可悲吗？某种场合得到某种灵感，我们需要善加处理和安排，我们不能‘等待’灵感，同时，也不能‘单靠’灵感，写作，需要有坚强的毅力，要多接触生活，

多思考，走入人群，了解人群，不要“闭门造车”，“拔苗助长”！注：（《一个官员的死》资料择自《文学概论》）

写我们身边熟悉的东西

我们对我们周围环境，事物和风土人情都比较熟悉，面对熟悉的体裁，熟悉的人物和特征，下笔，往往就能更为深入而直接的表露文学艺术的魄力和感染力。鲁迅写庸医毒害社会，写《阿Q正传》，写《呐喊》，祥林嫂等，巴金写《家·春·秋》，封建时代的人物和命运，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大观园里的丫环，贾宝玉，林黛玉，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人物塑造栩栩如生，这都是他们所熟悉，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典型的人物和风貌；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伟大作品，也都因为作家生活在不同环境，不同时代，而各自描写了各自熟悉的环境背景与事物而创立其独特性和自然性。我国著名小说家丁云曾经在树桐芭工作，曾经和各族相处，他写了一篇描写五一三事件的小说《围乡》，深入探讨两族之间的矛盾，而又化解两族之间冲突和敏感的课题，他对这些身边人物都很熟悉，他们的举止动作，谈吐神情，富有本土人民力求和睦相处的融洽心态。另一位则是欣仪同学也认识的年青诗人王涛，他住在霹雳州邦阁岛，一个靠着捕鱼维生的渔港，写了不少渔民生活的诗，《渔人的晚餐》，《补破鱼网的父亲》，《长板桥上的故事》及近作《再战大海》等，都是‘喝海水长大的孩子’的心路历程。观察我们熟悉的，关心我们熟悉的，执笔写我们熟悉的，将有助于我们解开陌生和拘谨的枷锁，勇敢的奔放在文学的大花园里。‘陌生’是一颗未成熟的果实，不要随意将它摘下，‘熟悉’才是成熟的果子，从陌生到熟悉，这是一个过程，也就是从青涩走向鲜甜，‘成熟’才是我们要摘下的果子。

越真的感情，越大的震撼力

真挚的感情，可以打动人们的心灵，感情真挚的流露，在文学作品中是一条清澈的河流，越是清凉，越是让人精神振奋！我们都爱人民，我们都爱社会，我们都关心悲惨穷困的一群，同情天下不幸的人物，发自内心的怜悯，对人类的爱和希望，我们该如何去写，去表达呢？当然，作品要感动人，首先要感动自己，在你有所“感动”的时刻，用真挚的心，赤诚的心，从容的，用坦然，宽阔的胸襟，去思考，过滤，而将“感人”的情感，注入我们的作品，让它有生命，有活力。曾经有位读者，阅读了一部小说《一个悲惨的故事》(A Dreary Story)觉得很感动，而且一直在流泪，看了小说，好像有磁力那般吸引他，他很想知道为什么？并很希望找到答案。他千辛万苦，到处寻找，他要知道为什么小说那么感动，为什么看了小说，眼泪直流。最终，他碰到了他很想要见到的那位小说家，小说家也不怎么回答，只告诉他，“你感动就好了！”，其实读者阅读小说时，已不知不觉投入了小说，与小说里熟悉人物的命运和处境同行，他同情他们的遭遇，感同身受，在看小说时，小说里的情节与内容感动了他，甚至于在他阅读小说时，书上的文字似乎已不存在，活生生的人物和场景都‘立体’的站在他的眼前。诗，也一样，我读过吴岸的《泪在我心中落下》，也感触良深，整首诗是这样写的：我等待着 / 等待着 / 你的音讯，我盼望着 / 盼望着 / 他能活下去，电话响了 / 我的心 / 颤动了，铃声催促着 / 我不敢 / 执起 / 听筒，遥远的一端 / 传来 / 你的 / 哭泣，我 / 无语 / 挂上电话，此刻 / 你的 / 泪 / 已流过电线 / 在我心中 / 落下。。。这首诗，虽然有点‘夸张’，不过，诗的震撼力却是强烈的；美国杰出小说家欧亨利(O. Henry)的《最后一叶》也是非常感人的作品。

迷惘的年代，丰富的题材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1857年出版了诗集《恶之花》，当时《恶之花》被形容为揭露法国阴暗面的“魔镜”，波德莱尔生长在一个社会有病，人也有病年代，资产阶级越来越富，人民越来越穷，心中充满着愤懑，反感，并提出抗议和批判，波德莱尔说《恶之花》是他把所有的心血，所有的温情，所有的信仰和所有的仇恨都放进了书里面。

迈入了2010年，世界经济不景，天灾人祸，动荡不安的冲击下，人民显得相当无耐，极为彷徨，漫无目标，生活一日过一日，一日复一日…失业的失业，倒债的倒债，游离的游离，生活是何其惆怅与痛苦！有谁为这水深火热的年代“呐喊”，为这麻木呆然的社会“呼嚎”？生活中，看不见公平，找不到真理，听不到实话，数不尽的妄言，似乎是非黑白，真真假假，都弄得模糊不清，令人无所适从。这样的一个年代，我想是文学创作的特殊年代，丰富的题材，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给了文学更多，更大更充沛的力量。我们必需磨炼笔端，写下这个时代的真面目，作为一个时代和历史的见证人。

文学是盏明灯，文学就是方向

我国女诗人唐湜说：“文学所蕴藏的东西，与大自然一样丰富；一首轻灵的小诗，一篇美丽的散文，一章感人的小说，一点一滴在增长我心灵的财富；走进了文学，但见天阔了，地阔了，心门也大大地敞开了”；是的，文学可以开阔我们的胸襟，可以让我们在大花园里自由飞翔，文学的花园里，百花齐放，各吐芬芳；已故前辈作家方北方也说：“写作是吃苦的工作，精神上的一种繁重负担，不过是神圣的文化事业，它可以教育自己朝向进步方向不断地学习，也鼓励别

人认识社会，争取生活的进步。”我国著名杂文家甄供，笔利过刀的指出：“不管人们承认与否，文学总是观看社会的一口窗，是时代足迹的另一种留痕，脱离社会现实，违背时代精神，潜心于低吟浅唱，沉溺于有病乱嚷，无病呻吟，这固然可使某些人出头和出名，但这却是文学的大倒退。”

在这‘世风日下’的社会，道德败坏，人性沦丧，我想，文学可以改造社会，文学是盏明灯，文学就是方向！

走入文学的大花园，不论你是走马看花，还是细心浏览，不论是个园丁，还是过客，只要肯去耕耘，只要努力摘取，满园的花朵，将绽放出美丽的生活气息，美丽的人生色彩，为文学，我愿与大家站得更近，看得更远。

谢谢！

(13-3-2010)

狮城诗人史英又传喜讯

蒙古国颁予《诗歌贡献奖》

为表扬史英在诗创作领域所取得成就，蒙古国之洲际新诗交流中心通过票决程序，推举其当顾问，并颁予《诗歌贡献奖》荣衔。

据悉，史英将在近期内从奥地利飞往蒙古领奖。

现将该中心主持人之一森·哈达教授致给史英之函录下：

尊敬的史英博士

您好！遥祝您和您的家庭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

鉴于您对世界诗歌的杰出贡献和所取得成就，我们荣幸通知您，您已经被决定授予诗歌贡献奖，并受聘为洲际——新诗交流中心——新加坡顾问。

您的大作也将以英蒙双语形式刊布在我们的《POET》诗刊。

我们期待您写出更美丽的作品！愿您在2010年中各方面心想事成！

森·哈达敬上

❖ 包若莹 (初三德)

我的梦想实现了

小时候,我时常幻想着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中,自由地飞翔、驰骋。在那蔚蓝、广阔、永远没有尽头的天空中,没有人能约束我、责骂我。在那漂浮着成千上万的白云的天空中,所有的烦恼、压力、伤心、难过,都仿佛变成了朵朵的白云,散播在空中了。所以,每当我看见小鸟在我眼前飞过时,心中即会涌起无限的羡慕,羡慕它有一双羽翼。当然,众所皆知人类的身上永远不可能有一双翅膀,可是聪明的人类却发明了能在天空航行的物体——飞机。没错!我的梦想便成为一个专业的飞机师。

这个梦想,在我的学习生涯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推动我努力向上、永不放弃的意志力,每当我感到有压力时;每当课业繁重时;在我想放弃的时候,只要一想到这个伟大的梦想,心情顿时开朗了起来,身上沉重的压力仿佛随着风“飘”走了。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每一天我刻苦耐劳,从早读到晚,学校放学后,我便到补习班报到直到晚上才回到家。我甚至废寝忘食,为的就只是读“成千上万”的书本。终于,原本已经虚弱的身子,再加上自己不定时的饮食及睡眠,熬出了病来——营养不足导致昏倒,令得平时视我为“掌上明珠”的父母为我着急、为我操心。

因为这件事,我曾经想过放弃这一科,修读另一些较简单的科系。可是有一次在与周公会合时,有一只小鸟变成一架飞机,在我面前飞行,随即又变成了一个鸟天使。醒来时,回想起这个梦,虽然那位鸟天使什么话也没说。可是我深知它是要暗示我继续朝着飞机师的梦想前进。

自此之后,我还是继续修读这一科系。由于有了上次昏倒的经验,爸妈比以前更关心我的饮食、睡眠。我也没有以前那么地卖力、拼命,压力也没有以前那么沉重了。没有了压力,心情自然也会跟着轻松,读起书来也更得心应手。

终于,在我二十五岁那一年,我成功考取了飞机师的驾驶执照,而且,我还以最佳的成绩光荣毕业。父母、亲戚也无不欣喜万分。

现在,我已经载着飞机上的乘客飞往无数个地方。能够载着他们,我觉得有无比的光荣。在其他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可是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伟大、令人光荣的职业。

我很庆幸当时我并没放弃,同时也很雀跃,因为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

◆许惠雯(初二德)

忏悔

这段往事,虽然发生在三年前,但至今还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怎么敢忘记您呢?我想,您现在在远方一定拥有曾经失去的幸福,我为我之前的愚昧而懊悔,如今只能这样的祝福您。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华文代课老师,希望在短短的数月里,我们能够相处愉快。”看着您一拐一拐地走进课堂,略显狼狈地说出了这一席话,让所有同学愣在那一刹那,半晌不能回过神来。您真的能胜任这所全市著名高中的精英班的华文老师?可是您看来体弱多病,应该在到来几天前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吧?这是我对您的第一个印象,但心里还存着怀疑。

由于您身上的残缺让同学们未能折服,上您的课时,他们都忙着窃窃私语,有些甚至公然地挑衅您,拿您开玩笑。每当这个时刻,您也只是笑笑地对我们说,这都是女媧娘娘在造人时不小心把我这个泥娃娃摔在地上,所以今天只能这样来和大家上课。听到这里,大家马上静了下来。我心想,这个老师真是奇怪!他怎么不是大发雷霆,而笑笑地面对同学们对他的揶揄?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渐渐地大家越来越专心听您上课、习惯了您每次总会迟到个十多分钟。也许是因为您行动不便吧!何况还捧着一大叠的书不让同学帮您。我想,我对您的第一个印象是错误的,您并没有消失,甚至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但我不想承认自己当初对您失敬的心态。

我是华文的科代表,却偏偏把簿子弄得破烂不堪,以示我对您的轻蔑。上次我把迟交的作业送到您的位子,正要走时,您把我叫住了。您说,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要好好保护每一本簿子,因为它们都是你的全部财

产。语毕,您还亲自用胶纸帮我把作业簿整理好。当时,我只是敷衍地说了一声谢谢,其实我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

后来,您来上课时脸色比之前更苍白了,而且上课次数越来越少。那时,我心里暗自窃喜,您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真是不负责任!我就知道我没错!已经一周没有上华文课了,班上的同学都在互相猜测。

一天,班主任脸色凝重地在华文课时来到班上。四周的气氛都凝住了,好像被一股不安的气流环绕着。班主任说,华文课的代课老师已于昨天凌晨在医院离开了我们。原来在他进入我们学校前早已被验出是癌症末期,但是身为一位老师,这是他的责任。这是他一直坚持的精神,即使深受病魔折腾,行动不便,也要来为同学们上课。这样尽责的精神,大家都感受到了吗?说着说着,班主任不禁哽咽起来。此时,同学们早已泪流满面。

对不起,我错了。我连自己都无法原谅,我竟然曾经这样以鄙视的眼光来看待您。我想对您说对不起,我这句迟来的道歉,可惜您已不能听到。看着您帮我贴好的作业簿,让我想起那次应是最后一次见到您了。事后,经过办公室,偶尔看见窗户那个您坐过的位子已被其他老师取代。心里还是停留在您曾帮我整理作业的那一幕。

三年后,我已经中学毕业了,目前正修读中文系,志愿是一名教师。我要继承您这种无私地为莘莘学子奉献的精神,做一个让您即使在远方也感到无比欣慰。对了,忘记告诉您,每一本高中用过的作业和簿子,我都保存得很好。这都是因为您!谢谢您把最后一次奉献给我们,我最敬爱的老师。

◆ 彭慧琪 (初三德)

梦想成真

台下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台上司仪的身上。接下来要颁发冠军得主了,所有参赛者的心情都很紧张。“第二十八届全国音乐创作赛中学组的冠军得主是彭慧琪同学,她所选择的乐器是吉他,所创作的歌曲是《遗留》。现在我们请彭同学上台发表得奖感言。”此刻,司仪嘹亮的声音就在耳际响起。

我得了冠军,我终于得了冠军,眼泪已像断了线的珍珠撒落满地。我走上台接过大会所颁发的奖杯及奖金,眼泪还是如泉水般地涌出。此刻,我为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小小梦想感到无比的光荣,我得到了此刻最高的荣誉,我好像大呼一声:“我的梦想实现了!”

三年前,我和小馨看完电视上播映的一部有关吉他的简单教程,就决定加入我校课外活动举办的吉他学会。吉他学会和其他学会不同的地方在于所有会员必须每天留校练习吉他,这对于一些上完课已经累得无法继续集中精神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一开始我告诉身边的人说想加入吉他学会时,他们都极力反对。“当初我们也是因为一时兴起而加入吉他学会,你看我们现在还不是退出了,我劝你还是趁早打消这念头吧,免得到时候白白浪费了几个月的午睡时间才来怪我,到时我可不理你啊!”诗丽学姐对我诉说着她加入吉他学会的失败经验。“对啊!我们也是忍受不了,何况你手指并不长,学久了肯定会大喊辛苦,然后放弃的。”青民学长也附和道。

对于这些外来阻止我加入吉他学会的声音,我一概不予理会。我坚信,只要我坚持下去,一定会有一番成就的。加入吉他学会后,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把吉他,那是为鼓励我加入吉他学会的爸爸送的。爸爸是家里唯一支持我的人。之后,我每天都留校练习。吉他老师认真的教学更成为我继续练习的推动力。几个星期下来,我已经可以弹出几首简单的儿歌了,可是仍有许多同学忍受不了而退出了学会,当中亦包括小馨。小馨的退出给了我极大的打击,她放弃了当初我们一起坚持的理想,她的举动对我就像精神上的打击与背叛。我当然也因此三天没理睬她。

小馨退出了,只剩我一个人孤军作战,尽管这样,我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梦想。光阴似箭,很快地我已待在吉他学会三年了,在这时期也称得上是小有成就,我已经可以不用看谱子便能弹出许多令人羡慕的流行曲了。许多学长学姐都不敢相信我居然能坚持这么久。我没有因此而松懈,我必须对一直以来所向往的全国音乐创作比赛努力,因为我终于有资格代表学校参加第二十八届的比赛了。

当吉他老师亲口向我宣布此事时,我喜出望外。于是,我每天都在家努力地创作,希望在此比赛中会有良好的成绩。无奈的是我感到非常紧张及甚大的压力,一直无法发挥正常的水准,迟迟交不出好作品。大家都在为我紧张,幸好此时爸爸一直不断的鼓励我,为我舒缓压力。爸爸对音乐一无所知,可他愿意天天都当我的听

◆吴黎明(初二智)

登高记

众,就好像一位忠实的粉丝。因为有他,我才能在短短一星期内把所创作的歌曲《遗留》交给吉他老师。老师对于我这仓促所作的作品感到极为满意,之后老师天天都陪我练习,为我指点错误。

再过一天就是比赛的日子了,我紧张得无法入眠。爸爸察觉到我的不妥,于是便到房间来安慰我。“女儿,不管明天比赛结果如何,都不必太在意,享受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何况你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那么的棒,你是我的骄傲。”

带着爸爸的这番话,我终于安心入眠了。到了第二天的比赛,我成功发挥出一定的水准,获得了台下如雷贯耳的掌声。那时的我觉得很满足了,我当下已经肯定了自己。

现在我站在台上,接受着所有观众的掌声。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接下来还有许多挑战等着我,我不能因此松懈。还有,我要把这份荣誉,和一直默默鼓励我的爸爸分享,因为我知道,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

山脚下,大家努力着活动着四肢,自信满满的脸上仿佛已是一个胜利者。

“砰……”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伴随着大家兴奋的叫喊声,比赛开始了。看着大家争先恐后的神情,将我体内的好战心燃烧了起来。我奋力地往上爬,而汗水却抢着从额头上往下跑,片刻间便将身上的衣服浸透。我顾不了这么多,只要一不留神,也许我的冠军宝座就与我擦身而过。想到这,我又奋起精神,继续我的比赛。

“哎呀!”一阵刺痛从脚底窜上脑门,我小心翼翼的将脚从草丛中提起来一看,鲜红的液体从小腿上流出。顿时,我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般塌坐在草丛上,不争气的泪水爬满了我的脸颊,心中的斗志早已消失。现在,我只想回到家里舒服的睡上一觉。

“小妹妹,你怎么啦?”一把温柔的声音从我的耳边响起,我回过头,是一个亲切的大姐姐。

“我……我的脚受伤了!”我呜咽地说。

“原来是这样,快擦干眼泪,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说着,她拿出纸巾轻轻地将我的小腿上的血迹擦干,又拿出手帕,将它包扎在我的伤口上。

“好了,这点小伤很快就会复原的,你暂时在这休息,我要继续勇往直前了!”

我早已忘记了回答,只能看着她的背影渐行渐远,越来越大。

“继续勇往直前”这句话在我的耳边一遍一遍地播放着,“我还能坐在这浪费时间吗?”我反问自己,刹那间,斗志又重新回到了我的体内,我要跟随着那背影,勇往直前!

一路上,我的脚底不断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刺痛,我一次又一次的想到要放弃,每当这时,那背影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鼓励着我勇往直前。

终于,我看到了那希望的曙光,我到达了山顶,虽然我并不是冠军,但是,我已经战胜了我自己!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放弃时,那句温柔的勇往直前与那高大的背影就会不断鼓舞着我攀向人生的最高峰!

◆ 彭小桃 (初三德)

忆之友

这段往事,虽然发生在三年前,但至今还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又是一个万籁俱静的夜,窗外下着银丝般的蒙蒙细雨,脑海里不断荡漾着昔日的片断,回忆里只残留着你最后的笑靥。此时此刻,泪水不自禁地从深邃的双眸划过脸颊,咸咸涩涩的味道仿若从悠远的竹林深处涌入我的心坎。对于你的离去,我至今仍无法释怀。

朋友,原本对我而言,只是个陌生的名词,但,由于你的出现让我深刻体悟到其中的真正意义。向来不善与人打交道的我从来没有一个知心朋友,更认为朋友只是生命中普通的过客。然而,你却主动与我交朋友,埋下友谊的种子,用最热忱、真挚的心让它茁壮萌芽。此后,我们变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

假日,我们常结伴到湖边作乐嬉戏。我们把石子丢入湖中,让原本平静的湖面荡起涟漪的波纹;我们坐在湖边,畅谈未来,直至夕阳的余晖没入地平线,才肯踏上归途。记得当时你曾说

过,“只要能熬过长夜,便能看到黎明;能经历痛苦,才能拥有快乐;能耐过残冬,便无须蛰伏;能待寒梅凋零,便知期盼新春。”你总那么积极,自信地看待生命。对于人生,我们实在没有放弃的权利,却有坚持的义务。

那一天放学后,我们如常步行回家。途中,我们俩的目光被一条闪耀的项链给吸引住了。走进店里,看着那被高高摆放在玻璃架上的它,我们深知它是遥不可及的。从你的眼神中我看见你的“欲望”与“失落”。过后,你便默默地走出该店。而我,随后才赶上你的脚步。

“干嘛疑神疑鬼,脸青唇白的?你手上藏着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你问道。

我说:“没什么啦,你别管。”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你硬硬的拨开我紧紧握着项链的双手。在打开的一刹那,你错愕当场。过后,你叫我马上将它归还,而我却默不作声。其实你不知道,那是我想送给你的礼物。我们在

路旁争吵了好一阵子,最后我不耐烦了,便一把将你推到车道上。我以为你只是擦伤,任凭你怎么呻吟伤痛,我不看你一眼,就这么跑了。

回到家里,我闷闷不乐的呆在沙发上。突然“铃——”的一声,从医院捎来你遇祸的消息,心里紧锁着无数的惊愕、失措,我慌了。市虎夺命的新闻常常有,为什么这次离去的会是你?是我吗?是我的那一推吗?我没有勇气去想。冲到医院,冷冰冰的尸体停放在我眼前,那是你,小丽。我心里有千万个不愿意,千万个对不起。我双手紧握着那条项链,我错了!

这时,一阵冷飕飕的风吹过,吹乱了我的思绪,阵阵凉意似乎想要吹干我的泪水,抹走过去的记忆。如果回忆是河流中的水,要带走的是我控制不了的,而这段往事会是沉淀的,不被带走的。三年前,送你的最后一程的夜晚,下着同样的雨……

◆谢佩娣(初三德)



这段往事，虽然发生在三年前，但至今还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事情是这样的，三年前的某一天，我与一名感情深厚的好友——惠恩相约到我家附近的小山丘上放风筝。

当天，恰好风和日丽，惠恩先来我家与我会面，在准备好一切后，我俩才一同步行到目的地去。可能是天气好的关系，我俩的心情也格外的好！

一路上，我们手牵着手，还不时唱唱儿歌、谈谈开心的往事。即如此，我们的感情又增进了。路边的花草树木也为我俩亲密的感情感到羡慕与高兴，花儿在向我们微笑，椰树在向我们挥挥手，杂草在为我们跳起动人的舞姿……

不久，我们便到达了目的地。我们把带来的食物及饮料放下，就开始放起风筝了。我们很快也很顺利地就把风筝放上老远的天空中。玩着玩着，诡计多端的我便想出了个游戏——比赛放风筝。看谁的风筝放得最高最远。

游戏一开始，我的风筝飘得比惠恩高，我的心也因而松懈了下来。不久，一直努力突破的惠恩把风筝越放越高了。眼见惠恩的风筝已远远地超越了我的风筝，心不甘、气不服的我便趁惠恩不注意的时候割断她那心爱的风筝的线。转过头来，看见惠恩因眼

自己心爱的风筝将永远地离开了自己，便带着伤心及生气的心情跑下山了。我追着惠恩，求她听我道歉，但她始终没有停下来。

突然，一辆驶得飞快的汽车“飞”着过来，刚好向着惠恩的方向，我似乎觉得大事不妙了！我大声地喊她停下。顿时，天空仿佛暗了下来，我的心开始沉重了，像是不幸的事即将发生。

果然不出我所料，那辆汽车撞上了惠恩，我吓得大声地喊着惠恩的名。“惠恩！惠恩！”当我跑到惠恩的身边时，她已躺在鲜红的血泊中，那辆肇祸的司机早已逃之夭夭了。我伤心得眼泪鼻涕直流。可怜的惠恩一直在那儿痛苦地呻吟着，我慌乱地朝经过路旁的车子摆手，向司机求救。

但很不幸的，惠恩无法等到救护车的到来便永远地离开了这世界。我伤心地抱着全身血迹斑斑的惠恩痛哭流涕。我万万也想不到本来是开心的一天，却被我的好胜心给破坏了！

事情过了这么久，惠恩的家长虽然从没责怪过我，但我内心却愧疚不已。我只想说，“惠恩，对不起！至今，你仍是我永远埋藏在内心深处最重要的好友！



·悼念方修特辑（上）

杰出的新马华文文学史家、作家、本刊顾问方修先生不幸于今年3月4日上午10时29分病逝。享年88岁。文坛巨星陨落，令人悲痛。本刊与星马、国际华文文学和文教团体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联名挽词，与此同时，本刊社长与主编联袂赴星吊唁，并设立这个特辑，广邀星马作家赐稿，悼方修先生对新马华文文学史及文学事业所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个特辑来稿踊跃，分上、下两期刊载，敬请读者垂注。

·尊孔独中师生作品专辑

这个专辑得以顺利完成，应该感谢吴建成校长、陆素芬老师、江玲玲老师等位不辞劳苦地协助组稿及传送。

·本刊网址：juehuo@yahoo.com

欢迎作家以此投递稿件或照片（请附上说明文字）。



赞助出版基金

兹将赞助人芳名（恕不称呼）列下，并致谢意：

李容德	RM500
莫顺生	RM200
滕 胧	RM200

古美梨	RM 50	黄汉锡	RM 50
吴东昇	RM 50	丘福泉	RM 50
夏其铎	RM200	张济作	RM 50
史 英	RM450（星币）	刘锡通	RM 50
陈雪文	RM 50	陈慧儿	RM 30
马德安	RM 50	钟韵兰	RM 50
陈志华	RM 50	张高美	RM 50
温汶颐	RM 30	温汶颐	RM 20
蔡子粼	RM 50	郭全强	RM200
蔡子钦	RM 50	张永庆	RM 50
李义金	RM100	陈世雄	RM 50
黄国通	RM100	沈月甄	RM 50
许炳正	RM 50	沈月燕	RM 50
陈传兴	RM 50	刘群发	RM 50
何声让	RM100	王耀伦	RM 25



尊孔独中校景之一。



电脑班上课情景。



尊孔独中校景之二。



“放学啦！……” 学生背着书包鱼贯走出校门。



方老灵堂布置庄严朴素，横联、两侧对联为长河所撰。



方老灵柩、遗照四周都镶满鲜花；遗照前整齐排方老著作。



方老夫人郭淑云（中）由女儿聪娣（左1）、聪敏（右）等人搀扶瞻仰方老遗容，母女悲恸万分。



吴岸、甄供、爱薇等人瞻仰方老遗容。



3月10日上午10时，方老遗体发引至万礼火化场火化，百余人送殡。

唁 电

方修先生的亲属：

惊悉方修先生逝世，十分悲痛！特致吊唁！

王 蒙（中国前文化部长）

2010年3月5日

中国前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发来唁电，沉痛悼念方修先生逝世。